

何春蕤

性 心 情

■ 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 ■

性

心情

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

何春蕤◎着

〈自序〉

迈向民主多元的性教育

在一个养成女人对性保持高度焦虑与禁忌的社会里，要是女人创造一个自在的空间来谈她们的身体感受和性心情，那会是什么样的局面？女人会说出什么样的故事来？这些叙述对我们了解女人的情欲处境而言，有何启发？这种交谈对女人的自我认识与创造而言，有什么冲击与效果？

一九九三年七月到十月，「性心情工作坊」首度针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友善自在的谈话空间，从六十五个应征者中挑选出来的八个女人，在为期十二周的彼此交谈中，逐步摸索自我的情欲成长过程，恍然辨识社会文化对女人的限制与压力，更在关怀的互动中渐次改造自己的定位与人生方向。

这本书是这个历史性聚会过程的呈现，算是一种特别形式的台湾女性情欲处境白皮书。因为组员在工作坊内彼此鼓励互相支持的讨论中，讶然发现女人所共同面对的恶质情欲文化——由心理的顾虑恐惧到身体情欲的冻结，从不悦的幼年性经验到无力沟通改进的成年性关系——不管女人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哪种居住环境，哪段成长年代，这个整体的恶质情欲文

化的威胁以及它对女人生活造成的枯竭，都是丝毫不减的。女人情欲的共同困境于焉浮现。

但是，当一般的女性情欲处境报告仅止于以受害者心态，对这个恶质情欲文化中的性骚扰、性强暴、性侵害、色情工业等提出描写与控诉时，性心情工作坊的女性情欲处境报告却更宽广的呈现了女人作为情欲主体来营造愉悦的具体努力和可能想像。

事实上，工作坊中的女人在娓娓的叙述中呈现了她们多样的、柔韧的抵抗。在有限的文化空间之内，依着个人的际遇、社会的变迁、礼教的松动、同侪的激励、以及其他各种有机可乘的缝隙，女人游走冲撞出各种各样的情欲模式与满足，她们沛然的情欲能量渗穿了婚姻的禁制与贞洁的枷锁，在幻想与偷欢中建立对恶质情欲文化的不屈。女人的情欲游击战从未休兵。

于是工作坊的女人在「困境」与「抵抗」的双重认识与分享中，提升了对自我情欲的了解与掌握，并透过具体的叙述来重新创造和改变她们所面对的情欲与人生现实。

从工作坊女人学习的、成长的、得力的过程看，《性心情》展现了一个新的民主化的性教育。

我们现有的主流性教育其实并未摆脱最传统保守的教育理念——即填鸭模式，因此性教育只注重由外在灌输些有关生理器官、心理责任、生育及疾病等等的抽象规条。这些仍然建立在「正常」、「正确」、「正经（严肃）」规范上的「性知识」，事实上只会透过其固定

僵化的内涵来巩固甚至强化个人对性事的不安与焦虑，并促使个人时刻感觉需要比标准答案。

这样的性教育是专家指导的，是科学权威挂帅的。在它单一真理的前提之下，所有的个别差异与多元多样都被视为「有问题」，是值得「研究」或「辅导」的。一旦性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禁欲、寡欲、压抑欲、升华欲的时候，愉悦和自得就被视为搅扰或松动秩序的乱流，而那些因着太过分贫瘠的愉悦生活而来的各种不安与敌意，便构成了我们大部分人面对性欲时的基本心态。

这样的性教育是社会文化中诸多性问题的成因之一，而非有效解决方案。

我对工作坊的报告是个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如何操作性与性别的性学报告，但是对参与工作坊的所有成员与我而言，工作坊的对谈经验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主的性教育。

这个民主的性教育是由个人经验的自由坦言出发，在不设底线、不作道德判断、反而鼓励差异、支援出轨的友善气氛中，透过互动式的集体讨论来凝聚我们对本身情感感受的认识与分析，同时也上升到社会、文化的层次来观察我们的身体情欲如何铭刻了性别、阶层、年龄、婚姻状态等等差异的权力关系，并在互动中创造突破及改造的可能。

这种性教育不再屈服于权威的客观真理，不再抹去个人具体的经验感受，不再制造焦虑、不安、敌意。相反的，民主的、尊重而且支持个别差异的性教育，充分明白愉悦是一种

需要浇灌和操练的能力，自在的满足是真正消除敌意的良方，而真诚善意必须来自一个不以赚赔为主要考量的情欲文化。

（性）教育绝不应该是对外在「正确知识」或「专家真理」的膜拜或追随。（性）教育正是自我透过群体的平等协商，来对文化及座落在文化脉络中的个人，进行平实的认识以及具体的改革。更明确的说，（性）教育是为了想望一个更公义、更展现差异的社会。

作为追求民主的、自由的、差异的性教育的初步努力，《性心情》当然不会假设自己已经说尽了女性情欲的全部故事，读者也可能指出工作坊成员的阶级及地域属性特质有所局限，但是，《性心情》期望成为触媒，引爆大家都来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社群，都来创造并经验自己的性教育。

因此，如果妳（你）觉得妳（你）的经验与感受没有在书中找到呈现，那么请妳（你）组成自己的坦言小组，以这本书为破冰的施力点，开始「说」出新的、民主的、多元的、性别平等的性教育吧！

《性心情》的完成得力于许多人的协助。在此谢谢八位组员的真心参与，谢谢庄慧秋和余德慧的多方筹划，谢谢王桂花的热心催促，谢谢周恒月的细心打点，更谢谢为我们抄誉录音稿的无名工作者们。当然，也谢谢诸多耐心等待，不断鼓励我写作的读者们。

性心情信箱：中坜邮政9支64号信箱 何春蕤收（保密但不保证回信）

目次

〈自序〉迈向民主多元的性教育——①

第1章

谁来说性——⑨

工作坊的缘起／招募组员／游戏规则／女性情欲运动／
诠释与书写／八个女人

第2章

自体欢愉——②③

发现愉悦／婚内自慰／自学、自娱、自足的自慰／罪恶
感冻结身体／性感带的迷思／玩性／性的怒气／A片的
启发／性暴力与性愉悦／口味差异／愉悦性教育

第3章

唇的悸动——⑤⑤

度假情／≤之吻／祖父的手／幼年的理解／脏吻／
无奈的忘年情人／半推半就的茫然／烈女怕缠夫／干吻
一小时／工作坊带来的「困扰」／坚壁清野／从划拳
到深喉之吻

第4章

激情之交——⑧⑤

懵懂的身体／奉献给他／性的后顾之忧／百闻不如一吃
／重质不介意量／豪放女逻辑／性与权力／女女全垒打
／学妹之恋／母亲的性暴力／情欲的多元口味／一旦失
贞就要献上一生？

第5章

情欲发展——⑫①

童年性经验／集体书写女童／创伤的社会形成／家人侵
犯／性的心理负担／婚外情／为孕而性／西方男人的迷
思／外遇外情／自主的人生转捩

第6章

性的冲击——^{①57}

皮肤的社会化／性与阶层差异／超越受害者心境／放电
／我要做坏女人／女女之性／口交的运用／女人得力／
沈着掌握／性经验才是性知识／试婚之必要

第7章

历练经历——^{①93}

动态震荡的性生活史／理想的务实变迁／三十大关／自
主的选择／情欲之「声」／性游戏／戏剧性／被动快感
／激荡改造／口味偏好／突破隔绝

第8章

越轨出柜——^{②17}

第四者／丑陋的男人／中年女人的困境／多元外遇／新
新女性／女女第三者／双重标准／新女人的强悍定位／
我们都在轨道之外

第9章

情欲偏好——^{②41}

性的滋润？／「波」动心动／女人看女体／专注自我享受／从经血到精液／床外性／主动入戏／谁该结扎？／孕政治／赋别与重聚

〈结语〉大家都来写自己的性学报告——^{②73}

〈跋〉治疗与解放的心性学报告——^{②75}

〈附录〉《性心情》自学手册——^{②86}

第 1 章

谁来说性

工作坊的缘起／招募组员／游戏规则／
女性情欲运动／诠释与书写／八个女人

一九九三年（民国八十二年）七月初，「性心情工作坊」的开办新闻登上了数大报的家庭妇女版。宣告主办的张老师文化公司征求「有性经验」的女性，以成长团体的形式深入探索女人的性爱感受。

由于这是国内首度出现以谈个人性经验为主的小团体，而且成员又限定一向被视为不应谈论性事的女性，因此引起多方的关注，大家都想问：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构想呢？

负责策划的《张老师月刊》资深编辑庄慧秋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提供了两个主要的理由。首先，张老师文化公司在一九九二年推出《新金赛性学报告》之后引起广大回响，不但出人意料的卖了十万本以上，同时也带动了许多关于性的话题，出版社因此觉得或许是时机开始收集本国人的性资料，一方面可以和《新金赛性学报告》的研究结果比对，另一方面也可以补足《新金赛性学报告》可能来自文化差异的盲点。

同时，庄慧秋说张老师文化公司也觉得目前大家对性的态度虽然日渐开放，但是谈的多半是「性姿势」与「性知识」，很少有「感性的探讨」，更没有触及「性爱生活的丰富感受和微妙心情」。由于一般人认为女性比较容易诉说自己的心情，也比较愿意和他人分享，张老师文化公司因此决定以过去举办成长团体的经验来开办女性的「性心情工作坊」。

之前，一九九三年六月初，我受邀去和庄慧秋及《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余德慧见面，交换一下对此企划的意见。我曾经很直接的问为什么会找我这么一个和《张老师月刊》没有任何

渊源的人去主持这个工作坊，余德慧给我的答案是：因为我过去的写作看来，我在性的议题上有比较大的开放态度，而不会有太严厉的道德压力，这样的友善包容气氛是这个高度敏感的小团体所需要的。

我个人其实对从事这样的讨论活动有很大的兴趣。稍早在三月间，我就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写过〈谁来说「性」〉一文，指出《新金赛性学报告》的风行破除了谈性的忌讳，有其开创的历史意义，但是性学报告本身所占据的知识／权力位置，以及面对男女不平等权力关系时所表现的缄默，却使得它有可能形成更强大的身体控制。站在解放身体，解放性别压迫的角度上，我在文章中期待新的情欲论述诞生。这个新的情欲论述「不是更多抹煞个别差异的统计数据或科学报告」，而是「各种各样的个别情欲经验与幻想的主观式陈述」。由此看来，工作坊的小组讨论和自述形式显然有潜力成为我心中想要的情欲论述的一种。

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决定由七月二十四日开始一连十二周，每周六下午两点半到五点半在张老师文化公司的团体互动室进行工作坊的讨论活动。至于要谈什么，怎么谈，都交给我自己设计，我们同时约定工作坊结束之后由我执笔写成工作报告出版。

成立工作坊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寻合适的成员。我们希望公开招募。主办单位决定唯一的条件是有性经验的女性才可以参加，至于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等因素则不是主要考量。为了使成员们有一定程度的多样性，而且也为了确保成员们对自身的情欲感受具有坦

言的动力，我们在招募成员的新闻稿中要求应征者一律写一篇五百字的情欲自述。

新闻发布后的数天之内我们就收到了六十余封应征自述，而且由于我们事先没有宣布固定的格式内容，因此这些自述以极其多样的面貌向我们召唤。有的写自传，有的写忏悔录，有的写自白信，有的写警世名言。我和慧秋各自阅读了全部的文稿，各自挑了心目中的十个人选，再双方比对，结果发现吻合度极高，有一两个不尽相同的选择则在讨论后定案。

我们选择成员时并没有太多预设，只是觉得某些性质的申请者不太适合工作坊的需求。比方说，有些申请者满篇道德训示，口吻既严厉又教条，这种强烈的文字叙述其实反映出申请者深刻感受到情欲的诱惑，因此不由自主的强迫自己，以最严厉的说教来强化自己的防卫与抗拒。像这类强大的心理焦虑和矛盾冲突，其实比较适合一对一的心理分析，而在成长团体的互动中，她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影响其他组员坦言的意愿，因此我们避开了这些申请者。当然，在我们选择的人选中也有好几位写了一些道德的话语，但是因为她们的写作看来并没有其他的心理问题，大约是可以讨论可以沟通的人，此外，她们的情欲自述方式不但生动，而且已经露出个人思考性事的痕迹，适合小组讨论，因此我们选定了这些有沟通意愿及动力的申请者，由慧秋联络，邀请她们来参加。后来有两位临时有事，不克继续，我们决定不递补，就以八位成员，在一切基本资料高度保密的状况中开始工作坊的工作。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首度聚会。为了去除组员心中的忐忑，也为了预先设立谈话的规则，我首先说明工作坊的进行方式与对话共识。小团体中的交心对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任何坦言团体或甚至姐妹淘式的交心朋友都可能碰到一些颇为私人的故事或经验，只不过性心情工作坊谈的主题比较少被当成正式讨论的话题而已。可是正因为主题的色彩引人注目，因此也有许多媒体及外界人士非常关心这个工作坊里面谈些什么内容，我们要求所有成员尊重彼此的隐私和沟通的诚意，大家既是希望透过坦言来多认识自己，了解自己，那么就让我们以此为目标。在组内提到的个人经验与故事希望不要主动向外传播，如果有人问起工作坊的内容，则希望以抽象的、不指涉个人的方式回答，我同时向组员们保证，以后结集整理谈话内容成为报告时也会遵守同样的原则。

另外，我也说明工作坊想做的是一方面交换在性方面的经验与感受，另一方面也透过这些沟通和自述来了解女人是如何建立起对性的期待、理解、记忆、感受、情绪等等，更希望能思考这些看法如何影响塑造我们后来的情欲经验及自我定位。我认为这个探索的过程对女人来说很有意义，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自己的身体情欲，建立起对个人情欲发展史的掌握，并透过集体谈论情欲话题而形成对我们的情欲文化有所认识，甚至对个人及文化都产生改造的力量。

小房间的桌上只有一壶水，几个杯子，和一个小型的录音机。组员们脸上并没有太多顾

忌，只是谨慎的听着。

正如媒体报导中所说的，性心情工作坊是个首创的活动。我不想用一些常见的性学术语来主导讨论的方向和内容，相反的，作为对本土情欲文化的侧写，我很想听听组员们会把讨论带到哪里去。作为一个钻研心理分析的人，我更想在组员们自发的叙述中摸索女人无意识中的黑暗与冲动，所以我没有做太多的自我介绍，本地文化对「老师」的尊重有可能使我的叙述变成范本或框架，我倒情愿用我的开放自在态度来松弛组员的顾忌。事实上，在工作坊的整个进行过程中，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创造轻松无惧的谈话气氛，提出及时的疑问来刺激组员挖掘并组织自己的经验感受。而组员们很快的就看出这个房间里的游戏规则，她们会模仿彼此追问的模式，同时也在别人的叙述中倾听着可以映照自己处境的说法。

工作坊中的成员经验不一，年龄不一，说话的习惯不一，但是诚意却是一样的。我们并不认识彼此，可是社会对身体情欲的强烈关注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形成了各种深深刻划的烙印，隐隐作痛，强烈催逼，组员们在进入戒心松弛的工作坊空间后，不由自主的开始诉说沉淀尘封的深层回忆。每当这种时刻，斗室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同情，我们感同身受的看着女人的共同命运一页页展现。我们听着别人的故事，却读着自己的生命。

当然工作坊中不是每句话都和主题相关。像所有的聊天一样，我们会跳跃到别的话题，我们会争执，我们会玩笑，我们会鼓励彼此看见盲点，我们甚至交换旅行、购物、选宾馆、

买性书或情趣商品的小道消息，这些岔道的闲扯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交织，促进了对彼此的熟悉，当然，也为誊写录音带的朋友们创造了无数难题。

那年的夏天，台北的午后常常雷雨，组员们常常穿着湿了半截的长裤或溅污了的裙摆来座谈，闷热潮湿的空气中闻得到塞车的无奈。有一、两个星期有组员出国洽商，有一个星期有组员去希腊观光，但是小房间中的谈话没有断过，也没有稀薄过。不同的人员组合，不同的时刻关怀，总会创造出不一样的化学效应。

谈到第十二个星期，我们已开始谈论什么时候可以借一位组员的小套房来进行休闲的欲望活动，我们好像已经认识了彼此的男友、女友、丈夫、情人，当然我们更依稀的摸清了彼此的发展局限，工作坊于是在友情开始中落幕。

谈话只是我的研究的开端。每周三个半小时欲罢不能的录音内容挤进了几十卷录音带，交给一些不知道我们谁是谁的朋友誊写，让她们在悠远的叙述中分享我们的悸动。这个誊写工作一定是十分困难的，她们不知道我们谁是谁，她们看不见我们的表情和眼神，仅仅凭着对个人音质的判断，她们便记下了我们十二个星期的交谈。这个抄写工作用去将近一年，可见难度之高。

在誊写员抄写讨论内容的同时，也就是一九九四年的一整年，工作坊的效应逐渐在我身

上浮现。在工作坊三个月浸润中，我一步步认识了这些个别女人的身体爱恨情结，我所扮演的诘问角色使我深深的思考组员们的情欲处境，并以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探索可能改造社会文化的途径。

我在组员的无奈与无力中真切的看见女性情欲的困境。我们自小一点点背负起来的心理及道德包袱，不会因为理性上想通了什么而立刻脱下，我们耳濡目染的反「性」情结不会因为爱情或婚姻的神圣光环而消解。愈是年长的组员就愈无力挣脱身上的文化包袱，而这些情欲上的压抑更巩固了性别角色上的差异与分野。

这些在我脑中盘桓不去的问题在一九九四年的一些社会运动场合中奋力的冲开了女性情欲解放的运动场域。不论是我在三月八日女学会讲座中提出的「打破处女情结」，或是在五月二十二日反性骚扰大游行中喊出的「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都带着我从工作中得到的女性情欲认知与相应而生的急切改造动力。

一九九四年九月出版的《豪爽女人》一书，正是我针对工作坊中浮现的女性情欲困境以及我在其他场域所观察到的女性情欲现实，所提出来的文化分析和社会改造的运动策略。那篇解放宣言所赖以支撑的具体现实则有待《性心情》来呈现。

一九九四年十月，在我出版了《豪爽女人》和《不同国女人》以后一个月，工作坊的几十卷录音带和将近三千页的誊写文稿终于全数交到我手中，开始了我和如山的原始资料间的共居

生活。

首要的工作就是重听录音带，一方面校对誊写稿，标明是谁说了哪段话，另一方面也重新活过那十二个星期的情绪波动。时过一年，组员们的声音如旧，我却在聆听的过程中一再发现原本已经忘记的细节与冲击。许多故事在讨论的当儿被后来的讨论或后来的故事淹没，但是当它们以字句的平面流程呈现纸上时，每一句话都承载了同样的重量，被忽略的小小旁白也显出了新的意义。

我一面听，一面想：像这样庞大复杂、串连但又跳跃的资料要如何呈现呢？我要如何挑选并组织才不至于掩盖了组员的个别性？我要如何书写才能在个别的叙事中凸显社会文化的痕迹？

重新听录音带，重新整理誊稿，找寻最适合写作方式，这个过程绵延了半年多，我断断续续的写着记着改写着，在例常的教学工作以及间歇的笔战中找寻书写的空档，直到一九九五年暑假才敲定了整体叙事的方式来达成以下几个目标：

工作坊原本是想听听女人会如何谈情欲，但是开始没有多久，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文化和语言其实并不配合女人谈情欲之用。换句话说，女人在现有的文化中找不到足够的资源来叙述她们的情欲感受。也因为这样，她们在工作坊中挣扎着、摸索自己的情欲图像时，也正是她们挪用、改造、开创新的情欲文化语言的时刻。她们坦诚且深刻的自述就是一种自我创

造，而我写的新性学报告要呈现的正是这个过程。

另外，工作坊本身就是个小社会，在对话中宣示着各种社会观点的冲激，当组员们在讨论及叙述过程中不断挖掘、补足、修正、改变、重复她们的情欲自觉时，也就是在这个小社会的互动中折冲协商，周旋游走自己情欲意识的时刻。这些分享和争辩则一步步软化这个社会原有的常识与成见，在每一次的讨论后呈现新的面貌。我的性学报告也希望呈现这些起伏转折。

由于这个报告是在录音稿中选取许多分散的片段，因此在写作过程中如何组织它们成为有意义的整体叙事，就成了我最大的挑战。如果说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帮助我在工作坊过程中问出适当的问题来帮助组员发掘自我，那么我多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训练则帮助了我诠释她们的叙述与互动，并在写作过程中以纪实的方式，呈现主客交互折冲影响的具体运作。

我很努力的在每一章中建立一个曾在工作坊过程中浮现的重要主题，文中撷取的片段对话则在这个主题叙事的脉络中凸显出更复杂多层的意义。我也很努力的维持讨论过程中的立体感，希望工作坊的厚度与深度不会在线性的书写中抹平。不过，用二度空间的平面书写来捕捉在四度空间中互动游走变形移位的人际互动和自我成长，总是有一点唐吉珂德式的狂想的。

以上就是我整理出来的叙事。在整个结构上，我大致保留了原来谈论时的发言流程，也尽力忠实的原音重现组员们的话语。我相信这些对话彼此之间有极其紧密的内在关联，一个组员的无心之言经常带出另外一些组员的深层回忆，甚至她们有意无意的批评和争辩也往往反映出这个社会对性事所持的通俗常识与观念，这种片断发言也被撷取在报告中。被遗留在报告之外的原始资料还有几大本，但是篇幅实在有限，读者的耐力也有限，因此这份报告就算是我个人对工作坊的一种诠释吧！我希望不但保留组员们的个别情欲经验，同时也呈现女人在情欲文化缝隙之间的周旋与奋斗。

每个组员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有自己的成长经验、脾气人格、关切兴趣，以及恐惧痛苦，我的拙笔没办法完整的把这一个个体具体丰实的生命呈现出来，但是我尽力捕捉工作坊中交谈时的气氛，盼望制造一点临场感。

让我先介绍我们亲爱的组员：

三三：三十八岁，结婚十四年，前十年丈夫长年驻守外岛，相处机会不多，以夜夜春梦和自慰来寻求满足，虽然经常被身边的男体激发充沛的情欲波动，但无力外遇。

英英：四十五岁，三十岁之前的性只为了应付先生的需要，三十至四十岁之间逐渐探索自身的快感，不满先生的忙碌，四十岁以后对其他男人的耳边细语动心不已，于是把握青春

的末端，左右逢源。

蓓蓓：二十八岁，有着和一般女人不同的身体情欲观，认为在性事上，女人太过粉饰太平，男人太过虚张声势，在她自己丰富的性生活中，她要的承诺是自在，她要的责任是愉悦，绝不戴保险套的爱。

华华：大学二年级，第一个男人是个比她大十五岁的已婚男人，过去觉得男子的心灵与身体是罪恶之源，十分厌恶，现在有了性生活，仍然不太喜欢男子，并且对性爱有更深沈的迷惑。

梅梅：四十余岁，长期为孕而性，但是始终不孕，性成了夫妻之间的负担，虽然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证明自己可以怀孕，但是仍然挽回离婚的决定，目前独居，盼望还能有美好欢愉的性生活。

燕燕：二十余岁，护士，曾与已婚的主治医生有数年的性关系，目前与另一未婚但无意结婚而女友众多的医生维持性关系，想有别的情欲出路，但是受到工作环境的限制。

秀秀：四十余岁，以外女状态结婚，渴望激情的性爱，但是无法屈求古板的丈夫配合，只能用赌气和生气来间接发泄挫折，梦想能有精神式或具体的外遇，但是无力踏入。

文文：二十余岁，对男人没兴趣，但是热爱女人，有过和许多不同女人的身体经验，逐渐摸索出取悦女人、享受自己的诀窍，现有一固定女友，缠绵难分。（文文在第四周才加

入，发言相对较少）。

八个不同的人格和生命并不容易包含在同叙述之内而又各自彰显其独特性，我只能期望读者和我一样慢慢的认识她们，了解她们，并且在她们的生命中看见自己，思考自己，了解情欲，了解社会。或许这也是我们认识社会、改造文化的开端。

好了，大家一齐进小房间来坐坐吧！听听我们会说些什么。

第 2 章

自体欢愉

发现愉悦／婚内自慰／自学、自娱、自足的自慰／
罪恶感冻结身体／性感带的迷思／玩性／性的怒气／
A 片的启发／性暴力与性愉悦／口味差异／愉悦性教育

燠热的午后，女人们陆续的进入了铺着原木地板的小房间，各自拉了几个座垫，找了自己最喜欢的一角，或盘膝、或坐卧、或斜躺，反正只是讲讲话，又有什么好紧张的？

可是，室内还是有那么一丝淡淡的紧张。可想而知，我们彼此之间的陌生是个很大的因素。中国人一向不习惯与陌生人互动，点头微笑已经是极限，更何况在这斗室中要进行的是谈论被视为最秘密的身体活动和感受呢？

不过，我们毕竟还是开口说话了。

第一个话题就身体的发现。

女人对自己的身体大部分是很疏离的，很功能性的。女人透过镜子装扮身体，透过别人的眼光来摆布身体；女人也惊惶的观看自己身体的变化，焦虑的准备迎接身体的既定生殖大业。

只有在很偶然、没有料想到的时机中，女人的身体遭遇了愉悦；女人「发现」原来这个身体还有各式各样有待创造的感觉。而在工作坊的谈话中，女人一步步的「发现」她们对身体欲望的具体感觉是可以说出来的，是可以分享的，是可以互相学习的。

梳着一条马尾，一点也不像四十岁女人的英英首先破冰：

英：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家有四个女孩子，那时候四个人睡在一起，我们几个姊妹在一起玩，就会用脚去踢性器官，那时候好玩嘛！会故意踢来踢去，去碰

那个性器官，那时会感到很舒服，才发现性器官除了上洗手间以外，还能那样感到舒服，那是第一次感觉到。

英英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为有姐妹间的身体互动来提供机会发身体，发现愉悦。玩耍与性、亲情与快感，在无邪的打闹中揉为一体，构筑成愉悦的成长。

这种身体的悸动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直接的肢体接触，情欲的刺激有时会透过想像来勾动身体。大学二年级的华华自幼就是以文字和影像为情欲发点：

华：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书，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要坐公车到别的地方去上学。刚好等公车的地方有个书店，看到书我就会翻起来看，什么书我都看，包括小孩看的、大人看的、有讲到男女之间的都看，反正那里面有书我就会搜出来看，不管它是黄色是黑色，就会看到那样的书和影片，影片还好，就是那种日本武士，一剥，然后衣服掉下来。

可是那时我脑子里就会有一种想法——我不是要这样想，可是就会一直这样——我觉得那种感觉跟长大之后和男孩子在一起的感觉蛮相近的。我不晓得那不算自慰，就像洗澡都会触摸到自己身体，就是那种情况，我不太懂，我只觉得那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理状况，就像要去演讲，会很紧张那种感觉，我不晓得怎么样才算自慰，或者怎么样才算达到高潮。

这个年轻女孩的说法不经意的冲开了一道缺口。本来大家以为人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自慰，因而不敢表示自己有任何不确定，但是当华华以其无邪的语气表达她的困惑时，立刻为其他的成年女人开创机会问起相关的问题来。已过中年的秀秀怯生生的问到底要怎么做才算自慰，要到达到什么样强度的快感才算自慰，大家七嘴八舌地在定义上搅和了一阵子之后，决定暂时放弃定论，就依着个人的理解和经验来继续讨论。于是，看来似乎非常习于成长团体，善于叙述经验的三三决定说说她如何发现自慰：

三：我在初中的时候是念夜间部，白天很无聊没事干，就跑到小说店租些小说来看。租书店里租的都是一些谍报故事，然后里头会描述一段类似这个方面的，女主角为了达到目的就跟这个人上床。那时候我看不懂，MC那时候还没有来，所以书上说女主角为了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那上面就弄一点血，为什么要这样，我就搞不清楚。它描述那些的时候，我也不晓得是什么字句，我自己就会去抚摸下部，我的感觉是蛮舒服的，不是达到什么高潮。我会跟着情节去想，自己去假想，可是并没有任何可以成形的东西，因为没有这个经验，然后觉得还蛮舒服，甚至我坐在车上就觉得很舒服的感觉，所以说抱枕头摩擦什么，我觉得应该就算是，可是并没有达到高潮。

组员们又七嘴八舌的开始谈挤压、摩擦，甚至莲蓬头冲击的水柱压力。在讨论中，大家

逐渐区分舒服的感觉与高潮的快感。像三三这样在车上的压挤，或是另一个中年女人梅梅偏好的枕头，或是大家偶尔一试的莲蓬头水柱，都被分类为「一般的」舒服快感；若是有意识和有目的的自慰，那还要「自己去控制速度」（三三说），而且要让性幻想和手的动作配合（英英说），才可能高潮。

并不是所有的组员都像从小爱看书的三三和华华一样很早就发现性刺激与自己身体触摸之间有快感相衔接。事实上，二十余岁的燕燕从未想过要碰触自己的身体，她唯一想得到的身体快感来自一些很不经意的事情。比方说，作为护士，她在工作期间常会因为颈上挂的听诊器碰到前胸而得到某种快感，走动或跑急诊时的碰撞就更明显，但是对性器官进行抚摸则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情，即使在洗澡或其他机会中无意间触到下半身，她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快感。

对于这样一个已经和两个男人有性关系但是从未自慰过的女人，组员们觉得十分不可思议，燕燕则沈静微笑的带过话题。和燕燕一样羞涩惶恐的秀秀试着解释她自己也很少自慰，因为「探索自己好像有一种罪恶感，觉得自己这样会不会算是变态或什么，根本就不敢，也不敢想，连到了现在也很少」。

这种罪恶感和不安焦虑当然不是无法排解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梅梅提出的理由是：「但是现在我结婚了，我有过高潮的经验，先生出国进修，我不敢再去找男朋友，觉得人家

会说闲话，我才想要自给自足」。换句话说，对梅梅而言，在婚姻制度的庇荫之下，自慰可以理直气壮的发生，因为它有避免「情欲出轨」的功能，这种社会功能甚至连梅梅的母亲也模模糊糊的感受到了，因此她为梅梅准备了自慰的器具：

梅：跟我先生结婚时，我就带一个小枕头，我妈后来给我做两个，我就一直都用那个枕头，自己解决。有时候我可以一天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一定会先想像跟我先生在一起的那个时候才会让自己高潮。

事实上，这种自慰的感觉心里很苦。我一直在工作，压力很大，那妳要让自己发泄，妳整个人才有一口气吐出来。但是这种感觉不是跟先生在一起那种肉体上的接触，不是实际上跟先生拥抱的那种，妳会觉得很难过，但是因为没有办法，妳必须自己把它发泄掉。

这种感觉对我而言是不错，只是事实上跟先生肉体的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从方面来讲，一个心理上，我可以暂时得到发泄，但是第二点来讲因为我没有跟先生拥抱或以前那种情形，有时候我觉得蛮难过的，因为事实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在一起的感觉，但是它至少短暂让我自己知道要什么感觉，自己可以得到快感，我还可以得到跟先生在一起的那种高潮。

梅梅的家传小枕头引起组员极大的兴趣。很显然的，上一代的妇女其实不是没有情欲的

需求，而是没有正当性来向伴侣提出要求，婚后又没有其他出路，于是便自己创造满足的替代用品，这个家传的小枕头不但刻划了一位母亲对女儿「终身幸福」的无言关怀，同时也铭刻了每一代女人（特别是已婚女人）在情欲上的沉默困境。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无奈的、沉默的、哀怨的、补偿的情欲满足模式中，女人自慰时还是无法摆脱原有情欲经验的影响。像秀秀和梅梅生长于保守的年代，她们对身体的探索很晚才开始，比较愉悦的身体经验的都是成年很久之后，和初恋情人（也就是后来的丈夫）相拥时才发现，因此她们的情欲模式也总是以另一个具体的人（男人）在身边为前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中年女人最初的性经验和高潮快感来自丈夫阳具的插入，而非自慰时对阴蒂的施力，再加上她们早年的情欲经验很少，与丈夫极为有限次数的性爱活动承载了重大的感情意义，连性幻想的内容也多半是回味与丈夫鱼水之欢的情景，因此她们也颇自然的认为自慰的快感总比不上和丈夫性交。

女人在成长过程中开发快感的经验往往会深刻的影响她日后偏好的情欲模式。同为中年女人的英英早年便由姐妹打闹触摸中发现身体，而且早已学会由自己抚摸阴蒂来得到高潮的快感，所以对借由男人来得到满足就没有那么强的依赖和需求：

英：我认为手淫也可以得到和做爱差不多百分之五十的感觉，我手淫不会觉得有罪

恶感，因为必须把自己放松掉。但是我觉得百分之五十就足够了。

有时候我宁可手淫，因为我觉得跟男生做爱有时候很累，可能是时间要花比较长，而且到达很爽的时候是真的很舒服放松，可是也很累人，好像跑完两百公尺一样透支，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我就觉得睡更久的时间来弥补我第二天所需要的精神，所以有时候，我不会很喜欢跟先生或男人做那种事情。

我结婚以前，就有自己试试看用我的手去碰我的阴蒂，而且会有感觉，那时我不知道那感觉就是性交的感觉，我以为这是两码事，直到结婚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需要男人，即使我离婚都不会感到难过。因为物质方面自己赚钱，我可以少买些漂亮衣服，至于性，我可以自己解决，所以我并不那么需要男人，所以我自己手淫时，不会觉得身旁要一个男人抱着，很少有这样感觉。

轮到看来最开放的蓓蓓讲她的自慰经验，大家都有很高的期望，她也不负众望的以惊人之语开场：

蓓：我觉得自慰是上天送给女人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所以从小就有自己的房间，我有隐私权，可以在房间做我爱做的事。我自己在家里面就会吻自己啦，闻闻我自己啦，但只限于上半身，一直

没接触到下半身。

我十七岁以前第一个男友，交往两年都一直接吻得很快乐，从来也没想要做那种事情，我们的关系就停留在接吻、爱抚，会摸来摸去，但不会摸到下半部。后来我看电视上演的激情，我觉得，哪有那种感觉？我十九岁就上台北自己住，后来认识几个男朋友，我们有做爱，但是也没有电视演的那样。我奇怪为什么电视上那女的可以舒服激情成那样，我觉得我没有啊！我就没那么快乐过。

记得第一次自慰是在我自己的家，那时家中没人，我就试试看，我第一次就高潮，那时我发现应该是这种感觉才对，就觉得这些男人很笨，以前都应该是男人主动，后来觉得这些男人很笨。所以后来我跟男人做爱时，会主动告诉他们，我要怎么做。像我就很清楚地知道我要在上面，而且一定要先接吻，一定要吻我耳朵、脖子，那几个地方，那是必须的，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不高兴。

二十五岁以前的男友，我都觉得不好。情感是不错，但性生活方面，我都觉得他们好笨，还不如我自己来得好，他们都不会搞我，教也不会，他们都很笨，我都已经告诉他们要怎么做了，但是他们都太快了，像早泄一样，我都还

没兴奋，他们就完了，我就很不开心，又不能叫他们再来，他们一下就睡着了。所以我就觉得自慰很好，可以自己调整快慢，还可以自己讲一些好听的话给自己听，男人很笨，有时叫他讲，他又讲不出来。

我觉得自慰会让女孩子自己越来越了解自己，后来，我再碰到喜欢的男孩子时，我的自慰画面就会有他跟我，他可以帮助我很快得到那种我要感觉。台湾很糟糕，都没有那种教女孩子做的书，我到纽约，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本。但是我打一看，并没有很兴奋的感觉，不能激起我任何兴奋的心情。

所以最好是能认识一个我很喜欢的男孩子，最好是我们没有机会发生关系，这样的话，我回去通常都可以自慰得很开心。譬如，我会碰到几个不错的男孩子，可是我很怕爱滋，所以我都不敢，可是我们会有接吻啦！如此，回去那个晚上我就会觉得很棒，自慰得很开心。

我发觉自慰这东西，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礼物，因为，第一、我不喜欢和男人同居，当我有需要又找不到男友时，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来。第二、我可以越来越了解男孩子需要如何对我才会令我开心。何况这社会上有许多妳碰到喜欢的男人，但不见得是妳的，这样，自慰就很好，而且真是干净又卫生，不会有危险。有时觉得自慰完了，这男人也就可以说再见了。我很喜欢自慰，不

认为会伤身体，而且不管任何时间地点，只要我想要就可以。

蓓蓓的自慰是一种「自学方案」，透过自慰的探索来认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情欲需求。它也是一种「自娱方案」，蓓蓓可以在自慰中全面掌握情况，在不带焦虑，没有得失心的轻松心情中构筑快感。它甚至还是一种「自足方案」，可以借着现实生活中有限的情欲刺激，进一步在性幻想中无限延伸剧情及冲动，让自己有更多样、更热烈的情欲满足。

当然，蓓蓓从不止于自慰，自慰只是她情欲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自慰经验构成了她和伴交往时的互动基础，而那些互动的经验又回过头来更丰盛她的一人独乐活动。在这种互相渗透，互相强化的成长过程中，蓓蓓才能练就一身的情欲功夫，使得她在一人或众人的情况下都能如鱼得水。

蓓蓓的自足和自得促成了她开阔的生活态度，她这一番慷慨陈词使得室内的女人不但笑得乐不可支，也羡慕无比，但愿自己有蓓蓓那种气度和自在。毕竟，坦然面对身体一向就不是被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成长经验所鼓励的事，而父母亲的保守态度正是其中很重要的障碍之一。成长在保守家庭的秀秀嗶嗶喘喘的补上：

秀：可是我对自慰觉得好像蛮罪恶的，一方面对自慰是否会伤身体，自己都不了解。像蓓蓓讲得那么棒，是不是因人而异？或者说是我这种人的观念让我没享受到？而且你们可能会想，我这个人好像蛮死的，当然我自己一直没有把这种

事情当作是一种快乐，不晓得是不是传统（就是我成长所学的东西）加进来的关系，还是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知道。可能是父母亲都把这种事情当成很不好，很污秽，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你要去做的时候也觉得怪怪的。起先我没想通这一点，知道了以后去做，好像又没有那种习惯，做了也没有那种感觉。

身体成长经验的回溯逐渐使得组员们意识到，或许一个女人的情欲需要、情欲口味、情欲能量、情欲感受都和这个女人的成长经验息息相关，也因而有极大的个别差异。既然如此，就根本不必向医学专家求教「大多数女人如何」，「一般女人如何」了。像秀秀成长的世界是严谨的、封闭的，这种对性抱持负面感受的教导，塑造了她退缩无力的倾向，甚至在明了了自慰无害之后，也无法营造出自在享受情欲的心境（她说：「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你要去做的时候也觉得怪怪的」）。再怎么劝说，再怎么立志，还是解不开冻结已久的身体与感受，因为通往自主之路早已在强烈的罪恶感与畏惧厌恶中淹没。

在谈论自慰与快感中，组员们的情绪似乎轻松了许多，本来隐约感觉到来自「正常不正常」、「正确不正确」的道德压力，在面对各人坦然的态度和截然不同的口味偏好中逐步淡化。毕竟，性口味偏好原本就是成长经验的沉淀累积而已。当人们发现自己的性偏好并不那么奇怪，发现坦然说出自己的情欲模式事实上是帮助自己思考并掌握自己的细微感受时，围

绕情欲的阴暗与忐忑似乎也淡去了不少。

组员们也听过阴蒂高潮及阴道高潮，但是专有名词好像意义不大，她们还是用「里面」、「外面」这种说法来描绘，一方面凸显专有名词与个人身体感受之间的隔阂，另一方面也避免对性活动太过精确描述所可能带来的不安，而在谈论高潮在哪里时组员也展现了极大的差异。一直对夫妻性生活不太满意的三三延续早年的快感模式而偏好「外面」：

三：我以前曾跟我一个女性朋友谈论过这问题，看一些演戏啊！都是进去后才有高潮，我就觉得奇怪，跟我先生在外面用手摩擦，我觉得很舒服，然后有高潮，但是这高潮是在外面。可是我以前（当时二十四岁应该算早婚了）结婚三年只有进去而没有摸外面，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高潮嘛！

由于不孕而遭丈夫离异的梅梅时常回味过去的性生活，她觉得三三的说法似乎只讲到用手摩擦阴部的「外面」，所以赶快补充细节，顺便再度强调「里面」的重要性：

梅：我是觉得手淫只是帮助你前段舒服而已，还要包括耳朵啦！胸部！基本上手淫只是帮妳在外面比较舒服而已，我真正要高潮，要在里面，两个人在里面高潮。外面只是让妳觉得舒服而已，那只是舒服而已并不是高潮。

结婚十余年，但在丈夫之外另有情欲出路的英英是介于中间：

英：其实我阴蒂可以达高潮，大部分的时候是在阴蒂，阴道好像很难，偶尔譬如说那个角度正好很对，才会达到高潮，我觉得很难，但是那个感觉上是比较完美的高潮。

在不同意见的刺激之下，三三于是重新提出一个比较细致的描述，并在反省中更进一步整理与组织自己的情欲发展过程：

三：从前我也搞不清楚高潮在哪里，我现在比较能够引导他，我先高兴再说。一来，虽然我很早就有这接触，觉得蛮舒服的，可是高潮好像没有碰到关键的地方，可能也是慢慢跟他在一起的时光，我发现反而在他抚摸时，我比较舒服，进去以后就没什么好舒服的，所以我一直去引导他，延迟他进去的时间，多一些爱抚的动作。再加上他从前也不会营造气氛，譬如咬耳朵啦！这些方面都不多，顶多对胸部的吸吮，其他都没有，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只有在触摸阴蒂上面比较舒服，可能也是过去的经验吧！觉得外面的高潮很好，不想要他进来。

像三三这样不断的整理自己的情欲经验，回想并分析自己的变化过程，这是组员们在交谈中最常做的工作。她们或许有过许多不同的经验感受，断断续续的也回想过自己的性生活历史，但是这些禁忌的思绪通常是片断的、零散的、跳跃的，没有机会被组织起来，构成一

个完整的流程，现在才用前因后果的串连方式向说的人和听的人传达某种逐步成形的自我理解。而在工作坊建立起来的保护空间内，组员们开始练习面对经验、回想感受、分析回忆，并且说成完整的叙述，在互动中进一步理解自己的性爱发展过程。

一旦经验和感受以文字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大家便开始意识到，我们在叙述的过程中深刻的受到语言文字概念的局限。「高潮」就是一个好例子。

讨论高潮是在「里面」或「外面」的过程，其实是鼓励女人用快感的「部位」来思考高潮。虽然这种说法可以避免学术用语如阴蒂、阴道之类比较狭窄的描述方式，而改以一般的、涵盖区域较松散的「里面」和「外面」来说明；但是，女人的快感不是只和身体的「部位」有关而已。比方说，拥有丰富性经验的蓓蓓所关切的就比较不是部位，而是「体位」，也就是性姿势：

蓓：一开始手淫的时候，我就不是面朝上的，而是趴下来，面朝下，那种感觉就是女人在上面，后来做爱时，我也比较喜欢在上面。

更有意思的是，对于讲究情欲品质的蓓蓓而言，不但体位是情欲活动的重要考量因素，甚至还要包涵「质感」和「心情」的条件：

蓓：手淫的话，我觉得他用手我一点都不觉得舒服，可是他用舌头，可能有温度，而且比较柔软，我会很快乐，到现在我仍然喜欢用嘴，觉得用嘴很快就非常开

心。甚至我们还会玩一个游戏，我们都穿衣服，看能不能都不要真正进去，在外面摩擦，看能不能不性交就高潮。我比较喜欢玩耍，习惯了某种姿势就会觉得厌烦，就会找另一个方法。

有一次我们玩一种手淫的游戏，一开始很失败，我替我男友做，他觉得我都不会，而且他会痛。他说：「妳都不会，我自己来」，我就觉得很沮丧，怎么那么笨！然后他也会用手，老实讲，我并不很舒服，觉得一点都不舒服，后来我们决定换另一种，他用嘴，我很舒服，而且我立刻就高潮。他觉得我很笨，因为我用嘴都会咬到他。我不排斥用嘴，用嘴很好，但是因为我不会令他舒服，我就开始苦学。有一次，我用手让他高潮，我非常开心，终于功力加深了。

由蓓蓓的自述看来，一般人常爱探索女人的性感带在哪里，G点在哪里之类的，好像只要摸对了部位，女人就一定会快感，这显然是极为片面的说法。即使有些部位比较敏感，也还得看看是用什么节奏（或缓或急），什么力道（或轻或重），什么方向（上下挤压、左右摇滑、圆圈绕行等等），什么动作（弹抖挤压、抚摸揉捏），什么仲介（手、唇、舌、齿、阳具、膝盖、其他身体部位或外物）等等来进行挑逗。依组员所描述的个别口味及倾向来看，差异极大，各有巧妙不同的组合形式。

换句话说，部位、体态、质感都可能构成女人快感的模式。就看这个女人在成长过程中，意外遭遇过哪些愉悦的经验，建立起哪些联想，养成了哪些情欲上的个人习惯。

当然，这些模式和习惯上的偏好只是一些大概的方向，女人的情欲快感还会被另外一些深层的因素所影响或改造。像蓓蓓就以「玩耍」的轻松态度来看待性活动的内容，不接受一成不变的公式，喜欢创新，不介意走出习惯的安全心理而勇于尝试。性不再是一件例行公事，反而是一件可以研究、改进、学习、实验的拓荒活动。这种态度及累积的经验也帮助她以更自在的眼光来看待性事，以更开放的享受态度来从事性活动。

正因为心理的深层结构和情绪很根本的影响女人在情欲活动中的投入，所以女人在成长过程中累积起来的非常保守的性态度，常常会阻止她享受原本可以有快感的活动。一直渴望有更好的性生活的三三，对丈夫用舌头碰触她的性器官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心中某种有关性器官的洁癖却会阻挠她全心投入享受口交，三三说：

三：我先生有这样子做，但我自己不喜欢。我很舒服，但觉得下面很脏，洗不干净，我自己会有个限制，好像很脏，我不喜欢，洗完都还有味道。像我小女儿，洗完还是会有味道，这些味道都很不好，所以我感觉，他是为了取悦我而做，我自己就蛮紧绷的。但是我帮他的话，男孩子比较干净，比较能洗得干净，男孩子的比较外面。可是我也看过书上有写说，男孩子会被那味道吸引，

就跟动物会被彼此下体的味道吸引一样，我知道是这样，可是我没有特别问过他，可是我心里就一直觉得放不开。

像这样矛盾的情绪在女人开发情欲经验的过程中十分常见。女人虽然在理智上知道已经洗干净了身体，但是在一个丑化性器官的文化中，她总是敏感的觉得那个部位的天然体味非常「突出」，是个不讨人喜欢的气味，而她对体味的顾忌于是投射到丈夫身上：她想，丈夫要是在这种味道中还愿意合作，那他一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在一番自发的推想之后，三三于是陷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怨艾心情，有一点羞惭，有一点自责，有一点惶恐，寸寸的腐蚀原本难得的快感经验。

除了冻结女人的身体和心理之外，这种矛盾的情结也会以「脆弱易怒」来呈现。面对说不出的要求，面对不能表达的态度，许多女人选择赌气式的怨愤或自尊心受损时的义愤，来向伴侣宣示自己的不悦。在封闭保守的文化中成长的秀秀一直不知道如何而且也羞于和丈夫谈性，她的挫折感就是用赌气来表达：

秀：我觉得那边并不脏，我觉得很喜欢那个样子，可是我先生，他没有那种观念，但是现在看了A片才有看到那些。我不知道他怎么晓得我喜欢，好像我有意无意之间有表示过看A片会让我很兴奋，口交也很好。那我先生真的是为了取悦我，他要口交就会说，你去洗一洗，我就好生气，我想：「你还没有做就这样

说，这样讲了之后，整个气氛就完了，什么都不要了。」

秀秀的故事显示，如果要好好投入，女人的心情是很关键的元素，而在我们这个视性为耻的文化中，女人的心情在性事上事高度脆弱易伤的，因此也经常形成快感的障碍。

在情绪上，女人或许对性是敏感脆弱的，但是谈到什么的故事或影像材料会提供她们性刺激，组员们都呈现出另一种韧性。也就是说，一般人常以为女人讨厌A片，痛恨A片，但是组员们的坦言却显示女人经常由A片中认识情欲的多样可能，肯定自己的情欲权利，收集刺激和愉悦的素材，不但如此，就连A片中不利女人的情节场面也都被女人们转化为性幻想的材料。在A片的「启发」之下，她们的性幻想中有不少暴力成分，可是这些暴力场面却构成了她们的兴奋来源。爽朗的三三在自慰过程中便偏好从想像暴力场面来达到高潮：

三：现在回想起来，以前最早期那些自慰恐怕没那么顺利，好像自己抚摸一下不是每一次都会有高潮，那时候是幻想一些电视上的情节，一些比较美好的情节，甚至不是做爱的场面，只有凭感觉想像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后来的自慰就比较兴奋，因为我看到一些A片，它有很多暴力的场面，我就很好奇，很喜欢看，我看到性暴力的场面，自己就觉得很兴奋。

我讲三个不同的典型故事，都是我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日本的，有几个男

女同事一起去郊遊，然后女同事就变成男同事的玩物，在车上的位子上，男同事们就把女同事抓来，就把裙子拉起来，就开始了。不知道为什么那种场面很刺激我，基本上这个女孩是不愿意的，基本上女孩不会舒服，所以我觉得是暴力，但是还很刺激。

还有一个在火车上的场面，车上有很多人，有三个农场的少年抓了一个女孩，把她按在火车上，其他的乘客在旁观他们三个轮暴这女孩，这个故事比较暴力。

另外一个就是把女的绑起来，点蜡烛，或是用鞭子抽啦！性虐待我看了那觉得很兴奋。

说到这里，三三很自觉地开始分析并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喜欢暴力的场面。由于过去有少参加成长团体的经验，她很快的便提出自己的性别认同角色来理解这些倾向：

三：小时候，我爸希望我是男孩子，所以我一直不太能接受自己的性别，又读女校，我觉得自己有同性恋的倾向，虽然可能是比较正常的同性恋，但有时觉得自己是男性。我看到性暴力的场面，有时我觉得我是那男的，所以很舒服。换一个角度，我是那女的，被那男的用强迫的手段，也觉得很舒服，这两个角度我会互换，不管怎么互换，都觉得在那状况下会很兴奋。

批评色情材料物化女性的人常常以为女人在观看的过程中会认同剧中女性的角色位置而身心受创。但是三三的自述显示，女人有能力变换而且利用不同的主体位置来促进自己的愉悦，三三在幻想中可以是施暴者，也可以是受暴者，她和色情材料之间的关系不但是全然被动，全然受控；相反的，她按着自己身愉悦刺激的需求来使用色情材料。看来我们对色情材料的分析及批恐怕不能太过夸大它们的作用和效果，而相对贬低了女人的自主能力。

三三的坦率直陈引发组员们热烈的讨论自己的性幻想口味。一脸天真的华华说：

华：我小时候看很多书，那时就有描述性暴力的书，然后自己睡觉前，脑子里就有很多画面，想好多好多东西，然后才会入睡，而且每天晚上一定会这样。经常会有那种画面出现，会觉得欲火焚身的感觉，我也不做什么，就在这种感觉中才睡得着。我的幻想中通常会有很多人同时在做，也有女人被强奸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是谁，这里面的人都没有显示头的部份。

有时不需要具体暴力场面，只要有强暴的暗示也足够引发刺激。蓓蓓的例子就很明确：蓓：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子，大概国小二、三年级时，妈带我去看电影，

那一部叫「秋灯夜雨」，从头到尾演什么，我都忘了，可是就记得有一段男主角岳阳去强暴女主角，看完回来后，我就只记得那画面，还会自己去编剧那女的该跟岳阳怎么认识，连续好久好久，好像一个月都在想。后来去看电影，只

要银幕上有那件事情，我都记得画面。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也不知道做什么，只看见男的把女的衣服拉破，可是我知道他们两个要做「那件事情」就对了，然后我就会一直想，睡觉时一直想，都会觉得热热的。

打开性暴力幻想话题的三三在旁边倾听，突然有种找到了新关连的顿悟：

三：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从性暴力的画面中得到刺激和快感，我还不太能分析比较逻辑的，但是我想到我父亲。他是一个比较紧张的人，对安全什么的都很注意，对小孩的安全非常注意，譬如叫我们过马路要小心。

他特别唠叨，一直念的就是我们女孩出去比较晚回来，他就害怕我们被强暴，他对那个的害怕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而且他骂出来的话已经伤害到我了。他骂说：「像你们这种人就是喜欢出去外面，这么晚才回来，就是喜欢被人强暴，被人戳、戳、戳，才高兴」，然后骂三字经。

我相信他小时候可能有一些不愉快的经验吧！可是我成长的过程之中，这个压力对我非常大，我爸爸总担心我被强暴，只要晚一点回来就一直骂这方面的。我不知道这有没有什么关系，人家说强暴是令人痛恨的，是最坏的。可是我都可以从这方面去得到满足。

其实，我们周围有许多像三三父亲那样严厉看管女儿而且出言不逊的男人，他们似乎对于女性和性的关系有高度的焦虑。在三三的例子中，出身军人的父亲对女儿身体（性生活）的关切特别令人玩味，因为他的责骂听来包含了太多的践踏与仇视。

以一个很担心女儿在无意中涉足性事的父亲而言，他的责骂或劝阻应该会避免明确提及性活动字眼，以免女儿遭受性念头的「污染」或「刺激」。可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位父亲却用了一连串具体表达强暴意象的语句来责备他所钟爱的女人有淫荡的本质倾向（「你们就是喜欢被人强暴，被人戳、戳、戳，才高兴」），这种强烈情绪渲染的责骂，怵目惊心的呈现了强烈的强暴欲望；换句话说，三三的父亲已经在语言的象征层面上完成了强暴。而这种充斥情欲能量的语言冲击，再再向三三揭示了性事与暴力之不可分割，三三后来爱看的性暴力A片则不过是这种「不可分割」的再度呈现而已。

很显然的，顺着我们的文化思考，三三自己觉得她喜欢在性暴力的幻想中得到快感是件「有问题的事」，这解释了为什么她急切的搜寻可能的原因来为自己的情欲口味找到合理的解释。按着她所熟悉的成长团体思考逻辑，三三于是推想父亲必定在童年中有过不愉快的经验，才会表现这么大的敌意，但是由于这方面的证据不可考，因此三三后来又猜父亲的激烈情绪，或许来自性生活中的不满。据三三说，母亲是个「什麼意見不表達，我爸說什麼都好的人」，可是令人惊讶的是，三三接着说母亲「大概有點像『石女』，看她的樣子，什麼事

都沒有反應」。三三並沒有解釋她為什麼能從母親在「日常生活中的沒有反應」一躍而推想母親在性事上是像石女般的沒有反應，但是三三的这个推想却暗示，母親應該間接為三三所遭受的語言暴力，以及她後來對性暴力的偏好負責。以此看來，三三自己的分析是對父親同情諒解而終究怨怪母親未盡「婦職」，她甚至從未懷疑父親本身的性能力是否其沮喪焦慮的來源，可惜我們對這方面所知甚少，因此也无法對三三的偏袒做進一步的分析。

性与暴力在三三的情欲快感中联结，其实并非个案。我们的文化一直对性保持高度警觉、严厉禁制的态度，这种隔绝和压抑使得性成为很难得到的东西，因而蓄积大量的兴趣能量。如果性是被看守、禁忌的目标，那么要得到性就常常会牵涉到偷、抢、骗等等多少有点暴力的做法。这么说来，在我们这种文化中，性和暴力相连倒是「正常」的现象，三三根本不需要为自己的性暴力情欲口味感到不安。真正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社会中有这么多人排斥把性和暴力串连在性幻想中？或许不正常的反而是「刻意排斥性与暴力在性幻想中的串连」，而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不正常」好像是主流，才造成了三三对自己的情欲口味感到罪恶不安。

工作坊中不只有三三和华华两个相差几乎二十岁的女人偏好性暴力的画面，有组员也喜欢那种「柔性暴力」的镜头，但是她们把这些场面诠释为「激情」的表现。蓓蓓就说：

蓓：我喜欢一种镜头，不知道算不算暴力，就是做爱双方都很激烈，比如说，把衣

服撕开，或在电梯中比较激烈的做爱场面，不是慢慢的把扣子一个个打开，而是三两下就扒光对方的衣服。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那个片子大家也看过，「布拉格的春天」，男主角去找他的爱人，他们把门打开，两个人都不讲话，那个男的问他的情妇，你好吗？那个情妇说，好呀！你呢？那个时候，镜头很快就拉得远远的看这两个人，突然间两个人就一齐冲到床上去做爱，我觉得那感觉很刺激。

蓓蓓的生动描绘使梅梅听得直点头，说自己也不喜欢慢慢吞吞的，可是一旁的秀秀和英英则坚持她们还是喜欢慢一点，有情调的。

这种口味上的差异在小组内并未形成正常与否的压力，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都捍卫自己的性偏好，觉得不必也不应该自我制造焦虑，另一方面也因为组内有不少人还没有确定自己喜欢什么模式。对这些后者而言，特别是经验较少、信心较弱、在「婚前性行为」和「第三者」双重的孤立和秘密中进行性活动的华华和燕燕来说，她们还不习惯思考和评估性活动品质及内容的概念，又没有讨论和交换意见的朋友及机会，因此也还没能说得出自己的性口味偏好来。

当然，性口味的多元发展和我们所接受到的性资讯相关。换个角度来说，当影像和文字提供给我们更多不同的情欲选择时，新的性兴趣和胃口也会比较有机会发展出来，一方面增

强女人在性事上的进取态度，另方面也显示，女人事实上可能挪用各式各样的性幻想资源（包括各种A片）来提升她的愉悦。年近四十的梅梅就有这么一个奇想：

梅：有时A片上都有那种二对一嘛。事实上我们没机会如此，可是我想到如果我会是其中的那个女人的话，一定很舒服，很好呀！一个男的不太多，看他们二对一那样做好像很舒服！

一向正看待情欲的英英也同意：

英：两个男人同时，其中一个人可以专心抚摸性感带，全身都可以照顾到。一个人做有时慢慢的才有感觉，爆发很少，两个人会比较快而完全。

这两个中年女人的说法听来禁忌，但是却也显示，女人在性活动过程中可能还有更大的空间或余地来容纳更大更多样的刺激，梅梅和英英的期望正指出了其中尚未实现的情欲可能。

从身体的发现到自慰到快感到性幻想的经验，组员们在惊讶和沉默中听着彼此的故事，逐渐开始意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身体虽然是自己的，但是身体的发现、掌握、和快感的形成与享受，经常是个很缓慢的过程，而在这人生过程中介入的点点滴滴人事地物都可能左右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从而影响她的自我定位与操持。

或许因为在谈话中逐步摸索出个人生命历程的形成，组员们于是很直接的对我们的文化社会环境没有提供足够的和坦然的沟通表达不满。向往开放多元的英英严肃的说：

英：我认为我们整个教育是偏差的。譬如说荷兰，我所看到的，我朋友的小孩跟我的小孩同年龄，她在这里念书念得不好，成绩不好，结果，有个机会，他们夫妻移民到那边开公司，就把小孩带到那边去，在那边念前几名啦！什么德文、英文都念得很好，好像还可以直升大学。我的朋友就跟我讲，他的女儿回来跟他讲：「今天我们学校教要涂一点药膏进去会比较润滑，才会舒服」，他们学校教得很清楚。

其实她才几岁？国二而已，但是在荷兰已经教到这种地步了，他们从初中就开始教如何取悦对方、取悦自己，所以像什么舔耳朵啦，从头到脚，其实他们从小就是这么教的。老外可能平常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是从从小就教彼此要怎么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怎么样让彼此舒服，我们的教育一片空白，还要禁止去做，我认为应该要教。

英英的说法和一般人想的性教育很不相同。我们惯常想的性教育是器官的、生殖的、责任的、防病的；可是英英的性教育观念是以「愉悦」为目标的，是既有自我也有他人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性教育所关心的不是正常或正确与否，而是提供开放自在的文化风气，好让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体贴自己也体贴别人，很早便能坦然的面对性爱。

这种性质的性教育对深爱孩子但顾忌很多的三三而言，有其吸引力，但是她也有保留：

三：我同意孩子应该早点教，我也拿很多书给我女儿看，我有教她，可是我不可能教她这方面。第一点我担心要怎么讲才避免尴尬，第二点是她懂得太多的时候和她同侪会有些差距。我宁愿她知道一些生理的知识，在那种状况下她可以帮助小她几岁的女孩子，拿书给她们看，这方面会得到同侪的尊敬。可是如果教一些技巧，在我们的文化里是不可以的，禁忌的，反而她会被看得很奇怪，这样恐怕是一种伤害。

显然三三会区分性资讯为两种，一种和愉悦相关，另一种和生理相关，而她觉得后者可以早点知道，免得看到月经血都会紧张过度，前者嘛！可以等成年以后再说。

三三对某些和性相关的资讯与经验深具戒心，而这种保留的态度也立刻引出不同的观点来。蓓蓓跟着说：

蓓：我认为知道的越多，并不等于就会变坏。我一直很不满我的家庭教育，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是因为后来我出来住，交了一些朋友才开始的。我听过一个人演讲，他本身是为人父母，他会跟他的子女谈这方面的问题。他的观念是，我们应该学做「吃客」，也就是非常会吃的。吃过非常多的东西之后才知道那个

东西的好跟坏，而且越吃越精，越吃越挑，什么东西要吃，什么东西不要吃。性这件东西也是这样，你知道越多，就越会出去乱搞吗？不见得，你的资讯越多你反而会晓得越挑，怎么吃才好，所以他很鼓励父母跟子女讨论这方面的课题。

换句话说，成人替孩子担心太早知道某些事情会危害到孩子，但是这种保护事实上是延迟孩子在辨别事物优劣上的能力发展，而且照前面秀秀的成长经验来看，长久的隔绝和僵化会根本剥夺她们身体感受的开发，以后想改变都很难。英英补上一段：

英：我们的社会也没有教我们怎么当父母，我们结婚就是结了再说。西方人他们结婚非常慎重，他们可以先同居再结婚，两个都准备好要当夫妻了，互相拘束的生活都可以适应了，才去上礼堂。他们认为可以一起上床，不一定可以一起上礼堂。我们是倒过来，像我们现在怨偶很多，可是我们还是这样在过日子，整个风气都变得很虚伪，大家都在忍，我不认为这是对的。

在这第一次的「交心」过程中，大家很惊异的发现我们竟然一下子就进入很深层的讨论，而且大部分的组员都不介意剖开胸膛，把心底的想法和回忆串连起来，赋予自己的生命一些具体的形状与意义。这种充沛的能量事实上显示组员们有极为迫切的心理需求，想要说出心中的困惑及感受，想要试试看能不能在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可能出路。个别组员心

中的深层沉淀于是在工作坊的进行过程中逐步浮现，以最赤裸的面目描绘出台湾妇女的情欲现实与困境。

第3章

唇的悸动

度假情／MTV之吻／祖父的手／幼年的理解／脏吻／
无奈的忘年情人／半推半就的茫然／烈女怕缠夫／
干吻一小时／工作坊带来的「困扰」／坚壁清野／
从划拳到深喉之吻

当不同年龄层的女人聚在一块儿坦然地交换她们的经验与感受时，我们真切感受到过去三十年来，女人在台湾的情欲文化中逐步变化的角色与自我定位。

或许是因为这个领悟，组员们很饥渴的聆听彼此的故事，评估自己的人生路程。下面是一段典型的对话：

蓓：我有个朋友，她如果觉得自己不好看就不肯出门，连我们去吃路边摊，她都要穿得很好看，她随时随地都这样，我非常佩服她。

秀：她好像随时都准备好的。（有点羡慕）

蓓：对啊！她目前还不想结婚，心态是想要交朋友，喜欢享受恋爱的过程。

秀：真行。我以前怎么那么笨，都不会，人家都跑上门来了，还都不理人家。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听来有悔恨）

蓓：你们是三〇年次的嘛！时代不一样了。

觉得时不我予的秀秀略带怨艾的语气通常引来所有组员的鼓励，大家都希望她能摆脱一些不必要的自我设限而开拓出更大的情欲空间，也好让她不要在怨艾中行走人生。

工作坊中的气氛总是这样。由于十分开放，百事都不大惊小怪，又不贸然做道德价直判断，因此组员们都很坦然的展露自己的个性、情绪和感受，也因为这样，我们很快就摸出每个人的特质。像秀秀这样生不逢时，无力走出既有局限，但是又怨叹不已，大家都会极力开

导她，说各种案例来告诉她事实上人生是有各种不同的可能的，蓓蓓的性经验最多最杂，总有各种故事可说，此刻她就开始讲一个和秀秀条件差不多但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女人，蓓蓓说：

蓓：我有一个女朋友，她现在四十多岁，她是来自大户人家，她嫁一个很没有钱的人，结婚之后，就去香港，后来她先生事业就越做越好，十年后又回到台湾，因为她英文很好，广东话也很好，就开始做公关人员。三十五岁的时候进入纸厂，她以前很爱她先生，可是进入工作场合后，发现世界上可爱的男人很多，现在她是四十一、二岁，她发觉人生三十五岁才开始。

她小孩、事业、家庭都有了，她本身是不会外遇的，可是她喜欢跟男人去看影，吃吃饭，交谈事业上的事情。她觉得很后悔，十年来她都守着一个男人，忽略了其他好男人，于是就开始有点精神式外遇，她喜欢找比她年轻的男人，三十五岁左右，彼此也有个伴，这种恋爱的气氛使她喜欢打扮自己，人看起来更有魅力。

蓓蓓的故事引发秀秀无限的感慨：「有恋爱的感觉也会觉得自己年轻，我蛮羡慕那种的，可是我大概不敢做」。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出轨毕竟有其吸引力，于是组员们便开始讨论更安全的外遇方式。有人提出「男来店，女来电」透过电话交友的匿名交往模式，秀秀觉得

不错，只要身体上不接触而且没有可能的麻烦，倒有点可行。聪明开朗的蓓蓓立刻提供一个案例：

蓓：我有一个朋友，她大概三十五岁，她有一个非常好的「男的朋友」，因为她已经结婚了，她就都不跟他碰面，见面会麻烦，不太好。她感觉就好像有一个抽象的情人，但是有恋爱的感觉，半年通一次电话，问彼此好不好，她也会觉得很好，她会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男人在关心她。

这个抽象情人的朦胧爱恋感觉触动了秀秀的回忆，这个四十余岁的女人哀怨的想起她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秀：我很喜欢出国去玩，有一次去夏威夷，认识一个人，结果它的景色如何倒是不重要，可是就觉得夏威夷很好，就很喜欢夏威夷。那时候坐飞机去外岛啊！那外国人飞机师就一面开飞机一面递纸条给我，后来他有带我去玩，我就觉得夏威夷很好玩呀！我已经去了四、五次，每年都去，我还是想去，虽然没有坐同一架飞机，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总是心里有点甜甜的。

秀秀的自述虽是吞吞吐吐却是真情感人，组员们了解的、支持的态度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得大家都可以不带罪恶感，不自我压抑的说出心底的期望。同样在压抑中生活的三三说：

三：我觉得有可能尝试度假情。比如我很寂寞，到那里去度假的话，度个两、三天

，在完全不同的环境就比较放得开，然后在那个情况下认识某个人，也许几句话，就觉得蛮不错的，也不一定。比较放得开，原来的限制不存在嘛！

成熟女人的这番「度假情」之说，带动组员们开始思考自己在什么状况下会和人来上一段情。年纪最轻的华华觉得有时是无意中发生的，她说要讲她的初吻：

华：我小学时就和大学生在一起，和很多很大的男生一起玩，总觉得同年纪的男生思想都是幼稚的。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干哥哥，一个念成大，另一个年纪更大。那时候我在学吉他嘛！然后他教到一半，就做一些动作，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时候他教我弹吉他，我坐在他前面，在地毯上，他就亲我，那时我感觉很奇怪，我不是你干妹妹吗？为什么要亲我？我也很信任他，我们有到床上去，虽然我不懂，可是我有常识，那他有女朋友了呀，我又没有吃避孕药，如果怀孕怎么办？后来他就要我用手来代替，事后他对我说，他很怕伤害到我。我觉得他是个可以信任的人，后来他就出国了。

讲到这里，华华突然觉得这也不是她的初吻，高中毕业以前还有另外一次经验：

华：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我很糊涂，掉了皮包，检到我皮包的那个人就还我皮包，后来我们去玩，聊着聊着就聊到男女感情，我们上下学搭同一公车路线，他会在公车站牌等我。那时我念的是高中，他是高职，他好像比我小，感觉不搭

调，我要求的是平行的。我生日那天，他送我生日礼物，然后就亲了我一下，啄了一下而已，我就觉得头昏昏的，只不过嘴唇外面接触一下，那种头昏是一种混乱，眼前发黑。那是在MTV，那种地方很黑，又有枕头，像床一样的沙发，所以比较会发生那种事。

可是华华对初吻却有一丝愤慨，她说那是「很难过的一件事，因为他不是我很喜欢的男生」，而初吻被这样的男生吻走是很遗憾的，更糟糕的是，那还是个比她小的男生！难怪她一开始没想起这个早年的不悦经验，大约又是一个「其来有自」的遗忘。

华华自小就会和年纪比较大的男生在一起，好像「比较有一种容易去相信他们，去喜欢他们的那种感觉」这种对年长男人的依赖与偏好，看在那些相信爱情有年龄限制的组员眼中，是一件不太容易接受的事。组员们十分好奇这是如何形成的，因此追问她幼年生活中身边有些什么样的成年男人。出人意外的，华华的自述冲进了另一个禁域：

华：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复杂哟！我这辈子有三个男生进入我下部的身体，我六岁的时候我祖父用手进入，当时有流血，我觉得很恐怖，影响我很大。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明白流血代表什么，但是小时候我看书，流血总是不好的呀！后来我妈回来，我就跟她说，后来我知道血不流了。然后慢慢长大，对祖父的那种恨

就愈大。

组员们脸上愤慨混着同情的表情明显可见的，没有一个人料到华华会那么直接坦然的提出这么一个经验来。由于大家都不太知道要如何反应，组员们暗自决定缓缓地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来和华华一齐回忆并了解这件事情。这场回忆之旅于是一寸寸揭开了许多尘封的往事。

在华华的记忆中：

华：他下午叫我过去，坐在旁边，叫我脱裤子，他在床上，他的手就伸进去，我觉得很奇怪，但没反抗，那时候我很小嘛！大人说的话就听，然后他的手就进去了，我好像有哭。我流血，后来我妈帮我擦药，后来她自己也忘记了。我想她那时没做任何反应可能是她想，小孩子还小，没有月经，不可能出事。

自己也有三个女儿的秀秀脸上有一股悲愤的表情，不可置信一位母亲会如此掉以轻心，不当一回事的任它过去。同为母亲的英英则进一步追问：

英：问题是妳怎么跟妳妈做描述，她说不定以为妳跌倒呀戳到什么的——

华华回答：

华：我也在想我那时怎么跟我妈讲？我记得我是有跟她讲祖父的事，就是不知道六岁的表达能力是什么。

德华接着又说：

华：我其实蛮讨厌他的，因为他对我母亲不好，而且在言词上行为上，他会打我祖母，拿菜刀追她，反正就是很「变态」就是了。

组员们对这件亲人长辈性侵犯幼辈的事件固然是深恶痛绝，但是好像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防范之法。祖父毕竟是一家的大家长，是权威之所在，是家丑不可外扬的维护者。既然不能怪这个加害者，那就只好找别的替罪羔羊，讨论的焦点因此转移到母亲的反应上，以判断她是否「失职」。这里的失职当然不是说她在事前有没有看守好女儿，而是事后有没有做出适当的回应，而英英的质疑（「妳怎么跟妳妈做描述，她说不定以为妳跌倒呀！戳到什么的。」）正好点出这类事件的重要关键——到底孩子是如何描述的？因为，她的描述就反映了她对事件的理解。

成人在听说孩子遭遇某种和身体相关的事情时，往往由成人的理解出发，来斥责孩子为什么不逃跑，不抗拒，不赶快来告诉亲人。可是，对于一个不知道「性侵害」是什么样的具体活动，有什么具体意义的孩子而言，她从成人的教导学来的是：要做好孩子、乖孩子就要服从成人的命令，成人的举动都是有其道理的，成人的权威不容质疑，甚至成人打小孩的行为都是关爱的表现。因此，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孩子身历其境时并没有强烈反应，因为她们不觉得那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是日后成长过程中，听见看见我们文化对性的定义与描述，

才学会把早年的经验诠释为「性侵犯」，那时也才开始出现这些经验的冲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华华长大后会把祖父描绘为「变态」而不用「凶残」等字眼。换句话说，我们对幼年经验的回溯和描述总是被后来的理解和感受着色的。至于六岁的华华是如何经历、如何感受、如何报告母亲，这些都已不可考，并且也随着她语言和理解的成长而愈来愈无法原音重现了。

我们唯一可以断定的是：在多年的文化薰陶之下，华华已经沉淀了当年的经验，而且也已开始把这个经验和她生活中的另外一些活动串连起因果关系，间接地对这个经验作出评价。她说：

华：有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会那么快跟我男朋友做爱，可能是有原因的。当时也不知怎么的，很笃定的认为他是我爱的，所以才跟他做爱，他让我有很大的安全感。另外，我也想要知道，到底自己是不是处女。

由最后这句话看来，华华在成长过程中逐步认识了六岁时那个经验的可能意义，但是这种无意识的理解是很难捕捉或确定的。对华华而言，唯有一试身体才能真正让幼年的那个经验盖棺论定，成为具有确切意义和定位的回忆，不再飘浮在半真半虚之间。因此在华华的「第一次」中，她全心全意关切的是：「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流血？那时我已经很痛，可是还是一直想，为什么会流血？」流血倒使得华华「很安心」，因为她觉得毕竟六岁时的伤

害不大，没有夺去那个处女的象征，让她还是可以面对自己心爱的人，「如果我是处女，他比较珍惜我以前没和别人做。」

这样一个由期待到证实的「第一次」，在心里层面上固然有其定心的作用，但是并不减消肉体上的痛苦。华华自己说男伴试了很久都「不得其门而入」，虽然男伴前戏了很久，但是「玩了好久还是没办法啊！」因为她太紧张，心里又没有相应的情欲准备，几乎根本没有湿润，结果男伴只好强加插入。他一面尝试进入，华华就一面叫痛，那种痛的程度使得她十分生气。组员们问她生气是因为男伴强迫还是因为痛，华华说：

华：是痛。可是我恼怒又会迁怒，因为他叫我去洗一洗。他本来要抱我，我就不说要，我自己去洗一洗。洗完就看见他在床上呼呼大睡，把床占满了，我就抱着枕头到墙角睡觉，后来他醒了就跟我讲对不起，他睡着了，他就叫我到床上睡。隔天起来就蛮愉快的，觉得跟自己喜欢的男生睡一块，有阳光晒进来，就觉得蛮好的呀！

华华毕竟是个开朗的年轻女孩，早上醒来，也不痛，也就不气了，而且早上还又在男伴的要求之下做了一次，这一次「比较愉快」。追问之下，华华说是因为：

华：做过了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就比较容易，不像大专联考那么难。他说我没什么经验，才大二，学习能力这么快，要是再过几年就是高手了。

在大笑之余，组员不忘追问「学会」是什么意思，华华举的例子是法式接吻。过去在书上、电影中都看过，但是没有真刀实枪演练过，总是概念或想像而已，这次有个喜欢的、已有过肌肤之亲的男人抱着，心情又愉快，「热烈反应」就是「学会」了。而且她的诸多阅读和观影经验在此时很快的派上用场，使自己的表现十分熟练自在，反而令男伴吃惊。

华华的法式接吻勾起三三的初吻往事，尤其是那种难忘的「滋味」，三三有点怨愤的说：

三：嗯！那一次就是我把他当做我第一个男朋友，大一时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相约去念书，像图书馆那一类的，天主教的地方，可提供人家念书的，那我们就去院子暗暗的地方聊一聊。那聊一聊，他就将手围过来然后开始吻我，舌头就跑进来了，他起先吻我，我觉得那感觉是触电的感觉，蛮好的，可是等他舌头跑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很脏。而且最主要的是他抽烟，给我的感觉很不好。

后来在我的印象中，跟这个男孩子常常都是他主动的，其实我心里面蛮期望的，每次分手呀，如果他只是抱抱我，亲亲我就好了，偏偏这舌头伸进来就不太好了，想拒绝他又怕他不高兴。比如说分手的时候，他回他的住所，我回我的宿舍，我们都会吻别，其实是蛮期待的，可是期待后呢？又觉得不是很喜

欢，感觉是蛮矛盾的，然后基本上就没有下一步的动作，顶多抱在一起，下面也隔着衣服会碰到，会感觉对方的存在，可是没有感觉什么所谓的（生理）变化。

原本华华在描述法式接吻时只注意到对方的舌头是「湿湿软软的」，但是三三却只记得「烟味」和「脏」，这个差别当然和三三幼年严谨的生活有关。三三曾经说过和丈夫口交时觉得自己的性器官「很脏」，此刻谈到法式接吻时，同样的形容词再度出现。这种对身体的避讳及厌恶，在一个过度压抑性、压抑情欲、净化身体的社会中十分常见，使得女人男人虽然感受到情欲的强大吸引力，却只能「矛盾」的拒斥或厌恶，而无法全面投入，放松享受，或者像三三在上一章中所说，在幻想「非自愿的性活动」（如强暴、轮暴等性暴力场面）过程中，才能暂时放下严谨的自持，放弃对洁癖的固执，在某种「自弃」中达成高度快感。因为，只有在这种幻想的强迫中，三三才能借用外力来冲垮身体的冻结状态，只有在性暴力的幻想中，她才能靠着强大的刺激来唤醒身体的沈睡状态。

这么说来，一般通俗论述说「女人喜欢男人用强迫的」或者「女人其实很享受性暴力」，这些说法所反映的并不是女人「天生」喜欢如何如何，而是女人在文化压抑的塑造中形成的情欲轨迹。每一次三三感叹的说「我其实心里好想，但是我也知道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要是三三成长的环境有更开阔的空间，她该不会有那么大的无力感吧！要

是她生活在比过去稍微自在文化中，她可能有更大的勇气去尝试开拓更多的人生选择吧！

比起年近四十的三三，二十出头的燕燕又是另一种懵懂。燕燕的初吻是那已婚的主治医师：

燕：初吻呀，当然是跟第一个男朋友呀！所以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是在一家MT V，都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呀！也没有预期会发生这样的恋情出来，因为他实在大我很多岁，大概四十五岁吧！我那是高三实习的时候，都把他当大哥看，不小心就这样他的嘴唇碰上我的嘴唇。那时一点感觉也没有，回去就想了很多天，怎么会这样呢？没有预期到，他的手就在那一直摸呀！可是都没感觉。

燕燕是后来交往了一阵子之后才有感觉的。她说大概是「出去的频率多了，亲吻的频率也多了，所以有一些『感情』出来」，可是身体和心理上的「感觉」还是不太好。据她说是因为自己一直觉得不应该那么亲密；毕竟，那男人是个已婚的医生。

燕燕看来是个清纯的年轻女孩，在交往当时对情欲更是一无所知（连手淫都没试过），像这样的女人要如何说服自己涉足身体的活动呢？组员追问。燕燕一半向往的说：

燕：那时候我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因为那时候觉得女人的贞节是很重要的，心态

上可能会把你当做一辈子跟随的人，既然我把第一次奉献给你，我得对我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他结了婚，我只有跟自己讲，可能会跟他一辈子呢！或许就是情妇！可是这近几年比较想通了，才分手了。我以前比较有「我跟你走了那么久，你就会跟你太太离婚」的那种心态，现在比较想通了，分手也无所谓了。

组员们沉默的听着，不知道接下去该说什么。女人为了一些由熟悉转换成的情愫，或是为了捉住某种微妙的归属感，挺身投入连自己也不满却又无力无奈挣脱的亲密关系，这好像也是在求偶活动诸多限制的社会中颇为常见的窘境。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手边的鸡肋骨还是抛不掉的。

一旁倾听的三三自从讲了那个满嘴烟味的男人如何突破她的防范，夺走她的初吻之后，就有一点懊恼。在记忆的搜寻中，她找到了一个还算满意的深吻经验：

三：其实我先生也不是第一个和我法国式接吻的，第一个深吻的男人是我的第二个男朋友。

在毕业晚会结束之后，因为我是学校编辑所以不必立刻返乡，在学校这段期间，我就鼓起勇气写信给这个男孩。我跟他讲，我要离开台中了，有点跟他

道别的味道，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他道别，他也住台北呀！我只知道这段感情让我很痛苦，希望环境改变后会忘掉，所以我写信约他见面。

那一次我的感觉很愉快，我是在火车站见面，然后就去台中公园聊天，聊一聊就坐在椅子上，我就告诉他，我毕业了，我以后要做什么……结果突然他就抱着我，吻我，我就觉得很纳闷，在这中间也没有什么相处，怎么会有这种动作？我在想可能是我要跟他道别，他也有那道别的感觉，好像是施舍，然后他就把舌头伸过来。

那时的感觉很好，我也有一些回应，在那种感觉中沉浸很久，非常好，连被蚊子叮得屁股肿了也不觉得什么。结束后，我们就手拉手搭车回学校了，到宿舍时想吻别，但是太亮，不能吻别，然后就告别了。

三三和年华一样，也是心理没有多少准备之下就吻了起来，可是事后会一直回味，不断期待下一次，可惜这个男朋友后来并无下文，三三因而沉寂了好一阵子。好在后来又有了一个新转机：

三：值得一提的，就是第一个男朋友去当兵的时候，我有写信去安慰他，那也有回信，信中写了很多很那个的词句，那时我觉得他也很可惜的，因为他很有才华呀！然后我就决定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站卫兵，看起来穿着军服

满帅的，后来他就去跟班长请假，就陪我出去，后来就下雨，我们就躲在一部军车里面，以前的感觉又回来了，后来他就吻我，我好紧张。（「还是有烟味吗？」有人多嘴一问。）当然还是有烟味，而且还加了部队的味道。我是极度的不愿意，但又觉得他蛮可怜的，就算了！

后来我就躺在他怀里，他就开始亲我的乳房，我觉得不对，很不舒服，我想是因为我在施恩，而不是自己喜欢，因此不舒服，他有吸吮，我也没什么感觉，只是一直用手挡在下体，结果他也很自制，没有再下一步，后来我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和他连络了。

三三和比较喜欢的第二号男友仅止于美好的亲吻，但是后来竟然容许不太喜欢的第一号男友做了不少的身体探索，听起来有点费解，但是，其实这倒还是颇常见的现象，至少华华和燕燕也都有类似的莫名情况。

事实上，在一个把性当成禁忌的文化中，女人的情欲和身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启发和经验，因此她们对于性活动只有惶恐和模糊的想像。于是当情欲活动真正发生时，女人们惶然不知如何理解每一个细微的触觉，她们无法捉摸心中有何相应的感受，更因为比男人缺乏这方面的资讯，所以没有什么行动选择供她采取，以便投入并参与甚至主导这个情欲活动。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中，女人们唯有以「守势」来对付男伴的进攻：在「半推」中保持本身

的一点点主权，而在「半就」中逐步摸索着进行她们身体情欲的开发，因此在三三的半推半就中，身体攻势比较强（比较敢）的一号男友自然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随着经验增多，女人的情欲需求和「容忍度」也变得比较大。离婚已数年的梅梅就说初期的身体活动不会使她情欲波动，但是「第二次就会有期待，很想和他见面，还没有见面，下体都会有充血的感觉」。这种情欲的逐步开展是在茫然中向未知的身体和感觉挺进。同样年龄的三三唱和梅梅的说法：

三：像我跟第一个男朋友也会有那样子的情欲，只是不知道下一步会干什么，不知道那情欲会是什么？比如说，会很热呀！或很麻，会飞起来呀！不晓得下一步要干嘛！但没有下一步，所以就不知道，因此每次见面都会期望那种 feeling，而且每次都希望能有更高的刺激感觉。但是也担心有下一步，不知道会怎么样。

由于梅梅和三三例子来看，在情欲开拓中的女人就好像华华幼年被祖父侵犯时一般，不确定自己在经历什么。眼前是茫然的未知，身体是火热的期待，心中或有不豫或懊恼，但是她们仍是经历了这一寸寸的探索，在思绪翻涌中找寻意义，找寻快感。

三三、华华、燕燕的初吻都是不太有感觉，只有一些讶异，但是英英的初吻却是电击全身的，英英的生动描述更电击了组员：

英：我初中、高中念的是女校，所以我在上大学以前对男孩子可以说是空白的。上了大学就开始有人追我，可是我都不想交男朋友，因为我很有野心，我想当博士，我很想念书呀！所以可以说在大一的时候，都没有很深度地去交男朋友。一直到大二的时候才有一个结过婚的男孩大我五岁，他用那种穷追不舍的精神追我。俗说说：「烈女怕缠夫」，还真有道理。

他是研究生，很会念书，文笔非常好，我很倾心，但是他不高，才一六二公分，一点也不合乎我的标准，我自己是喜欢个子高的，不一定要帅，但是他就一直跟着我走，我又不好意思说不。他是已婚的，脸皮比较厚，像过马路就会拉我的手，我觉得可怕极了，像触电一样。

我当然没有忘记他是已婚的人，但是当时我自认还没爱上他，而且自以为很坚强，有人追我，写信给我，我就会很乖的拿去给他看，他就说放在他那儿，那时我就很听话，没再交别的男朋友。他就像长辈一样，有时我脸色苍白，他就知道我MC来，他就会有一些比较关怀的举动，我觉得很温馨。他就像是一点一滴侵蚀我一样。

我们有时去没有人的地方，他就会亲我一下，可是就这样我都吓呆了，想哭。我告诉他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不检点的举动，会让你有这种冲动？而他

居然哈哈大笑，说「我就是想亲妳而已」，后来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的清纯令他心动吧！我那时很难过，好像什么东西被偷了似的，就要哭了，回去就一直很不舒服，根本一点快感也没有，是有一点刺激，但是自尊心受打击最严重，我觉得没有跟他好到他可以吻我的地步，他也没问我同意。

后来我们去咖啡店的火车座，他就吻我，不是法国式的，他只是把嘴唇放在我的嘴唇上，我们两个人都动，就这样一个小时，也没喝水就这样吻了一小时，我闭着眼不敢看，好像醉了一样，他抱着我，我的手垂着，快要昏过去了，又缺氧，好累，两个人忘我的就这么吻了一小时。

讲到这里，组员们已经笑得东倒西歪，想像不到英英这么独立外向的人，当年会有那么被动脆弱的时候，更不敢相信有人会四唇相接一小时，什么都不做。大家狂笑了一阵之后再继续追问这惊天动地的一吻。英英承认当时「慢慢就觉得舒服了」，腰部以上的身体有亲密的接触，而且她还记得「我有推他的手」，不过，那双手却开启了另一个世界。

英：抚摸就有感觉呀！我从来没被男生抚摸过，他一开始慢慢抚摸我，我就有感觉了。其实他还没抚摸到乳房，摸背脊，我就要散掉了。后来他摸我的乳房，后再再摸背脊骨时，背脊骨就比较没有感觉了。

英英在初吻的轻啄中有「自尊受伤」的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被偷了」，因此此刻自

已检讨是否有不检点的举动以致引来此一亲密行为。三三、华华、燕燕在初吻经验中也都有心不甘情不愿的初步反应，好像身体是一个很特别的疆域，不到某种交心的程度之前不容易容许任何形式的亲近。有意思的是，对她们而言，这些在心理和情绪上的感受并没有足够的能量来禁止她们下一步的身体探索；相反的，即使是禁忌的关系或禁忌的场所也挡不住对身体的莫名吸力，身体尚未深刻冻结的女人们总是一步步向更高的兴奋感前进。

这些探索有时不一定和强烈的情感有关，而可能是一时的冲动或感动，或是难以拒绝的邀约或突袭。但是二十八岁才结婚的梅梅的例子则是长久期待的实现，而这个对象是她的第一个恋人，也是她的前夫。梅梅有点甜蜜有点哀怨的说：

梅：我跟我先生交往八年，我们是从笔友开始的。他那时候在交大，刚开始是他的同学征笔友，他很惊讶，怎么有一大堆信，他就挑了一封，正好是我的信，然后我们就通信，大概半年。

我们第一次的初吻是在他的宿舍，我最记得那天是他们校庆，而且是蒋中正去世那天，天下好大的雨，因为他们学校在新竹嘛！所以我们要坐火车呀！那火车很挤，就第一次我们靠得那么近，他将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感觉蛮好的，后来有位子坐了，我们就坐在一起，也觉得蛮好的，后来就到他们学校的宿舍，没人，我就在房间，他就去上一号，我趴在桌上，他回来后，我也不

知道为什么，他就亲了我一下。

那时我脸侧着趴在桌上，他吻在嘴角，我也稍微转过去迎合他。我觉得两个人的嘴唇都嫩嫩软软的，很舒服呀！后来他有把舌头伸出来，我也吸了一下。当时我们很紧张，因为怕同学回来，抱了没多久，我们就赶快出宿舍了。他有点想哭，但是，不是因为受侵犯什么的，而是很激动，他「终于」吻我了。

梅梅那种长久期待终于得到满足的表情使得组员感到一阵窝心。问她为什么是「終於他吻我了」，梅梅幽幽的叙述了她和丈夫婚前的一段沧桑。梅梅一直很喜欢这个男人，但是因为男方很穷，不敢奢望什么，因此事事也比较被动，往往要梅梅主动才会继续发展下去，而这次在他宿舍中的亲吻是他第一次主动表达爱意，也难怪梅梅激动得要哭。

这厢的梅梅娓娓道来，那厢的三三却在这段故事中重新思想过去，改变自己的看法。三三恍然大悟的说：

三：我想梅梅的感觉跟我是一样，其实刚刚我这样描述第一个男朋友，那是因为我

我不喜欢，所以我尽量草率的带过去，可是听她这样讲，让我仔细一想，觉得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举动，我也蛮喜欢的，只是因为他不是我所喜欢的

人，所以不去仔细的回忆个中滋味。

工作坊的叙述活动是一种生命的重组。像组员们过去对某些事情是迷迷糊糊的，有些模糊的印象，但是没有清楚的理由脉络，而是想当然的把这些印象用最浅显的方式留在脑际。所以当她们聆听别人的故事时，也是在对照自己的这些生命历程，然后再用话语说出自己的故事，有头有尾，有先有后，她们于是逐渐在叙述中理出一个秩序流程，而且还可以在修正的版本或补足的细节中另行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组员中的三三就经常做这种重整，让记忆重新翻新，刻划一个不同的过去和未来。

这种重整生命的过程当然也有其具体效应。工作坊中回溯往事就为三三带来一些强烈的感受，下面是她和我们的对话：

三：我觉得参加这两次的回忆讨论，对我来讲是蛮困扰的。

何：妳是说这些回忆？

三：除了回忆，连谈这个主题都很困扰呀！

何：怎么个困扰法？

三：本来我跟我先生不是很好，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工作上，虽然工作上偶尔会有

联想，但是讨论这个主题，让我就联想很多，我就觉得很困扰。

何：原来妳把它关在一个房子里面，而现在妳把它打开了。

三：但是这个打开了就很困扰。

英：妳是不敢打开吗？

三：不是不敢，而是不打开比较安全。对我目前的情况来说，不想比较好，想它会打扰我的生活。

英：妳不想把它抓出来。

三：对呀！这样比较安全，就像今天早上，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和我一起去打球，后来他就把上衣脱了，就让我有很多联想，可能没有进一步但是就有视觉的刺激，后来他又帮我按摩，我就联想更多。

何：如果没有参加这个工作坊，妳就不会联想或刺激了吗？

三：比较不会……会降低刺激的可能。

何：这几个礼拜讲的东西，会不会在妳的幻想中出现？或再退一步，在讲的当儿，当妳听见别人在讲的时候，妳会不会有一些些情欲上的波动？

三：我刚才听梅梅讲，我就在想早上那个情景，所有的激动都出来了，后面还有连续剧，就是有外遇。其实，如果我给他机会的话，一定会有。有时候我听到人家说有外国情人，对她多好多好，我就觉得我真的好可怜喔！怎么都没有这样

的机会，就很想哭。我常问自己：「我就要这样子活下去吗？」，可是现在我还有点动摇，我只是没有讲出来。实际上我周围的男人和机会还很多，然后也一直会去想，想到最后，我几乎要去做它，可是又想了很多，还是觉得不行去做，想到以后可能……权衡之下，可能有所得，也可能有所失，可是相对下，可能失会比较多，所以就……

三三的一番坦言描述了自己矛盾挣扎，组员静默的听着，想不出来要接什么话。三三在家中的情欲处境是呆滞而无出路的，大家又都看得出来，我们猜想她之所以热衷于参加各式各样的成长团体，甚至加入我们的工作坊，大约也是在学习出路吧！过去她参加过一个成长团体，其中要求学员用剪贴拼出一个人生远景图，有些男孩子会剪汽车呀什么的去贴，三三却剪了一张极大的旅狐休闲鞋广告贴在自己人生远景图的正中央，广告上的模特儿男女只穿了一双绿色和一双黄色的鞋子，然后有两双裸纠缠的腿，没有衣服，只有性暗示。三三把这个人生远景图贴在自己的房间一、两年，天天看。三三自己承认很看重情欲上的需要，可是目前已有婚姻关系及其他的人事关系纠葛，想改变也难了，因此只有看着自己的「人生远景图」幻想。

其实，我们的工作坊活动带给三三某种「困扰」（也就是情欲波动）是可以理解的。女人在人生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各种成长团体的空间可供资讯及感受的交换和流动，连私密如

爱情经验也可以在三五密友中间获得纾解。唯独在身体情欲的事上，每个女人都孤立的锁在各自的心中，不但没有先期的资讯准备或具体操练，也没有后期的检讨反省或实验改进的机会。女人只好在暗中摸索，跌跌撞撞的在人生的机遇中碰缘分，试运气，来逐步构成她们个别的情欲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知道其他女人怎么走出她们的情欲道路，以便参照自己的情欲可能。

三三的幸福（或不幸）和其他组员一样，当她们在工作坊的坦然交谈中认识了各个女人的情欲多样发展时，有些人是欣喜的尝试别的生活样式和情欲品味，有些人则是怨叹自己走不出眼前的局限，打不开情欲的僵固局面。而我们在工作坊中的观察是：生长在比较封闭年代中的女人，牵绊及包袱都多，像三三的某种洁癖或秀秀高度敏感的人格个性或梅梅的坚持形象及原则，都成了她们突破求爱时的阻力。而三三所说的内在挣扎正描绘出这些女人在社会文化包袱重担之下的困境：热烈向往新生活，但无力割舍长久在旧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安全感。

在这种矛盾的处境中，中年女人三三的感受是想前进又不敢突破，同样处境的秀秀则比较常向后看，惋惜自己当年曾经错失的诸多缘分。前面我们已经听过秀秀说她年轻时有很多追求者，但是她都正经八百的拒绝了，有时是因为心高气傲，有时是因为不知如何交往应对，在那个封闭严谨的时代。秀秀回味自己的初吻：

秀：那是一个我蛮喜欢的男生，来实习的，他小我两岁，我们那时候就会说，那是弟弟，不算男朋友。他长得高高帅帅的，身高一八〇以上，他每次经过看见我就对我笑笑，我觉得他的外表蛮吸引我的。然后中秋节他就约我到圆山饭店外面去赏月，就在那种浪漫气氛中吻我，那边暗暗的，很多人各自有伴，我想也有一点那个意思，那我就觉得感觉蛮好，可是也在想，我怎么这种样子，怎么会和他吻，不过想想也蛮甜蜜的。以后我就避着他，不理他，不了了之，可是我好喜欢他，只是他比我小两岁。

秀秀后来不再和这个男孩交往不见得是只为了年龄问题，另一主要原因可能是来自她一贯承受的严谨教养，只要对方有身体上的进攻，而自己有一点情欲波动时，秀秀便会不自觉的用坚壁清野战的方式来消除这些机会。她自己说这叫做「理智型」的反应方式：

秀：我也是很理智型的，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自己很幼稚。像有一次参加舞会也是看到一位高高帅帅的，长得很好，他也是一直请我，那时他有一位朋友，他却没有送她回家而一直要送我回家，那时候他好像也是要强吻我一样，我就觉得，怎么会那么轻浮？后来见面，我也是不理他，每次都这样就不理人家了。

秀秀的悔恨表现在「理智」与「幼稚」之间的差距上：她觉得自己抗拒别人身体接近是一种「理智」的反应，但是现在回首却觉得当年放过一次次与条件很好的男孩亲近的机会是

很「幼稚」的。更严重的是，现在想再重新开始，想和男人发生点浪漫邂逅，却怎么也拉不下脸，放不下身段了。这长久的身体禁锢已在她的脸上身上刻下了「别想亲近我」的记号，即使心中火热也提不起足够能量来冲破惯常的拒绝了。

或许是为了提起秀秀的兴致，增强组员的信心，被大家公认情欲本事最高的蓓蓓这回又以戏剧化的开场白引入她的初吻经验：

蓓：我觉得我越来越不能相信自己，我听到各位好厉害喔！都会让男孩那么付出心血用心地追妳们。通常这个工作都是我做的。

以前我从我女朋友口中听说，男孩子一直要吻，而她们都一直拒绝，可是我觉得我的初吻，好像是我自己设计的。我一直很期待他吻我，我一直觉得接吻没什么不对呀！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很喜欢比我小的男孩子，在大的男孩身上，我可以发现可笑的事情，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年纪小的男孩子很单纯，有活力，很好，而年纪大的男孩子，做什么事情都那么鬼鬼祟祟的，不自然。我就不像别人这样，不用吻，别人又硬要吻，我自己的吻好像都是我设计的。

就说我第一个初吻吧！在高二的时候有个男孩子我很喜欢，而且好像是我从很多女孩子手上抢到的，那时他高一，我高二，我们参加社团。参加社团

嘛！那他一定是跟高一的女孩子混在一起，那我们高二的一定跟高三的，然后这当中有很多漂亮的女生，那我也喜欢他，而他又都跟她们在一起。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去玩，我就看到他很忧郁的样子，又长得很漂亮，那我就走在后面，后来我就找机会跟他讲话，他没有理我。讲到初吻，我就一直想找个地方，没有人，只有我们俩个的地方，那有一次我们俩个就去中央大学玩，然后我们就到湖水那边，到有一棵树的地方，坐在树下，他也没有想到，我就一直靠过去，跟他聊天呀！然后他才吻我，我就很高兴，第一次吻的时候好紧张，我们都咬到对方，因为我们俩都不会吻。

两个不会吻的年轻男女第一次吻却已经开始咬到舌头，组员们不禁佩服蓓蓓毕竟还是比她们吻嘴角或者鸡啄米或僵坐一小时厉害得多。蓓蓓一再强调，吻是自然应该发生的，即使对方没什么主动表示，她也会胡思乱想，觉得应该接吻才是，所以她和那个男孩一见面就会吻得天昏地暗，充分投入个「自然的活动」。

蓓蓓觉得自己在身体情欲活动上的活络自在，和她的家庭关系有关。她说父母相差十七岁，彼此认识不深，相处也不好，父亲又顽固保守，母亲在家中并不快乐，一缕心肠都放在孩子身上，因此，她从小就常常被母亲搂抱，到现在快三十岁还是如此。或许因为这种长期的触感刺激使她的情欲发达的比较早，比较没有太多压抑和阻碍，对身体的活动也比较没有

负面的评价。她说说着就讲到一个例子：

蓓：我有一个女同学，她有两个男的朋友，年纪比较大的大约四十八岁，那我们一齐去喝酒，喝得醉醉的，后来大家就说划拳，谁输了就吻谁。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个男的必须吻我，结果我第一次被人吻进喉咙这个地方，是前所未有的感觉，以前我以为自己会吻，可是这次一吻就欲火上升，不可遏制。可惜我不喜欢他，不会跟他怎么，如果是我喜欢的人，我就会主动去接近。

蓓蓓的「深喉之吻」使得情欲经验十分贫瘠的秀秀张大了眼睛，不敢置信，想像不出来那样的吻会是什么景象，更不敢想像怎么和一个陌生男人用划拳来决定要不要吻。这种冲击大概也算是三三口中所说的「困扰」之一：当女人听说别的女人居然有别种身体享受时，她自身情欲的波动是蛮自然的。会不会有具体的影响或行动，就要看这个女人的包袱、个性和她眼前的处境了。

第4章

激情之交

懵懂的身体／奉献给他／性的后顾之忧／

百闻不如一吃／重质不介意量／豪放女逻辑／

性与权力／女女全垒打／学妹之恋／母亲的性暴力／

情欲的多元口味／一旦失贞就要献上一生？

一般人都认为情欲是自然的，是不需要学习或经验或思考理解就会的。他们认为女人的身体只要被抚摸就会有反应，很快就可以投入性爱，享受愉悦。坊间的黄色小说和A片更加深了这种错误的看法。例如黄色小说和A片中的女体永远是那么容易被挑逗，被说服，即使是处女也很快在性交中得到乐趣。这种描绘当然只是纯粹男性性幻想的情节，因为，身体不是被摸就会有愉悦的反应，性交不是只要男人持久粗大，女人就会得到满足的高潮。事实上，整个性爱过程及其感受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脉络中进行，这是个重要关键。比方说，女人是否被胁迫，是否被情感勒索（「妳爱我就该给我」），是否全然自愿而且投入，是否有道德压力，是否和对手有其他的怨恨纠葛等等。另外，在这次的性经验之前有多少情欲资源可用，有没有操练的机会，过去曾经有过的情欲经验如何，对本身的情欲状态作何评估等等，这些因素都主导了此刻的身体感受。

换句话说，身体上的情欲感觉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一个在现有情欲框架之下慢慢摸索、练习、经验的过程，更是一个由每个个人在生命历程中透过现有情欲文化的资源来赋予意义并创造意义的多变活动。这正是我们在工作坊交谈中深切体认的。

事实上，当一个女人的身体感觉不曾开发，情欲经验不曾发生之前，她即使与人亲吻或甚至彼此爱抚，也不一定明确的快感和理解。组员的初次性活动多半在这种懵懂中完成，感情上的意义大过身体的愉悦，而文化的薰陶则直接影响到她们对身体的看法。

做护士的燕燕最有机会接触异性的身体，不过，出于职业的关系，她看到时并没有什么感觉；或者更明确的说，她预先就把男性的性器官当成一个医学的事实，因此这个器官在她眼前出现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可是她也提到，有些实习女医生在帮男病人导尿时，要把尿管一点一点的塞进男病人的阴茎中，接触的机率高了，有些男病人（不管是因为不由自主或是有意）就会在那时射精，女医生就会哭出来，据燕燕说，这些女医生是觉得「好像受了污辱，觉得很委屈，她认为『我今天在为你做一件事情，而你却在欺负我』这样」。

换句话说，在一般的状况之中，女医生及护士有足够专业的信心把男病人的性器官当成病理或生理的处理对象，但是当这个器官展现性功能时，女医生和护士觉得身分降为女人，她们就觉得「吃亏」了。这么说来，在一个性别不平等，女人容易「吃亏」的社会环境中，专业身分的力量还有待加强，才能抗拒「吃亏」的感觉。

由于燕燕本人并没有遭遇过这种情形，所以她对男人的阴茎的第一次强烈感受是和男友相处的时候，而反应是：「觉得好粗好大哟！」

燕：嗯！我跟我第一个男朋友认识很多年了，大约是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我们每次下班，他会来接我，然后去吃宵夜，后来就去宾馆休息，他也要求过很多次，都让我拒绝了，也拒绝成功了。怎么拒绝呢？因为有前戏呀！前戏之后他就会想要，我就说不要，当然不能附和他呀！比方说，腿不张开，他就只能到上半

身，到抚摸的动作，要坚持的跟他说不要，他就知难而退。我想那种东西进入身体的话，应该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会觉得并不是很干净。我以前也想过，它只是男生的生殖器官，也是排泄器官，它是同一个洞，但是精液从那边出来，小便也从那边出来，我会觉得蛮不干净的，因此我也不太能接受口交。虽然我曾经去享受那种感觉，那是很美好的，可是我一直都无法接受它。

这么保守自持的燕燕到底是因为什么会和已婚的男人去宾馆的呢？她说：

燕：以前比较年轻，看到周遭的同学朋友都有男朋友，很羡慕，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他已婚，可能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男朋友，所以就和他一起了。

护士的工作生活不规律，交友圈子的狭窄和无出路是燕燕一直不满，一直想谋求改变的。而周遭有不少同样处境的护士朋友和已婚但多金的医生们交往，或者做小老婆，尽管没有名分，却也至少有个归属的成就感，外加一些非常具体的物质利益，因此还真有不少同事走了这条路，最后，连燕燕也这么做了。拒绝多年，为什么会一夕之间崩解呢？

燕：后来呀，几年之后，我是觉得女人的第一次，应该要奉献给自己老公或这辈子里最爱的人。突然觉得他是最爱的人，就奉献出来了。事后他有跟我道歉，也给我一些保证，说妳可以搬出宿舍来跟我住，我可以给妳如何如何的物质生

活，但是一直都没有提到他跟太太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处理。

那天我们并没有很长的性交过程，因为我要陪他去看门诊，他在另一家医院出门诊，算算看，时间也差不多，就走了。

我有一直流血，又很痛，我就在想，这样值不值得呀！都恍恍惚惚的，连上班都在想做爱的情形。那时我也有很强烈的感觉，想要和他分手，可能是道德压力太大吧！

可是后来还是继续在一起，医院的空间太小了，不容易真的分手，也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还是约会，也有继续做爱，因为他要求嘛！我又不善于拒绝别人。我始终觉得和他做爱不太舒服，也没办法改进，搞了四年，每次做完都后悔不应该有这种行为，直到第二个男人，另外一个医生，是单身的，出现。

这两个男人相差十岁，但是第一个男友「随便摸两下就想进去了」，第二个男友在前戏中比较挑逗，再加上他不是已婚，没有太多道德上的包袱，前景（婚姻的可能）又不错，因此燕燕心头也自在多了。只是，前面曾有过一个男人，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事实：

燕：我怕如果让他知道我不是处女，会影响我们交往，我想男孩子虽然他们在外面都会那个，但是他们也会蛮在乎女孩子的第一次，后来我男朋友说不会在乎，我心里也比较无压力，那第二次，第三次，就蛮能享受这种性乐趣了。他自己

也说，「妳大概也听过很多，我自己很多花边消息，我并不在乎女人的第一次」。

燕燕认为这两个男人的性格差异也影响了他们在床上的活动。第一个男人「郁郁寡欢，不得志，他常抱怨当医生有什么好？人一生来就会死啦！为什么要结婚生小孩啦！不太爱说话，看不开。」但是第二个男友年轻些，虽然在工作上常看见死亡，但是还是开朗的。燕燕认为那个爱抱怨的人是比较没有耐性在床上取悦女人的。

燕：在交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他的需要，不是我想要的，可是跟第二个男朋友，因为我有享受到，所以我也会需要。

这个评估当然包含了燕燕个人主观的成分在内。毕竟在和第一个男人做时，燕燕仍是在处女的状态中，不知如何反应，更遑论主动要求，可是经历了第一个男人之后，燕燕的经验多了，胆子也放开了，在和第二个男人亲近时，已经可以预期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做爱比较得心应手，自己也就会比较笃定，比较有要求。

燕燕的回忆和比较引发了大二的华华自我反省，她也开始回想自己第一次做爱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华：第一次做爱时会发出叫声，那不一定是享受的呻吟，而是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也许是痛的，可是男生不认为会痛，就以为妳是在享受，可是我也不知道

那是不是叫享受。我想如果对方是妳喜欢的就叫享受，不喜欢的，像强暴，那就叫痛，重点是我喜不喜欢他。

华华的说法暗示，当事人对于一个情境的认识与评估，决定了她身体的感觉是痛苦还是享受。换句话说，即使是同样的阴茎，以相同的角度、力道、部位进行性交，它所带来的感觉却可能是痛苦，也可能是享受，就看这个女人如何理解这个性活动的意义了。

有人问那个享受有没有阴蒂、阴道之别，华华说「搞不懂呀！」。英英以过来人的口吻说：「其实妳还不知道，懵懵懂懂的，不清楚什么叫爽，不知道什么是最高点，只知道心中因为喜欢而来的快乐」。华华不置可否，只是强调整个做爱过程中的感觉「都一样呀！没差别，就是酸酸的而已」。问起她对阴茎的印象，华华又比又划的说了个刺激故事：

华：在医师诊所门口有图片，多半是有长疮的样子，我也不敢直视，就闪过去，只知道有一团东西，还有长长的一条。后来和男朋友在一起，也不太敢看，一直觉得不该看，不干净，可是又好奇，看到之后想，嗯！我终于看到了，觉得大大的，他要我口交时，我会张开眼偷看一下，再赶快闭上，摸到觉得大大的。他想进去时很痛，进不去，我只有随他导演动作，一边偷看他的表情。我要他关灯，偷偷做，但是他想开灯，不然就看不见我的身体，说是看见才有刺激。

在华华的叙述中，第一次的性交好像是一件发生在她身体之外的事情，而她自己只是一

个有距离的观看者而已，她好奇的跟随着对方的行动，一步步的研究发生的事情。她没有提到过快感，也说不出做爱有什么好的，或许英英说她懵懂还是真有几分道理。

说了一阵，华华又想起她还见过另一个人的阴茎，她说有一回她的干哥哥要她用射精，当时她才高中，「道德意识更强，更不敢看」，因此只有在触觉上知道那东西的存在，而且由于更没概念，摸完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由组员们的叙述中，大家认清了一个神话，过去常听说的第一次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多么享受，可是组员们的经历一再的说明，第一次往往是紧张痛楚混着错综纠葛的情绪。如果第一次有什么特别的，那也只是特别的无知吧！

不过，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献身、爱恋等等——女人们奋不顾身的走过了第一次。

梅梅的理由是为了要先斩后奏地逼家人准许她和爱人结婚。

当年，梅梅二十八岁，在那种传统的社会中，二十八岁还对性事无知是挺常见的。梅梅和爱人的路途一直不顺，男方穷，经济上不允许结婚，分手过三次又再复合，他们决定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谈订、结婚，所以相约去松江路的一家宾馆。据梅梅说，因为是第一次，什么也没有经验，没有什么前戏，接吻之后抚摸上半身，然后就做了，两人都没有什么快乐的

感觉，梅梅甚至说没什么印象。那天晚上没回家，妈妈好紧张，猜到是怎么回事，第二天就去男方家中谈亲事了。后来订婚的第二天，正好男的有三天假，梅梅就和他去日月潭，这第二次的做爱就舒服了，因为心理上无压力，又比较知道要做什么，两人都很想要，虽然男的即将出国深造，两人都觉得很甜蜜，和第一次迥然不同。

同样中年的英英说，听来听去，发现她自己也是属于慢慢了解自己身体的人：

英：刚开始的时候我才二十一、二岁，我男朋友是结过婚的，所以他很懂，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他，因为不是我心中理想的高个子，但是他比较强，一直要和我有肌肤之亲，都是他，我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需求，但是他占据了整个大学生活。

差不多在半年后，他就一直要带我去乌来北投的宾馆，刚开始我是不要呀！后来他就半推半拉的说这样不好看呀！我才进去，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当时怕怀孕呀！所以我就一直没让他的阴茎进去我的身体，我也没有看他的阴茎，那他可能也怕我怀孕，所以他也是都停留在阴道外面，泄在外面。

往后两三年，他都是在外泄掉，也许他这样碰碰就很知足了，我一直都没有看他的阴茎，也不敢看。真正看得清清楚楚摸得清清楚楚是结婚后和我先生，那时才真正进到里面。那时心里比较轻松，名正言顺了嘛！可以进去了。那之前都

是名不正，言不顺，做起来就是不对劲。

英英和那个缠着她好几年的男人因为名不正言不顺，所以没有什么愉悦，只有惶恐。后来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名正言顺了，看清对方的性器官了，但是仍然没有太多愉悦，直到

英：我觉得真正感到舒服是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其实我不是要那么快怀孕，但结婚第二个月就怀孕，那时候不敢吃孕药，怕以后会不怀孕，而又不能装避孕器，所以就算日子，又没算准，所以就怀孕了。在怀孕期间也不是很享受，直到生完小孩，才有高潮。可能是怕怀孕，所以不能松弛，有压力，当然前戏很舒服，可是真正进去以后又很紧张，因此不享受。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时候我先生都比我快，这大概也是我比较没有高潮的关系，但是我都没有要求他配合我。

一连几个组员谈她们的做爱经验时，都指出女人很难忘我的投入性爱活动。她们担心名不正言不顺、担心怀孕、对性活动茫然不知所措、考量未来前景、怕脏怕痛、心慌意乱等等，在这么多因素分心之下，做爱难得能爽。通常都是经验多了些、关系稳固了些、自己接受了无奈的现实、或者放开忧虑之后，才逐渐进入情况，慢慢学会自己投入性活动，创造快感。

素以戏剧性开场的蓓蓓叙述她首度面对阴茎：

蓓：我还没看到就先吃到了。你知道嘛！百闻不如一见，二十岁时我住在地下室，很大，房间有两张床，我跟室友住，她也在，然后我朋友的男友和我睡，睡到半夜，我们俩就不安分了，但是我们只是用嘴，黑黑的，看不清楚，毛毛的，很可怕！他可能以为我很会吧！以前我们都没有发生过关系，而且我也没跟别的男人有过，第一次他就叫我用嘴，所以我认为他以为我很会。我记得我还咬到他，他说我好笨哦！然后我们又不敢大声因为旁边还有室友呀！我觉得我很配合他，还被骂笨，我就很生气，把他踢下床，他就拿着包包回家了。

果然很戏剧化，组员瞪大了眼，望着这个坦然又自在的女人。蓓蓓接着说出一段很令大家深思的话：

蓓：以前我不太认识自己的身体，没有很好的感觉，对方即使前戏，忙了一大阵，我会兴奋，但是好像也只是如此而已，没什么特别，后来愈来愈了解自己要怎么样才会爽，前戏才变得有意义。后来遇见了自己爱的人，才会仔细去看阴茎，还用镜子仔细的翻来翻去的看，因为爱他，他每个部位都会喜欢，很想了解，有时候拿尺去量长短，有时候吃一嘴毛也无所谓。

组员们又大笑了一阵。讲到前戏，蓓蓓强调她不觉得到床上才是前戏，事实上两人一见

面就应该开始说好话，培养情绪，而且要告诉对方也如此做。如果一见面就想带蓓蓓回家，她就会很生气的说再见。

听见这种说法，组员们又上了一课，大家原以为蓓蓓看来男朋友多，经验多，那么一定是很容易上床的，没想到她是在品质的前提之下挑伴侣，「重质而不介意量」，相较于组员平常只忧心是否名正言顺（也就是归属于「一个」性伴侣）而无暇顾及情欲品质的问题，显然优先顺序有不同。

蓓蓓真正觉得惊心动魄的第一次是二十四岁的时候，这不是说在这之前她没有过别的男人，蓓蓓强调只有和自己爱的人做才有意义，才真的叫第一次。她二十四岁时认识了这个男人，很喜欢，但彼此都有男女朋友，后来男女朋友都散了，他们就开始交往，一连三个月都只约会，心中很想进一步，但是又不行。

蓓：有一次到淡水玩，玩到很晚，去吃宵夜，他说要去我那儿睡，一晚上我们躺在一块儿，什么也没做。第二次出去玩，他又去我那儿睡，那之前我们一堆朋友聊过，说一男一女在孤岛上会不会做那事，我当时会说，他说不会。那天晚上，我们躺在一起，我会想要，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发生比较好，后来他说他觉得孤岛的事，他好像输了，因为他也想要。其实在当晚之前，我们三个月连续吻都没有，他说了那句话之后，我就很有反应，我把他抱过来，就发生了。

这个第一次对我来说是有很长的酝酿期，要聊很长，说很多的。我平常也从不
在周间上班日做，周末做才有比较长的时间玩耍，营造得好好的才做。

像这样爱性交会，两心相融的情欲活动在组员之中绝不多见。

组员在蓓蓓的经验中听到的往往是一连串她们很少想像到的邂逅与情欲经验。为了平衡
一下前面所说的完全性爱活动，蓓蓓又接着讲了两个不一样的经验作为对照：

蓓：我觉得要是遇到不太喜欢的男人求欢，我的自制力是不错的。曾经有一个男人
，我没有太喜欢，但是只是为了证明自己魅力，我就从一堆女孩中脱颖而出
，我们一齐玩，后来喝醉了，他送我回去，我要关门，他跟了上来，要睡在我
旁边，我们玩了很久，他想做，我不想，所以我拒绝了，他说我很无情。我觉得
得对不喜欢的人喊停仍是可能的，要是我喜欢的人就比较难，我会比较没有自
制力。我记得还有一次，去国外读书时碰到一个西班牙人，我们同住在一个屋
檐下，两个月之后，在我回国前，那时候心情很怀念，我们就发生了关系，他
虽然不是我最喜欢的那种人，但是却让我蛮怀念的。

这番叙述听来令人侧目，可是仔细想一想却又值得再思。大家对蓓蓓的「豪放女」形象
其实存有很多模糊的猜测。比方说，认为豪放女天生性欲过人啦！对性爱随便而不挑剔啦！
有性无爱啦！什么男人都可以上床啦等等。可是在一次次交谈中，大家却发现豪放的女人并

不太像一般人想像的那样。相反的，她们的情欲发展和别人一样也有一段渐进的过程，只不过她们因人生际遇不同，而有比较大的空间去开拓对象及活动，而且多半不屑随社会风俗而压抑自己。她们对性爱的品质通常非常在意，而且因为她们经验丰富，所以也比较不会为饥渴或义务而随便做做而已，反而会像蓓蓓一般，看对了胃口，两下投缘，身心愿意才上床，这种投缘或许不是一般人想像的天长地久，但是至少在当下是真心诚意的。也因为这样，她们在挑对象合作进行情欲活动时，绝不是任何男人都可以，但也绝不是只有那些可以提供结婚远景的男人才试。换句话说，她们的性爱生活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是一套有自尊、有自爱的愉悦原则，而不是在想名分、换承认而已。不按这套愉悦原则来经营情欲的人又有谁有权利说她们没原则呢？

常常听见身旁的女人们说各种情欲经验的秀秀既是羡慕，又是怨叹，恨自己生不逢时：秀：你们都见多识广，好像我最闭塞。生生长在传统家庭，我妈连月经都不告诉我，有一次，好像是初中，我穿白裙，我们邻居就说，妳还穿白裙呀！万一妳那个来怎么办？我妈就跟她使脸色，连这个都不告诉我，害我初三的时候因为「那个」来都会口渴，就猛喝茶，我那时觉得很奇怪，怎么喝茶会那样，有茶色的分泌？我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同学之间也没谈过，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结婚前，我跟男友有一次去玩，住旅馆，我想当时他大概有企图，带了一本黄色书刊，就给我看，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摸了摸的，因为他不怎么会，所以就都没有进去。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奋，只是在上半身动而已，一直到结婚那天，他也还是做不出来，我让他随便做，他都进不去，不会做，一直到第三天我们去牯岭街买书看才：

秀秀并不觉得当时布任何兴奋，问她下体有没有湿润，她说她什么都不会，根本不知道身上会有什么反应，因此也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但是终究男人是进去了。秀秀感叹的说：

秀：其实我现在觉得男人不是很会做爱，只是本位主义比较重，然后女孩子痛也不敢讲。我一直都不觉得做爱有什么好享受的，一直到最近几年，一方面是压抑太久，一方面又想找出路。我先生好笨，方寸之地都摸不到，好笨！而且在床上他就不太会讲话，平常他讲话还蛮幽默的，可是到了床上，我就觉得：怎么有时讲话变得那么粗俗？平常不会讲的，那时都出来，我也讲不上来，就是不够优雅的话，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那些话，低层次的话，我就会很不高兴。

组员问了半天也问不出到底她丈夫说了什么低层次的话，秀秀的文化教养使她根本无法重复那些字眼，我们也只有将就的自行联想了。有组员告诉秀秀，男人是需要暗示引导才会

摸对地方的，秀秀急急的说：

秀：我想也有可能我还没有开发更敏感的地方，我先生都比较喜欢做上半部，那我就很生气，觉得爱我就应该是全身的，最近他才有一点会，现在就比较放得开。我比较闭塞，不敢讲什么，只会很生气，说怎么又是老样子？我先生就说妳应该引导我呀！我就说，书买了那么多，为什么都不看呢？他就说，妳引导我比较快呀！我就会生气不理他，他说：如果妳不理我，看了也没用。后来我就看了一本从日本引进的书，很具体，很仔细，很细腻，然后就在做爱时会告诉他摸哪里，就觉得比较舒服，所以我觉得要双方多配合。

这本日本进口的书就是后来在组内传阅的《指技入门》。不知是想到了什么，秀秀突然又有一点气急败坏：

秀：我觉得自己很幼稚，从多年前买第一本书回家看，我就有看到什么「性器接吻」，我还以为男女性交就是性器接吻，后来装第四台，看到才知道那是口交。我先生会要求我口交，他也会洗得很干净，可是他都一直不会给我做，他思想很开放，但是就不肯做，那口交如果不互相做，我就偏不要。看过但没尝过，我就会很想，可是二十几年我都不讲。

也难怪。秀秀说到先生与房事时最常用的字眼就是「生气」，但是她总是自己生气，

不，应该说是赌气，她既不解释为何生气，也不告诉先生要如何改进。秀秀自己也知道只要她肯说，先生大概应该会稍微配合一下，可是多年的严谨教养，以及二十几年来和先生之间建立的权力关系和互动模式，已经使她不甘愿拉下脸来沟通性事。她好几次在工作坊表达懊悔之意，但是只要回到家中，就又迅速的落入原有的关系，继续用生气来进行和先生之间的权力游戏，总是怨叹生活中爽的机率太低。

除了明白说出要摸哪边，如何摸之外，有时女人发出点声音也有指点的效果。秀秀深知其中的道理：

秀：先生希望我有呻吟。如果有刺激的话，我是会，可是我先生很笨，有时候就是没办法摸到有刺激的地方，我就会很生气，故意不呻吟。（「那不是害到自己了吗？」组员问。）我也知道自己实在很愚昧，像我希望生活多采多姿，但是我对男人的态度没有变，性方面也没有变。最近因为来这里，开始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才慢慢习惯，改变我自己，会带他一点，我参加工作坊好像对他很好（很有利）。

秀秀是第二个明确指出工作坊对她的性生活有影响的组员（倍受性幻想引诱的三三是一个）。但是有趣的是，她认为她在性事上态度的软化转变是「对先生有利」。我们不太确定这种利益的归属分配是因为秀秀羞于承认自己也觉得很好，性事品质有改善，还是秀秀仍

然持有我们文化中那种「女人在性事上总是输家」的看法。不过，以秀秀和先生之间长年进行的权力竞争来看，秀秀应该是依稀觉得自己开口主动指导先生，好像有点求先生的意味，这种权力位置上的改变并非她所衷心乐见。对于秀秀来说，先生尽力，自动营造秀秀的快感，不用秀秀提示也能讨到秀秀的欢心，这才是真正的全面输诚。要是事事需要秀秀来提示，那就表示先生用心不足，甚至是先生故意不屈就秀秀的需求，是一种权力的技术运作。这么一想，秀秀自然会认为工作坊对她的影响主要是便宜了先生，她自己不爽倒王在考虑之列。

秀秀的困境也是许多女人的困境：她们为了在和男人的互动关系中维持权力优势或道德优势而牺牲自己的「爽」。但是，这是女人必然的命运吗？女人必得为权力而牺牲愉悦吗？或许我们需要开始想像并创造一个让女人在权力和愉悦上双赢的社会和文化。蓓蓓不就是我们的先锋吗？

讲到以呻吟作沟通性事的记号，三三也有话要说：

三：我觉得做爱时呻吟是自然的，但是又怕影响别人，要忍住，不应该出声，比如跟公婆住会吵到他们，或者老公呻吟而我会分心而乱掉，结果我的呻吟反而不是因为自己的感觉而发出的。男人好像很喜欢听，但是我发声音有顾忌，所以只是配合男人，让对方高兴。看他好像没太大兴趣时，为了让他高兴而出声。

公寓房子也不适合呻吟，只有到孤島上才能自在，我声音很大，现在这种状况中不能充分表达。

住在都会中的人颇有同感，做爱时的自然声音反应受到太大压抑，不够爽，不够自在，几个经商的组员于是七嘴八舌的开始谈要去折扣的五星级大饭店或者去偏远的别墅，才好大声的、自在的、毫无顾忌的投入性活动。此刻，小房间内的讨论声绝不低于最纵情的性爱呻吟。

工作坊开始以来，组员虽然开始认识了彼此之间的差异，惊异于自己尚未尝试的广大情欲世界，但是直到第四个礼拜，组员中间出现文文时，大家才开始面对自己是异性恋这个事实。作为一个确定自己的情欲偏好的同性恋者，文文觉得听这些女异性恋者那么坦然的、深入的谈她们和男人及身体情欲的纠葛，「好像在偷窥似的」，不过她倒觉得在感受的层面上，女同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颇能相通，常有同感，只不过她们抱着的那个对象身体结构不同而已。

为了平衡经验资讯的流通，文文觉得有必要坦白自己的经验感受，但是，或许是因为她觉得需要解释自己的性偏好，因此她一开始就从童年的性别环境及互动说起，好像有某种紧迫性，一定要为自己的性偏好形成过程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文：因为家里的环境，我妈生了六个女生，我会觉得她生孩子就是为了生个男生，不觉得是在享受。然后我们家是做生意的，从小就看到男人丑陋的嘴脸，喝完酒就随便在我们家大小便，或打架闹事呀！或带一些根本不是他们老婆的女人来家里。又加上自己在体育方面的能力又比较好，就一直有女朋友围绕在我身边，把我当英雄看待。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呀！不需要去跟男生玩，小时候看到女生跟男生打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不屑呀！我不会去跟男生这样子，可是我却会跟女生这样打来打去，她们也会跟我这样。我小学六年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小女生跑来跟我讲，「如果妳是男生有多好！我一定会爱死妳了。」我那时也觉得为什么我不是男生？如果我是男生话，我就可以喜欢她。然后到了国中的时候，有健康教育课，男女性别讲得很清楚，我才确定自己不可能是男生，一直到长大才因生理上的变化，知道我跟男生不一样。

如果说文文的人生充斥着与性别有关的遭遇，那也是因为她的成长环境特别凸显了我们这个社会文化对性别的平等对待。在文文的理解中，母亲生下一连串的女儿，虽然没说什么，但是文文却敏锐的感受到母亲的努力是为了满足一个重男轻女的文化。文文的家中经营生意，也因而给了文文充分的机会接触男性文化中暴力、颓废、荒唐的一面，或许进而厌恶现有的男性表现方式。在成长的岁月中，文文自觉好动活泼外向，她认为是这种有力的展现

使她在一个高度区隔男女生的学校环境中，成为具有男性气质但无男性威胁的替代形象，受到众多青春少女的迷恋，文文于是逐渐把自己的身分认同、感情需求、成就感都建立于其上。

文文自己在叙述中会流畅的呈现这么一个成长背景的描绘，显示她已充分整理过回忆，而且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合理的解释，以说明自己为什么会与众不同。这种自我解释的动力显然来自周遭经常以异样眼光质疑她的人生选择的文化。正是这种「视她为异己」的环境才迫使她积极寻求了解并认识自己，而在这一次次的叙述中确立身分，消除焦虑。

文文的学校生活中有许多女女之间的强弱依恋关系，但是由这种情欲关系身体关系又是怎样的一个进程呢？文文说：

文：我们看电影都是男女亲嘴那样子，对不对？我们家比较保守，都不看那个，但我自己会做梦跟一个女同学拥抱在一起像情人一样，可是事实上我很疑惑为何会做那种梦。那时是国小，一直到国中，有听说别的国中的女学生有那种拥抱和亲嘴，大家都一直批评这些事，我听了觉得很罪恶感。我在想，我不会那样，因为我从来没做过，那不会是我。然后到高中也一直有很好的女性朋友。我们关系很好，会讲一些我爱妳啦，但都没在行动。

在高二的时候，同班有一位同学告诉我她跟一位学姊有多好，多好，我说

那很好呀！她说：「她到我们家，我们都会抱在一起。」我说：「还拥抱？小时候和姐妹们睡在一起，我不喜欢被人碰，那有什么好玩的？」她说，那感觉很好。后来她就说：「妳不是跟X X很好吗？妳有没有牵她的手？」我说：「干嘛要牵手？」她说：「妳是木头呀！妳不会想牵她的手？妳不会有欲望？」我说：「不会呀！」然后她说：「妳试试看好不好？」她就叫我一周内办到这件事。结果有一次过马路的时候，我就乘机牵一下X X的手，可是过去之后就马上放手，后来X X说其实她早想这么做，她就觉得我很笨。

后来我就去跟我同学炫耀我牵到手，我那同学就叫我下一步要亲她，我就说：「干嘛要亲她呀！何况她又比我高，怎么可能？」她说一定有机会的啦！那亲她比较困难，她就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做这件事。

X X住家里，我也住家里，根本没有机会，可是有一天她去住一位朋友家，也叫我去，我们躺在一起，我想有一个任务在，所以一直没办法睡，就等了很久，看她大概睡着了，就亲了一下她的鼻子。结果她发现了我的行动，我只好向她承认，她说她也没睡，结果她就变成我女朋友，教我，鼓励我做，后来也变成我在这方面的师父。

朋友鼓动文文去尝试和女友建立比较亲近的身体关系，这一点倒是和异性恋男人鼓励彼

此尝试和女友「上垒」很相似。听到这里，一向觉得自己也很男性化的三三变得有点急切，插嘴接着说：

三：我觉得有点似曾相识，跟文文背景蛮相似的。我从小也希望自己是男生，而且我读的是女校，性幻想和做梦都蛮多是跟女孩子的，刚开始我也觉得同性恋可怕，但是我就是常想像女人，亲对方乳房呀，什么的。

在我家我是老大，有三个是女儿，我记忆中我妈很努力的生小孩，为的就是生个儿子，后来生了儿子，当时我就很不服气，男孩子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也希望我是个男孩子，我为了讨我爸爸欢喜，各种动作都是男孩子动作，又很凶，如果来惹我，我会打人啦，这样！

到了初中我爸爸就开始说我，阴不阴，阳不阳的，让我自尊心很受伤害，骂我阴阳人，我就很紧张，因为初一的时候很多同学MC都来，只有我还没有，然后我又看了很多书，自己应该是女孩子呀，可是为什么MC都还没来？直到高一MC来了，才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要当女孩子了。可是又觉得我为什么要当女孩子？心里面的感觉很奇怪。

读高一的时候，因为读女校，又都是住宿舍，就有很多同学都很亲热，然后就有学妹写信给我，说很崇拜我呀！那时候同性恋的感觉就有一点，虽然有

很多学妹写信给我，可是我都不理她们。但是我很喜欢我们班的一位同学，长得甜甜的，非常可爱，有两个酒窝，我时常都会去找她，在女校来说，都会找个伴同行的，我自己感觉好像很喜欢她，把她当作女朋友，也常常盯着她看，欣赏她。一直到她大学毕业结了婚，都蛮喜欢她的。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也有交男朋友，可是我那男朋友脸长得凶凶的，很男性。我比较喜欢男孩子白白净净，长得秀气的。我不是说我有一个男朋友长得有酒窝的吗？跟他很长的时间，直到大学毕业才有跟他接吻，那感觉很好，因为他是喜欢的，白净的。后来我嫁的这个先生也是高头大马有男人味的男孩子，可是如果周遭有白白净净秀气的男孩子，我都会多看一眼，而不会再去找女性的朋友了。

三三常常强调她喜欢的是白白净净秀气的男人，对有酒窝而且比她小的旧男友十分怀念。讲到这里，连蓓蓓也开始思考这个有关性别的问题，因为蓓蓓自认不太男性化，但是就是会有许多女孩子喜欢靠近她，尤其是那种柔弱的女孩，她推测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动作比较大，比较硬性的缘故。换句话说，蓓蓓觉得女孩子们靠近她不是因为「性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她比较「独立开朗自在」。

引发性别问题的文文打开了记忆之门之后就继续的解释自己的性偏好，进入另一个如恶梦般的童年经验：

文：可能是我周遭的环境迫使我走这条路，还有自己身上发生的事吧！小时候前前后后有四个男的弄过我啦！当时我不认为有什么可怕！可是事后……

在我七岁时，妈妈把我打扮成小公主的样子，有个男的在傍晚的时候，把我带去一个小巷子，问我要不要尿尿，我说要呀，然后他就脱下我的裤子，然后尿完了，他就问我尿完了没，我说好了，他就摸我。当时我也没觉得什么不对劲，然后他就抱着我在摸，后来是邻居走过吧！就很紧张去告诉我妈，说不得了，你们那个阿文怎么跟后面那个男孩子……跟人家怎么样……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妈就在巷口喊我，我就回去了。

回去之后，我妈就要我躺着，把裤子脱掉，张开腿，开始检查，说，妳怎么那么笨？有没有怎么样？他是怎么弄妳的？我就开始哭，我想又没有怎么样，怎么会那么严重！那个时候就开始觉得很脏，然后我妈就要去理论，抓着我。我觉得没有怎么样，只是摸摸而已，但是我妈认为很可怕。结果就很丢脸，搞得邻居都知道了，而且很夸张，又请神又收惊，弄得我身上很可怕。

后来又有一个大哥哥对我做同样的事，但也只是摸摸而已，可是事后我就

已经会觉得可能这样是不对的，所以以后看到他就都很怕，又气。后来自己的叔叔也做了。还有一位六十几岁的老头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子，我觉得自己也蛮笨的，因为我的造型就是太可爱了，又没有防别人，事情发生了几次，我都不再敢和别人说。后来到了三、四年级时，我就开始不穿裙子，然后把头发剪掉，不让自己太可爱，那时候已经有自主性了，我就选择T恤啦！不像小公主，之后就沒有人再找我。可是我觉得很倒霉，只要一穿裙子，就有色狼一直贴我后面，我碰到过很多，所以我都穿长短裤，头发剪得短短的，这样比较安全，就会有很多女生喜欢我。

文文一口气说完了幼年所遭受的待遇和她个人的性别及性偏好之间的关联，大家都好像受了惊吓一般睁大了眼睛，却又掩不住眼中的同情与愤怒。

在文文的叙述中，很明显的可以看出她心灵的创伤，并非来自首度摸她的那个男生，而是母亲和邻居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应。

对文文当时幼小的心灵而言，摸摸身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是大哥哥做的各种活动（读书、写字、玩球）之一，而拥抱和抚摸本来就是一般表示亲密和喜欢的具体方式，因此并没有什么不对或不好，在这种平和的气氛中，身体也不是什么可怕的累赘。

可是母亲发现此事后的反应却使得文文终身难忘：她亲身经历了母亲的激动与愤怒，但

是并不确切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致招来这种反应。她承受了母亲在急怒攻心之下对自己女儿身体进行的拨弄和检视，其中所包含的粗暴与敌意是哥哥的抚摸中没有的。她惊恐的但是莫明其妙的被拉着在众人面前像游街似的，去找她并不仇视的大哥哥「算帐」。她无力的在请神收惊的仪式中被一些陌生人摆布，作为众人指指点点的对象。

这些混乱但充斥不安情绪的经验，教会了文文什么叫羞耻，什么叫厌恶自己的身体。她决意自此以后避免那可能再度引发这一切不快的事情，于是她开始以幼小的软弱来回避可疑的男性，而且在有了某种自主性之后，根本的改变自己的身体形象，断绝羞辱的来源。

更重要的是，文文的经验并非偶发事件。无数的男孩与男人在他们周遭的幼小女孩身上摸索异性的身体奥秘，也操练他们自己的情欲快感。组员们在华华祖父的身上已见过例子，现在在文文细致的叙述中更看清了这个现实，同时，大家也开始注意自己生活中类似的蛛丝马迹，英英说：

英：妳刚刚讲，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家有四个女生一个男生嘛！以前我们住在三重的房子，那我们隔壁家都生男生，我妈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楼下凉亭围了一个小篱笆内玩，骑脚踏车。我妈绝不让我们出去，免得有危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住中坜，她和外婆一起住，那就很多表哥表妹，她说她小时候就被表哥强暴过，好像也不止一个表哥做过。

童年的性经验这个话题像是打开了一道防洪的闸门，一时间，沈潜在每个女人成长史中的阴影都开始蠕动。

过去不谈，是因为没有适合的机会，没有同情的听众，没有「我们都曾经如此」的觉悟，现在则思绪翻腾如潮涌，受过伤害的痛楚回忆再度点燃。文文说起她的女朋友也走过同样的一段路：

文：像我的女朋友，我一直都不喜欢她，可是她就苦苦的守着我，后来我是被她感动的。

她也是小时候被她家的一位工人强暴过，那年她才五岁，全家都不在，工人就带她去浴室，把洗衣板放在水槽上，强暴她，然后因为很痛，她就一直哭，就告诉她妈妈那个工人对她做了什么事，她父母也没太多反应，就是把工人换掉而已。

她后来不要男生，只爱慕我，我想可能跟这个有关。其实她可能会欣赏帅的男生，但都不会去交男朋友，从初一就是很喜欢我，就一直写很暧昧的信给我。我想后来要不是她引导我，我也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开窍，因为我一直觉得喜欢就喜欢啊！干嘛一定要摸身体呢？

她自己是看书学来的，她觉得我们跟男生或女生做的应该是一样，只是没

有男生的器官而已。她看的都是《姐妹》那种杂志而已，可是就可以联想。

文文的两段故事都好像把童年时的性侵犯经验和往后的性偏好连因果关系，但是其他组员们也坚持，单单这个经验并不一定会构成同性恋，更重要的可能是有没有机会和环境条件来发展这个倾向。三三就一直强调她自己过去也有同性恋的倾向，而且有很多性幻想，感觉很好，但是后来一直发展异性朋友，就淡化忘掉了同性恋的感觉，听见文文说的情形才又带动了淡忘许久的感觉。

过去也有同性恋感觉的蓓蓓，此刻追问文文说她的女朋友也交男朋友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吗？文文的回答是：

文：我的意思是说，在跟我交往以前，她们是不排斥男生，但是跟我交往时，就没有跟男生，就是说不是同时，可是跟我分开后，大部分都是跟男的交往。本来她们就可以接受男的，只是她们认为我也不错，并没有比男的不好，所以才可以接受我。

换句话说，对某些人而言，对象的性别并不是重要考虑，而是在一起好不好玩，舒不舒服，自在不自在，有没有被爱的感觉。如果对象是异性，那并没有什么特别好，如果对象是同性，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情欲活动的品质和气氛大概远比对方有什么生理器官来得重要。

秀秀想问是不是女人会比较了解女人的需要，女人和女人一起是不是会比较快乐？文文

没有直接回答，因为这里牵涉到个人口味的区别，但是她提到女同性恋电影中的刻划：

文：我朋友有租到女同性恋的录影带，看了之后，我就会生气，不觉得美感，根本就是把人家丑化。里面还用一根棒子，像男性器官的东西，好像还是必须要男性似的，所以我根本就不喜欢看这种带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的，像我喜欢罗曼蒂克，不是只是性器的活动而已，如果只在性器上做，那是给男人看的，一般的性没有那么激烈。像我们接触的时候，我都会把衣服脱掉，剩下一件内裤，而她的话，我都随便她，有好几次，都穿着衣服，把手伸进去摸，这样我就很满足了，甚至摸手都高兴。我们看到那种录影带便会骂，扭曲女人和女人的性嘛！

蓓蓓因为经常旅游，此刻也提出她的观察：

蓓：像我在美国的时候，去过一家专门卖保阴套的店，有女同性恋及男同性恋的东西。其实他们是分开卖的，像他们卖女同性恋的海报上，就是两个女的，没有穿衣服，然后就双眼含情脉脉的看着对方，什么动作都没有，拍得非常美。

由组员们的表情看来，大家是蛮同意这个说法的。有情调的、浪漫的含情脉脉绝对是会挑动情欲的。可是这群人同样也强调她们喜欢激情以及其他禁忌的、暴力的性幻想场面，可见得情欲的愉悦口味实在是多样多元并存的。这样说来，女同性恋的情欲除了罗曼蒂克的那

种之外，也会有非唯美的和暴力的。

大家在文文的故事中看见情欲经验对她一生的冲击非常的大，三三说她也想说说自己的「第一次」留下何等的烙印，而在她的故事中我们又看见了女人在我们文化中的情欲困境：

三：我的第一次真的没有什么太罗曼蒂克，我也是跟我先生。有一次参加舞会，当时我已经确定跟着酒窝的男孩子结束以后，学校也毕业了，就回到台北，然后我有一位同学说要帮我介绍男朋友，要不要？我说好，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先生那时也正好跟他女朋友说再见，想再找一位。我感觉蛮好的，因为他对我很好，后来他来了一封信，说他要被调到外岛，天要塌下来了，就要我去成功岭看他。那时我就在想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去看他，要住哪儿呀？果然他就带我去彰化一家旅馆，那我就知道他可能想要有进一步，我就想看他会不会真的那样做。果然他就要求我给，那我就说不要，后来他就把衣服脱了，露出了性器官。

其实，那不是什么新事。我第一次看到应该是我爸爸，因为我们小时候睡的是塌塌米，我爸爸都穿四角裤，然后我就看到了。当时觉得很可怕，怎么东西是这个样子，大大的，都是毛，可是因为他是我爸爸所以不会那么可怕。

在旅馆我先生叫我过去看，我就不要看，他说，那摸摸看，我也不要。他就拉我的手去摸，当然，我觉得好可怕，那是什么东西呀，黑黑的都是毛，但是谈恋爱时当然我先生会亲亲我呀，在我耳边窃窃私语，感觉蛮好的，有点欲火，只是「那个东西」最好收起来，不要让我看到。我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觉得，为什么不抱抱摸摸就好了，那感觉比较好。可是我发觉他……后来我想，如果答应他也算是爱他的话，就答应他吧！后来半推半就之下就答应他，可是他弄了半天弄不进来，我很紧张，弄得我好痛，到最后好不容易进来了，他就泄了，然后就躺在那儿。

其实这个过程不是很好，但是这个男孩子，我还蛮喜欢他的，但感觉不是很好，而且又很脏，因为泄得很脏。后来我知道也是有人鼓励他的，告诉他今晚一定要上，不然这个马子就飞了，因为他要调到外岛去，可能感情就没了，而且我也知道是他的长官教他这么做，实在很过分。结果第二天我还是很痛，走路都歪歪的走不好，不是很好的感觉。

那次以后，因为有传统观念，认为跟他在一起，就是他的人了，所以每次有争吵就比较会忍他。以前依我的个性，都是不理他，可是那次以后，我认为如果跟他分开的话，对我自己不太好吧！我已经不是处女，想换人也不会有人

要，就委屈一点吧！

后来我自己在想，如果没有那一次，可能真的会跟他分手，但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只好认命，我不是很喜欢这种安排。他在外岛二年，也有男孩子要追我，但是都因为跟他有这种关系，我就拒绝别人，我觉得蛮冤枉的，身旁有喜欢的，也没有选择，后来他从不外岛调回本岛，我们就结婚了。

三三对自己的情欲叙述既没有柔情的回忆，也没有浪漫的憧憬，好像那是一件很不得已发生的事，而且是一件她心不甘、情不愿却不得不接受的事实。确实，在她的故事中，我们听见了女人的情欲荒谬悲剧。

在保守文化的调教下，三三一向觉得自己的身体又丑陋又肮脏，但她仍会在同一个保守文化的爱情光圈下忍痛献身。三三非常清楚这个男人并非自己的最爱，但是会因为有点爱他而「给了他」。想要分手，想要做自己的人生选择，却无法摆脱「非处女」的心头重担。知道和这个男人的情欲经验不理想，却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结婚，持续更长久更不悦的身体关系。更遗憾的是，原本独立自主的三三，任性随意的三三，在恐惧没人要非处女的压力之下，把自主权交给那个自己非常不满的男人，委曲求全，饮恨至今。而这一切都源自那个教导她「一旦失贞就必须献上一生」的贞操观念。

这个「守贞」的观念，除了要求三三嫁给那个和她发生一次性关系的男人之外，同时

也告诉三三，即使婚姻关系中没有性愉悦，只有挫折和哀怨，三三也不能为自己谋求愉悦，不能出轨，也不能偷吃。婚姻所带来的社会位置和正派形象则为守贞的压抑涂上糖衣，因此三三虽然满怀哀怨，饥渴若狂，常常深切感受到周围男性身体的活力、魅力、吸引力，但是她却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冒那种会失去社会地位、失去友情、失去自己的身分的危险。长久禁锢的身体在此时修筑起最强韧的宫墙，悲壮的向自己宣称：「我不要性，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

组员们在一个个的身体叙述中细细听着女人深陷在社会文化经纬中的情欲处境。身体情欲怎么会是简单的生理心理需求呢？我们的文化早已把身体情欲的活动渗透了，甚至连其中的自我定位、情绪感受都纠结在无数的压力和矛盾之内，而工作坊中的女人就在这情欲文化的网路内折冲游走，走出一道道令我们深思的轨迹。

第5章

情欲发展

童年性经验／集体书写女童／创伤的社会形成／
家人侵犯／性的心理负担／婚外情／为孕而性／
西方男人的迷思／外遇外情／自主的人生转捩

小房间内的气氛有点诡异，似乎有些莫名的悸动。果不其然，梅梅面色凝重的说，她想讲一些她从来没有讲过的事，因为这一阵子以来大家都很坦诚的谈自己的情欲经验，勾动了许多回忆，她总算整理出一些头绪，要延续文文的童年往事说下去。梅梅沈重的说：

梅：我在小时候也有被侵犯过，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跟我妈讲，到我结婚以后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印象中，不晓得是国小一年级还是七岁的时候，我们家只有一个女孩，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我很好，我和他也走得很近。以前那个农业大家族都是住在一起互通的，人多事杂，妈妈不见得会照顾得好。那时我们有一个堂叔，我三叔公的第二个儿子。小时候我们爱看漫画书，而我们家都没有漫画书，他知道我们很喜欢看，有一次就叫我哥带我去他家看。我哥还小，可能小学四年级，都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看我哥很专心的在看漫画书，他也给我漫画书，我也专心的看，然后他就把我抱在身上坐着。

有一次他把我转成正面，然后叫我握着他「那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那个很粗，他大概有弄开裤子拉炼，我记得好像很快就泄了，好像黏黏的样子。我依稀记得他好像有帮我脱掉裤子似的，我不确定，因为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因为对着他，就会黏到我里面这样子，通常我回去的时候，我哥都会直接去吃饭，我会在旁边先上一号冲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奇

怪怎么会白白的，但是我都没有和妈妈讲，这样好像经历了四、五次，很模糊，大部分都是他坐着，叫我握着「那个」就好了。

我记得有两次他把我放在床上，那时候我哥是因为先看完了就先回家，堂叔那时候二十二岁左右，那个很粗，我是小孩子，很小，他都插不进去，我就会觉得有点痛，我就会叫，叫他名字，他就不敢了，因为他父母都在隔壁间，他就不敢。我记得他都有泄掉，回去以后，我上一号都是白白的。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想去他家了，他后来去台北工作，我再看到他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和他打招呼，我也不会叫他，只有他不在家时我才会去他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避开他，那时候我是不知道那种事是什么意思，直到结婚我才懂了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没有让这件事影响我，我们那一房在家族中艰苦奋斗，我从小就为了自己要生存，一直很认真，从来没有多想这件事，到我结婚的时候才开始奇怪我叔叔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原来就是我被侵犯了。

明白之后并没有影响我和先生之间的关系，因为我知道我的处女膜那时候还没有破，而是初一的时候，我从宜兰骑脚踏车到圆山，我家没车，我借到的是一台高的，我踩得很勉强，来回要两小时，回来的时候我好痛，走路的时候

都很痛苦，上厕所时发现没有流血，但是那时我也没想到什么东西可能破了。后来我和我先生在一起，一直没有流血，我就在想，大概是那一次骑车弄到了。我和先生一切配合都蛮好，我没有因为童年的经验而排斥男的，就算今天我走到离婚，我一直都很正常。

梅梅的叙述中有好几样东西引起了组员们进一步的讨论和思考。比较惊人的是：童年性遭遇的普遍。当我们听见一个、两个例子时还觉得是少数个人的不幸，但是当华华、文文、文文的女朋友、英英的同学、到梅梅这一连串的故事在这些女人沈潜的生命中被唤醒的时候，我们惊讶的发现，有那么多平凡的女人默默的背负着各种依稀的童年性经验，无言的活在我们中间。我们有的受到肉体伤害，有的只是被抚摸，有的遇上陌生人，有的则被很信任的亲人侵犯，有的默默压下心头，有的则被大张旗鼓的刻画着色。我们的经验和回忆不同，意义和感受也有别，但是我们不禁推想：这些早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身体经验，在我们日后与自己身体情欲之间的关系上，留下什么样的痕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何塑造我们的情欲定位？

或许我们应该先问：是什么样的文化使得众多女童们沦为男性单向性探索的天竺鼠？如果这些探索有可能是友善的、无邪的，我们要进一步问：是什么样的教养使得这些友善的、无邪的、甚至有可能愉悦的经历，在女童成长的人生路途上沉淀为黑暗危险羞耻的污点回忆？

如果这种沈潜只属于女人，它难道不是两性不平等的深刻征兆？

这一连串的问题并非概念上的高调，相反的，我们周遭一个个深藏深刻秘密的女人正以她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绪波动，挣扎着在女人动辄得咎的社会环境中尊严有快乐的继续活出她们的人生。这种悲壮的气势回响在文文激动的叙述中，也萦绕在梅梅坚持无事的回忆里。

组员们清楚感受到了这些问题的切身意义。她们热切的讨论，并比较文文和梅梅——两个有类似经验的女人——在情欲道路上的不同境遇，而且得出结论：生命的创伤在文文身上比较明显和深刻，是因为她母亲的激烈反应，若是成人不那么气急败坏，孩子可能根本不会感受到那么大的创伤。毕竟，对这两个女孩而言，成人的抚摸或探索起初都没有造成太多不快、不悦的感觉，甚至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反而是文文母亲的处理方式构成了她最大的伤害。

当然，梅梅并不如她自己所说的一点都没有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不！更正正确的说：梅梅早已深刻的承受了我们文化对这些事情的道德评价。她一再坚持「这件事对我一点都没有影响」，就已经反映出对这个经验抱持极大的焦虑。她虽然强调处女膜似乎不太重要，但是这片小小的膜是在叔叔手下失去？或是在脚踏车下失去？却是个重大的关键问题。而她后来的理直气壮是因为，照她的推想，处女膜是在和性无关的场合中「意外」失去，因此她在道

德上并无可指摘，不必羞愧或有罪恶感。另外，梅梅庆幸自己没有像文文一样「因为童年经验而排斥男的」，言谈中也无意识的流露出作为异性恋者的优越及正当形象。

这些征兆都再再的显示：在「性」身分认同上，梅梅所承受而且吸收的文化压力并不比文文来得少或轻，但是由于梅梅的性表现是当今主流的异性恋，故而她会认定自己是「幸运的」：她觉得自己是「正常的」，她「克服」了文化本来加在她身上的打击。在她看来，文文是不幸：因为文文「变成了同性恋」，因为文文在文化的压力下被扭曲了。

我们注意到的是，各种童年的性经验已经以其个别的形态渗透在女人们个别的人生中，渐渐塑造出一个个不一样的悲欢故事。而组员们在工作坊中进行的，就是片片断断地拼凑并重建自己的情欲史，在叙述中勾画出有点完整的、此刻看来合理的、自己会觉得舒坦的人生意义。

这些回溯式的叙述看来是对生命史的捕捉，但是，因为它们是在工作坊的环境中进行——女人们各自倾听着彼此的故事，对照着彼此的遭遇，在别人的故事中看见自己，想起自己，再建造对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因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并不是一个纯粹个人的倾吐，而更是女人们对集体经验的摸索，对女性在社会文化中的集体遭遇建立起初步的掌握。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叙述不是一次定案的铁书，而是在更多的叙述、更多的倾吐、更多的对照中不断修改和改写的过程，因此组员们的诉说和谈话也逐步累积出她们改造自我的潜

在动力与过程。换句话说，每一次的开口都有可能带来新的震荡、新的定位、新的自我认知。

像梅梅的童年往事就是受到文文的叙述的震荡，但是其他组员也同时进行着各自的挖掘。一向少言退缩的燕燕，此刻便自发的要求说说她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故事：

燕：在小学五、六年级时，我们家住在蛮破烂的违章建筑中，就有一个男的，我只有一点印象，他有前科，二十几岁，我想他跟我爸爸认得。我记得六年级时有种牛痘，种的都会烂掉，也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我手臂上有一个伤口，有可能是夏天穿短袖被他看到。

我们家那时前面做生意店面，后面有两个房间，爸妈一间，弟弟和我一间，那种房间很简陋。有一天进来跟我讲话，妳那伤口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看，会不会痛阿？就要我给他看，那我也不会觉得给叔叔看看有什么不对阿！就这样翻给他看，他说，喔！不是这个样子，妳把衣服脱掉，这样我才会看得比较清楚。

那时我觉得是一种关怀，不会想到他在侵犯我，那衣服也就脱掉，就这样给他看，现在回想起来，好像有印象他在我身上乱摸，以前完全不觉得那是什

么侵犯。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后面是市场，他就叫我到市场里去给叔叔看一下那个伤口有没有比较好，也是同样的事情，叫我把衣服脱掉，但是大概只有在身上摸，有没有进一步做其他的事，只有把上身脱了。市场中午就收了，印象中暗暗的，没有人，好像也没有人看到。

我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很大的伤害，也是因为听到文文的故事，我回去想想，突然间有想到这件事。

燕燕也说童年经验没有造成什么人生的影响，但是她又紧接着说：

燕：小的时候爸妈都很疼，跟爸爸的感觉一直都很好，爸爸会抱啊！那时我们家都是榻榻米的样子，爸爸盘腿，我就坐在他腿上，这样抱着。可是好像就是从那时开始，我慢慢的跟爸爸，不，跟父母变得比较疏远。

记忆的回溯事件十分发人深省的活动过程。在无数童年记忆中，燕燕只挑了「爸爸盘腿」这件事来描述她和父亲的感情，而且说在那些性侵犯的同时，她和父亲的亲密关系有了重大变化。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是那陌生男人的身体探索，引发了燕燕对与父亲亲近的联想及回避？极有可能燕燕曾经见过这个陌生男人的身体器官（虽然在她的回忆中并未出现），那么，是不是这个经验使她逐渐明白坐在爸爸盘腿的身上时，碰到的是类似的勃起器官？

或者，原本暧昧模糊的身体触碰行为，在燕燕的成长过程中逐渐赋予了性的意义，而同时她也慢慢意识到坐在父亲身上时曾有过某种性的暗示，而这件在工作坊的叙事重建中正式联结？

我们无从知晓，更无法断定，我们唯一能做的结论是：燕燕此刻认为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且在她的摸索中，它们都有了新的意义与形状，并且和华华、文文及梅梅的幼年性经验一起构成了女人的共同境遇，命名为「性侵犯」。

这一番对于往事、记忆、意义的讨论，开始使我们体会到「事实」的难以捉摸。我们由记忆来追寻往事，可是记忆又总是在叙述中展现形体的，而我们已经从三三和梅梅的故事中认识到，叙述是不断在此刻的诉说中定形、变形、再变形的。这么说来，「事实」总是在持续的重建过程中，它的意义则在这个重建过程中不断的累积、着色、变幻，没有终了。到头来，真正对此刻的人生有具体影响的不是「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是「此刻在我的叙述中能重建出什么理解来」。

当然，在此刻能重建出什么，要看我们周围有什么样的情欲文化资源、说法及空间。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情欲空间比较狭窄，情欲文化资源不是制式的训练就是道德的警语，性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当女人无法用比较正面积极平常的态度来理解情欲之时，她们只能惊恐以对，而无法建构出比较有利女性情欲发展的平实理解，于是我们便看见了无数情欲事

件形成长久的创伤，深层的痛处。

以文文的经历来说，她对童年事件的重建是一件重大的创伤，而这个创伤并非来自那个对她而言十分善意的大哥哥，反而是来自那个极力「保护」文文的母亲。母亲的激烈反应显然反映了一个重视身体贞操和名节的文化，这个文化也是文文思考的基础，因此她认为母亲激烈反应是因为觉得在邻居面前丢了脸。为了面子的原因，母亲因此在女儿的严厉检查和对邻居男孩的兴师问罪中，洗清她本身可能被控「失职」的罪名。这些理解遂逐步形成文文对幼年事件的理解以及它所留下的创伤，母亲的反应也构成了文文日后「十年怕井绳」的心理：

文：她处里的方式让我很恐怖，那时候我才开始哭，因为她哭，我也跟着哭，她觉得很丢脸，所以她开始哭，说：「为什么你那么笨？为什么不会保护自己？」他要我躺在床上，把腿张开，然后说：「有没有怎样？」那时我爸爸也知道，可是爸爸他一直都没有进来，只是让我妈去处理。那件事情让我觉得她叫我张开腿的时候，比那个男生摸的时候还……我觉得很不舒服，她为什么要看我这里？以前不是这样的。第二天去收惊，声音很大，邻居都听到。

后来另外一个男的，我应该称他哥哥，比我大好几岁，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反正也只是摸，但我就不敢再讲，刚开始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他一

但摸到我之后，我就知道他在干嘛！我就不要了。我就知道那不可以，然后我也不敢讲。他来我们家看电视，本来每天都要看见的呀！以后我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

组员们有点奇怪为什么经过了第一次的创伤，文文还是让第二个男人做了同样的事。可是，关键也在这里：什么叫做「同样」的事？对文文而言，大哥哥并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和文文交情也不一样（第二次是更常看见的人），地点不一样（在自己家中），可能连抱的方式也不一样。文文要从何判断「同样」的事会发生呢？父母亲有时会怨怪子女，说后者一再容忍同样的事情发生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但是，认定「这件事」就是「那件事」，本身就是挺复杂的一个思考过程，以文文当时的年纪（五、六岁），能再一会儿工夫之后认出这是和那件创伤经验相似的事，已经显示她在经历第一次经验后培养出了某种警觉心和敏感度了。

当然，仍然有另外一些原因促使孩子们无力抗拒，或无法控诉这一类的事情——因为，侵犯者经常是长辈，而且熟识，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抗拒的人。我们在华的祖父、梅梅的叔叔身上都看见类似的例子，文文把这种困局说得最清楚：

文：后来是我的叔叔，他大我八岁而已，那时应该算是高中，然后也是抱着我，手

就进来摸，他一旦摸到我，我才知道那不可以，我就不要让他抱我，就说我要回去了，或者放我下来。那好像也有两三次，经过两三次以后，我确定他一定要做这个事，之后看到他，我就躲得远远的。但是叔叔还是要看到，没办法！而且我都不敢讲，那他也知道我不会去讲，所以都没事阿！到现在我还是要叫他叔叔，还是会见到他，我对他的恨意，不是那么强，只是他也没怎么样，摸摸而已，我不会觉得怎么样，只是万一我和家里人讲，然后又处理成那样，我就觉得很恐怖，我觉得没必要讲。

回避是在有处可逃的条件下才可能的。在家人的小圈子中，文文又不能说不，又不能切断这个亲属的关系，又不能不对叔叔表示最基本的礼貌，否则会遭到责骂，这种冤屈压抑的困境怎么会对她的人生没有影响呢？我们甚至猜想这种经验是否间接促成了在许多女性身上广泛可见的退缩和排斥倾向？毕竟，文文在五、六岁时就认清了：在身体的事上，别人知道了就不会是好事，反而自己会遭羞辱。这种有状不能告，有冤不能伸的郁闷和怨积难道不是此刻对我们社会中女人的集体命运？

除了这些童年的性经验会影响女人对身体的感受之外，还有另外一些更普遍的性骚扰也会激动女人对与性相关的事抱持恶感。文文记得：

文：我高中穿裙子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我个子长得矮，还是长得清秀、乖乖的，

我都不穿迷你裙，都是穿长长的裙子，可是还是会有男生那样子。你知道的，很硬，就顶到屁股，在公车上，我被弄了一次就很警觉，甚至也看到好几次男生在弄女生。那时候我很惊讶，那时高中，上学时车上很多人挤，怕包包被挤掉，我会把它放在前面，所以屁股后面就没有遮的，那次就是一个高中生，我回头看他，他一点不觉得慌张或赶快离开，还站在那里，我气得要死，我只好把包包移到后面，不让他弄，你只能这样，也不敢叫。

梅梅说她也有相同经验，是大一的时候，也是个高中生，她也只有躲开，没什么别的方法。说到这里文文又想起另一次经验：

文：有一次我坐着的时候被人弄。那人大概三十几岁，我坐着，那男人就弄我肩膀，我开头以为人多才会这样挤，可是人也不多，怎么感觉不对劲，他一直挤。我小时候因为有那种经验，就看着他盯他，他还顶在那里，气死人了，我决定站起来看他要怎么样，我已经高中了，可是站起来还是很矮，也不能做什么。

组员们又同情又愤慨的点着头，看来有类似经验的人真不少。

唯一一个说没有这种经验的英英，说是在母亲的过度保护中逃过这种劫数的，可是英英也说：

英：我妈妈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是一个比较有点神经质的女人，所以她很害怕我们如果怎么样的话，到时候她的责任重大。可能是因为这样，她什么事情都很细心，很怕出错，连每天买几根葱，买了几根，她都一定要记。

为什么母亲会是这样神经质的女人呢？英英说：

英：她以前是做会计的，结婚后没做，但是还是算得很清楚，她对女孩子很小心，很怕女孩子万一怎样就会……。像我身上长了一个包包，生了疮，去开刀就有了个疤，那时候我爸爸出国了，我妈妈带我去开刀，爸爸回来就有点责备我妈妈，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一定要开刀吗？她们觉得生女儿就是很大的负担，一定要比男生更保护。我妈从小就很保护我们，我们是小家庭，没什么叔叔住在一起，我们都是全家一起行动，没有一个人单独行动的，从幼稚园回来，妈妈也是战战兢兢的，一定要我有车子载我们回来，随时在她视力范围内，所以我都沒有遇到你们说的那些事。在我懂事之前，性是很模糊的，好像一片空白，如果说有比较特别的经验，我记得小学去剪那个西瓜皮的头发的时候M那个理发厅的人会故意碰我的胸部，那时只有一点点，没有很大，但是他都会那样。

组员们对于理发师碰触英英的胸部兴趣不大，倒是对于英英母亲的神经质状态心有戚戚

焉。有孩子的秀秀和三三似乎感同身受的想到自己作为母亲的「重责」，但是又万分同情英英母亲所处的高度压力位置，她们也想起自己的孩子有差错时周围亲友的指责与眼光。

或许，过分保护英英不是件那样美好的事？毕竟那每一分谨慎都刻画了英英母亲焦灼的生命耗费。

没有生儿育女经验的组员暗自许愿，将来在男女关系中一定不要沦落到那种恐惧混杂自责的地位。她们强调，孩子是父母两人的责任，而且，有哪个孩子不摔几次跤，破几次皮的呢？如果母亲事事都要向至高权威的父亲负责，日子有多苦阿！

回到童年性经验和女人的情欲成长。如果自小时候起，女人就在各种记得不记得、感受到或遗忘的身体经验中承担责任、流言、羞辱、罪恶感的侵蚀，那么她要在什么基础上找寻或建立身体的愉悦与快感呢？她冻结的、闭锁的身体情欲能用什么力量和方式来开发呢？

文文说，要充分的享受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一次的印象是模糊的，（是嘛！没有参照的根据点嘛！）「就是很兴奋而已啦！也没有说是很爽的那种！像现在，历经都快十年了，现在大概有爽的感觉，可是以前都只是兴奋，觉得很好玩，因为刚玩嘛！」由此刻已饶富经验的文文来回首前尘，刚开始的兴奋自然看来平淡得很，蛮主要的原因是像英英、华华及梅梅说过的，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也不确定如何理解身上的感觉，更不敢想像自己应该

作何反应或配合。在这种不确定之下，文文（或其他的初次者）只能摸索着为自己的感受定位，心神都耗费在惶恐和谨言慎行中，哪有精力投入享受呢？

英英说，要享受性是要花时间心思来学习沟通的。刚结婚的时候她不好意思讲，比较被动，相处久了渐渐敢说，而且因为对方还算合作，愿意尝试，愿意记住有效的方式或部位，所以可以慢慢一天一点的发现。但是英英也说，现代的生活压力实在不利于情欲的开发。首先，要和一个人很熟悉需要很多时间，有个漫长的过程，「通常结婚一年也不太熟」，她说，不熟就不能放松，绷紧的身心就无法摸索出愉悦的模式，使得两人关系也有点紧张。还有，在做爱的过程中如果不专心，像英英有时还在想她的工作，有笔钱还没有收阿等等，就会不专心，因此也就绝不会达到高潮。现在的工作压力大，事情变化快，两人都没有太多时间来慢慢磨，慢慢摸，总嫌「玩耍」太「浪费时间」，因此多半草草了事或照章办事，结果也无法提升性生活的品质。

文文说的初学者的空白或是英英说得忙碌者的杂念不是燕燕的主要问题，她说：

燕：我不会想工作上的事情，我主要会想做爱对象有关的事。我跟第一个朋友做爱的时候，感觉是很罪恶：如果他老婆知道了怎么办？如果他老婆明天打电话来给我的话，怎么办？我就会想这类的问题。像现在这个花心的男朋友，由于我的感觉是很想要一个自己拥有的爱人，不要跟别人分享的，所以和他一起

的时候就会想，唉！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做爱，或者是说，也许今天你跟我做爱，明天你跟别的女人之类的幻想。

燕燕很清楚这些念头扰乱她的做爱的过程，所以她也强调，要高潮就得排除这些杂念，「空白的去体会这个过程」。即使如此，想要真正的享受做爱还需要一个蛮长的过程：

燕：我觉得需要去探索如何才会舒服。至于我什么时候才会开窍，我也没办法很具体的说，但是我就是感觉，好像经历了几年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就是有触电，有真正舒服的感觉。

看来，要爽还得要许多操练、经验、体会和探索才行。

不过在燕燕的例子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心理的负担会阻碍女人得到愉悦。

燕：我是生长在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家庭，所以我跟第一个朋友交往，会觉得说，我想要，但是我不敢讲，有被压抑的感觉，或者是觉得我今天好像做了一件不是很道德的事情，我还是要这样小心处理，所以一直觉得没有办法满足，作那件事也有罪恶感。那我现在跟我这位朋友交往，我也慢慢发现，现在社会周遭都有这样的，没有结婚就发生关系的，或是说不见得要当人家老婆。当人家的情妇，这种情况在周遭有很多，所以你感觉到，人家可以，我也可以。那我就开始我的要求，去说出我想要的，我想要什么方式，或是叫他用什么方式和动作

来达到高潮，让我满足。

原本我们认为燕燕觉得第二任男友比第一任男友好，性品质也比较让燕燕满足，是因为第二任男友没有结婚，她的心头少些罪恶感和压力。但是在这一段谈中，我们注意到，当婚前性行为或做情妇比较普遍，成为众多女人的生活形态之一时，换句话说，当这件事情不再是「少数坏女人做的事」，而是「许多女人都这活」的常态，被大家用平常心去用平常心去看待时，燕燕心中的重担顿时减轻了许多。再加上在这个时候她的经验也多了，比较知道在性活动中可以期待什么，因此她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都有成足的进展，能自在的告诉伴侣她要什么，在性活动中有高潮，得满足的机会也就大了。

燕燕在婚外性中发展出比较满足的情欲互动模式，这倒使得组员开使思考；到底婚外性和婚内性，在品质上来说，有无高下？四十五岁的英英一口认定：「我结婚两年就想离婚了。」问她为什么，她说在性上面「十分厌倦，有两种惯性，一种是对方习惯了妳的模式，不用说，他就晓得妳下个动作是什么。另一种习惯是妳会觉得无论怎么做都是同样的事情，没有什么大刺激，也许换个新的人会更兴奋。」

讲到「新的」，梅梅和英英开始一段「外遇」谈话。

梅：新的人？如果妳能换到人的话，妳在性方面可能会比较会满足，但是妳的心里会有罪恶感。

英：当然还要对方也很会做爱，你才会有比较满足的感觉。

梅：如果你碰到一个还不错的，能给你这样的满足的话，你会感觉比现在的丈夫好。但是，我的意思是，他跟你在一起的心理因素是会有点影响。（开始有点责备的语气）。

英：那就看你是不是放得开阿！再不然，像秀秀到国外去，就好了嘛！

梅：你要到做爱开始以后才会想到后果，跟他第一次是会有罪恶感啦！

英：（挑战语气）所以，就看你能不能冲破这一点，你冲不过就不要做。

梅：一般来讲，我也会想有外遇阿！说不定换个口味嘛！别人可能比丈夫行。我是说那种心理因素可能就不像结婚那样有婚姻的那种感觉。

英：其实，那都是自己在设定，有的人比较有道德意识，冲不破，也有人冲得破这一点，她不在乎这一点。

这一段对话颇有针锋相对的气氛。梅梅一向有最社会中坚的道德意识，无论在婚前性行为、外遇、同性恋等等事上都有强烈的保留立场，英英则比较看重个人的选择与能耐。她们两人的这番对话其实多多少少代表了两种在我们社会中震荡的不同立场。

为了要维护婚内性，梅梅决心把她自己的情欲史说一说，来证明婚内性之所以有时品质

不好是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其中在她身上施力最深的就是传宗接代的观念。换句话说，当性必须和生殖连在一起时，性也就不好玩，也不爽了：

梅：我的性爱发展有四个阶段，我归纳出来了。我和先生交往的阶段是第一个阶段，大部份时候只有抚摸，那时他只有周三、周六回台北，我只要一看到他就好像下面很刺激。订婚的那一年最好，因为我们有点熟又不太熟，我说过我们是先去宾馆做了才逼家里同意订婚，有苦尽甘来的感觉，所以我们那时每次做，我都有高潮。后来结婚的前几年也配合得很好，我们都是晚上睡觉以前做，或者周末做，做完还可以睡觉，很舒服。

到了结婚第三年的时候，因为一直没有怀孕，我们就去检查，为了要怀孕，他就叫我不要高潮，好像高潮就比较不容易怀孕的样子，那时心里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好像被绑住。可是他一直想要小孩，他爸爸也会常常关心，有时候会问啊！我也很焦虑，又不能高潮，一直不能松懈。

做爱的时候，他会看我的表情，他是先生，日子久了也知道我大约多久的时候会会高潮，快到的时候他就叫我说：不能，这时候他也会快点泄掉。这差不多有两年时间，有时候他会让我高潮一下，平常我如果自己有需要，想手淫，但是我想怀孕啊！手淫也不太敢高潮。

民间传说女人高潮便无法受孕，这显然是一种就用生殖目标来压抑女人享受情欲追求愉悦的古老手法，企图用责任和义务来剥夺女人的情欲人权。在那两年的怀孕尝试期中，梅梅饱受焦虑的煎熬，医生的检查说两人都正常，但是他们就是不孕，于是医生就建议排出时间表，什么时候做，注意什么问题，看各种国外的书。先生有时出国，梅梅就在家治疗、吃药，尽量配合医生指示。我们纳闷的是：如果两人检查都正常，为什么压抑自我、接受治疗、全心努力的只有梅梅？难道医生也做假设这个女人「有问题」，男人不必做任何措施？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持续的压力和焦虑以及其中的不平等待遇，梅梅在两年后做了一个令组员深感同情的决定。那时他先生要出国念书，走之前讲了一句话，梅梅直到今日都很在乎这句话，因为先生说，等他回来，「再过一阵时间，还是没有的话，就要……另外想办法。」梅梅不愿明说这个「另外想办法」是什么意思，但是显然其中的含意是说梅梅「没有用」，先生要走别条路了。这对一向奋斗向上，努力出头的梅梅而言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挫败，她非常的不甘心，「想试试看是不是跟别人会有这个可能。」跟谁呢？梅梅说：

梅：我上班的公司老板，我做她的秘书五年了，他给大家看来是很凶，那他老婆也是很凶，我们以前没什么接触，后来我们工厂搬去淡水后，我没有开车嘛！因为我是秘书，老板有时四点才进公司，回一些电报，下班就比较晚，偶尔会搭他的车。我一直觉得说，好像不是故意的，很自然这样子，他同情我，先生经

常不在家，觉得我一定会那种需要，他愿意给我，说他老婆好凶啊！他们夫妻感情不是很好，太太都有吵到公司来，我想他可能也需要一点发泄。我们第一次在淡水，他好像有点紧张，万一我们出饭店给人看到，不是很尴尬吗？

说到这里，梅梅想起来她和老板娘之间在此之前事实上已有交手的经验。因为在她和老板之间发生的关系之前大约半年前的时候，她搭老板的便车去上韵律课，曾经引起老板娘的误解，开车跟踪到韵律班去查看，造成梅梅有点不悦，骂她神经病，不过，显然她和老板的密切交往并没有发现。她说和老板去宾馆两次，第一次因为紧张，没有高潮，还可以而已。第二次是个星期六，通常周末老板都会在家，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梅梅还在纳闷，事后他才说是因为太太出国了。就因为这样，所以老板也很放松自己，第一回合梅梅就有高潮，后来还做了第二回合，结果她怀孕了。

梅梅的语气很激动，她的不孕罪名终于得到了平反，但是她的煎熬也从此开始：

梅：我好高兴，我去做了两次，都不敢相信是真的，我从中山北路五段走到六段，中间有一间检验所，验了一次，又跑到七段的另一家去验，我一直不敢相信，怎么会是真的？我有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要这个小孩，将来我的婚姻就没有了。但是因为我不容易才有的，我宁愿做最坏的打算。

我也回原来的妇幼医院去看，医生确定我有了，叫我马上辞工作回家躺着

，因为我已经三十六、七岁，算高龄产妇的第一胎孕妇。那时候我立刻向原来的老板辞职，我告诉他我有了。但我也知道不能期望他做什么，他家的情形嘛！我去内湖另一家上班，后来十二月时很不舒服，就辞工，那个老板还很不谅解我，我也没办法。

我认为我应该告诉我在国外的先生，因为我今天能够忍受他的轻蔑，是因为他很想要小孩。我那时想法很简单，我想，有了这个小孩，将来会带来第二个、第三个，可是我想我太单纯了。我那时说是做人工受孕成功怀孕的，可是我觉得他不相信，因为后来他就比较少打电话回来。那时我过得很苦，我任为我好不容易才怀孕，如果要告诉他，因此走了离婚之路，我也愿意承受。可是我爸妈和同学知道了都不同意。这些外在内在的因素，都没有人体会我的心痛。

刚开是医生叫我别上班，我还是上了一个半月才停，上下班爬楼梯什么的，一直在做，这是我的失误，到过完年后，三个月多一点，肚子好痛，那时我心力交瘁，吃的也不好，我不敢回我妈家里，肚子痛时我去找医生，她叫我早去妇幼医院，找主治医师做超音波，结果医生叫我赶紧开刀，因为快流掉了，没有保护好，没有附着。那时我没有任何支持，去做手术时我妈也不敢陪

我去，只有同学陪我去，全身麻醉，上了手术台，很快就完了。清醒的时候我就放声大哭，隔壁都听得到，就是这样，我醒来也只有同学在我旁边。

梅梅说起往事时有一股强烈的悲愤，组员都静静的听着，不知该说什么，眼前仿佛看见那年的梅梅，娇小的身躯承载了满腹的重担，外人根本看不出她怀了孕（才三个月）。她无人可诉，亲近的人则有各种顾忌和考量，不能提供给她大幅的支持，她想要取悦的丈夫根本不能体会她的心情，梅梅于是在心力交瘁中流产。对一个一直想要怀孕以证明自己无罪的女人而言，怀孕竟是如此痛苦的事情，组员们简直不知道应该恨谁害了梅梅。她那自以为是的丈夫和那明知女儿受苦却保持距离的母亲，具体展现了一个看重生育能力与贞节，远超过女人自己的感觉和需求的校园文化。是这个文化一手扼杀了梅梅的梦想与她无辜的孩子。

隔了几年，丈夫念完回国，连回来的时候也没通知梅梅，还是梅梅在航空公司的同学告诉她，她才去接机。看到梅梅时，先生愣住了，没说什么就回去了，后来事情一直谈不拢，一年以后就离婚了。讲到这儿，梅梅已经十分平静，好像庆幸事情终于告一终了，重担卸下，她或许有时还会怀念和先生初婚前后的甜蜜时光，但是经历了这几年的波折，再加上后来所遭受的轻蔑和孤立，即使有什么残余的牵挂，也在这些互动中剥落了。

梅梅果然如她所言，是个拒绝被打垮的人，因为在这一番激情叙述后，她立刻换个方向，要继续谈她情欲史的第四阶段，也就是自主性最高的阶段。今年开始，她有跟外国客人

接触，是个很熟的客人，她蛮喜欢的，由于她已解除了婚姻，而且也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再加上梅梅想试试老外的感觉（「据说老外做爱工夫比老中好」），所以有机会时她便没有太推拒。

梅：我们客户来的时候都住饭店，因为那是大饭店，不像宾馆，感觉很不一样。我们先有电话连络，然后进去房间聊天。以前我跟先生做爱的时候，我从来都没喝啤酒，所以我也不知道喝啤酒以后做爱的感觉，那个外国客户问我要不要喝什么，我说没喝过酒，要不然来瓶啤酒好了。

刚开始不会有什么反应，虽然不会醉，但是有一点开心，我们就会有前戏的动作，他会抱抱我，吻我其他部位，我们都还没有脱衣服，我就跟他说你先去洗澡，我再去洗，我洗出来时他在床上等我。

他会先和我接吻，吻我身上的很多部位，我喜欢胸部，我会叫他帮我弄胸部，然后他会用口交，他会吮我阴部，这样子我就会觉得很舒服，我老公都不这样，他有洁癖。这个老外就会慢慢的，不是很急，他会慢慢带我，慢慢的，有时我还会比较急，他会叫我不要急，慢慢来。有时候我会在他上面，让我整个很舒服之后再换他，然后我会换不同的姿势，他也蛮会带的，他会叫我不要急，慢慢的进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不一样，而且我喝了一点酒，比较醉薰

薰的那种感觉，当最后，我会让自己先有高潮，然后再轮到她。

我过去从来没有用过肛交，但是好像老外比较喜欢，我也是第一次和他，基本上肛交对我来说没什么感觉，他会问我痛不痛，我不觉得痛。我和他做的时候，因为前戏很多，我很湿了以后他才插入，而且他都会先让我满足。最主要的是我心里不会像进宾馆那样，不会有那种顾忌，大饭店没有那种应召的，进去的时候我都会打电话约好，还带些资料什么的。

梅梅把这段三十五岁以后的时期（包括老板和老外）叫做「自主期」，是因为她觉得只有在这个阶段中，她才能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姿势、时间来营造高潮，她也比较知道自己要什么，又没有太多道德压力，所以也特别愉快。有意思的是，即使她已是成年妇人，她已无婚约在身，可是要和男人约会还是有极大的顾忌，怕被别人误会为应召女郎。换句话说，我们的社会文化对女人追求情欲满足施加很大的压抑，凡是不在婚姻之内的性，即使没有其他纠葛，女人还是会不自主的心有不安，这也是阻碍女人自发而且自在的享受情欲的重要原因。

梅梅说她在自主期中的情欲高峰就是这个外国客户，这似乎颇为吻合此刻我们文化中的「外国男人迷思」。其实，对西方文化有所认识的人都知道，西方男人之中的大男人也不少，西方男人的性暴力倾向也不比东方男人低，《海蒂报告》也指出西方男人在床上的表现也

让西方女人觉得差劲糟糕，但是为什么西方男人此刻到了东方便显得温柔有礼，受到东方女人的欢迎呢？这里的关键大概是「互动」的结果。

首先，东方女人在情欲上与西方男人协调时通常会摆出很不一样的姿态。由于西方男人在本土比较没有传统人际网路的牵扯，因此东方女人和他们交往之中比较没有人情纠葛或形态名声的顾忌。而且西方男人多半只是过客，没有什么婚姻承诺的前景，也没有长远关系的包袱，对于那些像梅梅一样，心理上准备好只要求情欲之欢的东方女人而言，正好可以尽情享受而不必思考未来的重担。另外，东西双方长久以来的不平等关系，使得东方女人在结交西方男友之后，有些飞上枝头的感觉，这种差异心理甚至否决了本地的情欲赚赔逻辑，使得东方女人在与西方男人的露水姻缘中不觉得有什么亏损。这种种的因素都使得东方女人在和西方男人交往中摆出比较开放，比较合作的态度。

在这种友善的，处处如鱼得水的情欲环境中，也难怪外国男人不必急色，不必焦躁，不怕遭到白眼，而可以主动大胆，并且悠然的陶冶高品质的情欲活动，更强化「外国男人」的迷思了。

梅梅和英英已经在外遇的道德问题上有过初步的意见交换。梅梅并不赞成外遇，而她和老板之间的那一段，是在「要证实自己是否真的不孕」的前提下得到某种正当性，虽然有

点怕老板娘的凶悍，但是只要防范得法，还是躲得过。在另一方面，英英的外遇则以婚前便早已累积的爱情关系作为基础：

英：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在我大学时死追烂打的那个已婚男人。本来他是要我等他的啦！等他公费留学回来，等他跟老婆离婚，反正男人就是一片谎言。他叫我给他时间，如果他太太有什么不对，或行为上不对，他也许……世事难料，也许健康或身体不好啊，突然怎么的。反正他叫我等就对了。那时我毕业了业，出社会做事教书，我就自己在那边想，我一直这样等他，好像很吃亏，至少他有一次婚姻了，我要跟他打平手，我也要一次婚姻，另一方面我妈妈又一直讲啊！女孩子家，二十四、二十五岁啦，该嫁啦！好吧，那就嫁吧！

面对一个遥遥无期的指望，以及以一个女大当嫁的文化压力，英英决心暂时找个人安顿一下。找谁呢？很简单：

英：全校未婚同事都在追我啊！我先生最早对我说，嫁给我，好不好？我就嫁给他了，其他人没有讲，只是约我去看电影而已。我先生年纪比我大很多，那时他已二十九岁了，他想年纪不小了，一定要结婚了，我们是传统的农业家庭，那他最先问，我就说好，嫁掉了。

其实我和先生及别人交往的时候，那个男人还是有从欧洲每个礼拜固定

一、二封信，而且偶尔会寄东西给我，还是对我一直都没有变就是了，每次的信都很长。那时我也不晓得珍惜，后来想起来，他是对我下过很多工夫的。我决心订婚时有告诉他，本来他留学时，太太孩子都在国内，我订婚之后才把老婆接去，那时我还蛮生气的，可是后来我自己结婚了，我才知道，其实他原本不带太太去是想慢慢制造疏离，我结婚以后才知道，男人这么久一个人在国外，没有sex，只能自慰也蛮难过的，然后我说结婚就结了，他是有一点绝望的感觉，所以才接太太去的。往后，他还是偶尔会写信给我，当然没办法寄到家里，也不能寄去学校，众目睽睽啊！他就叫我在邮局租一个信箱，寄信或礼物都不断，反正不承认我已经结婚的事实就是了。

好像我是生了第一个孩子时他才回国，回国第二天就打电话给我，我当然很高兴啊！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有什么道德意识，都没有啦！反正很高兴，好像很久没见了，那就去见面。第二次他再约我，我就说不要再见面了，他说好。可是过了几天，他又打电话来，本来说好不见了，他还是打来，我就变成更珍惜，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他……我已经没办法拒绝了，就很高兴的出去了。

大家当然纳闷英英和丈夫的关系到底如何，为什么就男友一回来就那么快受到吸引。英

英说先生不是个很细腻的人，他是专心做生意的，事实上，英英认为如果他够细心的话，应该会感觉到这个老婆有外遇。英英和丈夫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吵嘴，工作上也吵，家庭上也吵，丈夫不是很热情的，他是个好丈夫，好儿子，但不是好情人。英英自认从小家里扮老大和强人的角色，所以实际上希望受人呵护，有一种补偿作用，那个男友百依百顺，讨她的欢心，数年如一日，即使英英原本不太喜欢他，嫌他个子不够高，但日子久了，他在小处的体贴慢慢的「啃蚀」了她，她也就「崩溃了」。

旧情人那么多年的忠心守候，对英英而言是很有特别深厚的意义的，深到她不但愿意外遇，甚至还激发了另一些情绪。英英很坦承的说有一次她太太不在家，要很晚才回来，这个男朋友就把英英带去她家，「那时我的感觉，站在太太立场来讲是非常的大不敬，可是那时的感觉是我很有胜利感」。

一向有某种道德原则的梅梅听到这里，忍不住带着一点不以为然的说：

梅：我知道这种感觉，你就是要赢过她太太，但是我不会这样。如果他要带我去他家，我死也不去，因为我覺得这种事，我今天跟他这样做，已经对不起他太太，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跟他做，他会给我不错的感觉，我有时可能会要求说，他经常和我见面什么的。但是另外想一想，因为我也女性，要是换我做他太太的时候，我又会有不同的想法。在外面和他做就已经有罪恶感了，还到

他家去！

梅梅虽然自己也曾外遇，但是他觉得是为了「试孕」才这么做，可以原谅，但英英的做法就太过分了。英英听得出梅梅语气中的一丝责备，但是她并不退让：

英：我是没有道德的。一开始他带我去他家的时候并没有讲去他家干嘛！他说我以前送给他衣服和绣的花，他都挂在他房间，带我去看，表示他没有忘记我，还在想念我。反正他就是很诗情画意的那种人就对了。他虽然是读理科，可是就是写诗、写歌送给我，也许很简单，但是很浪漫，满脑子诗情画意的那种。我去看了当然很高兴，可是下一步就是上床。

那一次感觉很好，因为以前都是在外面，心情比较不安定，那一次在他家感觉很舒服，很好，我就掉泪了。当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很相信他，说他太太不回来就不会回来。可是我这个人很坏啦！很自私，我心里想，如果他太太回来，那是他和太太的事，不关我的事。

梅梅插嘴：「可是，你也会没面子。」英英接着说：

英：我为什么要面子？我在他们两个面前无所谓面子，除非他给我闹开，反正我的左邻右舍不知道，他的左邻右舍并不认识我。可能我比较坏，我没有想那么多啦，这也是人性的弱点，那种快感，那种赢人的快感！他真的是认同你，而且

你很肯定他对你的感情，他什么都不怕，几乎什么都不怕的带你去他家。

英英的说法触动了过去也有同样处境的组员，护士燕燕说她也很希望当年那个已婚的第一任男友肯把她带回自己家，因为「那表示他重视我」。或许这种第三者的位置在我们的社会中孤立无援到一个地步，只要男的肯施舍一些肯定与重视，女人们就心满意足了。

那一次之后，英英还是和男友保持联系，和丈夫吵架时特别会想他，「想起过去吵架时他都让我，容忍我，但是老公都丝毫不让我，越想就越生气，就是这样子，我们藕断丝连，有时间就在一起」，但是不去他家而去宾馆，或者在车子里做。

听到车子上做爱，梅梅又有了兴趣，因为她听人讲在车子里做，很紧张，很刺激。英英补充：「尤其在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梅梅没有做过，十分好奇，问说是不是贴那种暗暗的纸，别人走过时才不会看到。英英回答说要找那种确定旁边没有人的地方。可是，在车子里做什么好呢？英英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猜想是有一种「不管外面世界」的忘我情绪吧！而且，车内空间小，「应该是不好做，可是偏偏要做，那种感觉很好」。看来，越是禁欲的情欲模式，刺激就越大。

可是，英英的义无反顾不是个人生性如此，而是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做基础，也唯有在这样一个深厚的感情基础上，她才会觉得自己的外遇不是自私的激情，而是命运多舛的爱

情。英英承认：

英：我不能否定一开始有一些罪恶感，但是到后来我已经铲除了那个障碍，我已经把他当做是一个个体了，跟他太太是没什么关系的，我必须忘记他是一个结了婚的人才能接受他。

我结婚之前他出国，那时我才大学毕业，觉得好像我一辈子的感情都被他带走了，一辈子的感情都用光了，都空掉了，那时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一直在我身边，一直在我生活里，他占了很大部分，占据我很多时间，但是他一下子走掉，我整个心都快崩溃了，到后来一点点才重建起来。

结婚以后有一阵子我和先生吵得很厉害，我原来是念教育的，很排斥做生意，丈夫做生意，我只有跟着做，我感觉做得很辛苦，并不是我学不来，我学得很快，但是不喜欢商场上的环境，没有人情味，也没有温暖。有一阵子几乎做不下去了，都好想要……可是离婚也不行，要怎样都不行，只有想自杀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尤其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我情绪很不好，有一段时间，只要我情绪不好，打电话给我男朋友，我说我们到海边去，他一定放下他的工作，就开车载我去海边，不一定是做爱，可是我都不用讲什么，就是看海，我只要他在身边

就很安心，一切烦恼都忘记了。我一直很感激他那几年一直陪我，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如何渡过。然后跟他见面之后，回去就是跟先生吵架也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愤怒。

我跟他不只是肉体，我是有什么都会告诉他，甚至我其他的外遇，我也告诉他说：「好痛苦，我一直在想念那个人」，好像跟他讲完，我就可以把那个人忘记似的。

这一番陈述刻划出英英和男友的长久感情，虽然只有这种偶尔的见面互动或肉体关系，但这份双重的外遇似乎对双方而言都是极为正面的，有安定作用的，使得两人都可以在颇为无趣但似乎尚不必要割舍的婚姻关系中活下去，有一些指望，有一些安慰。

燕燕问英英，以后如果没有了现在的婚姻关系，会不会考虑嫁给男朋友。英英说不知道，也没有把握会不会比较好，但是另一件事他倒是开始想了：

英：这几个礼拜我自己一直在整理，我突然想跟这个男友切断，分手。

燕：我也有同感，也想和我的朋友分手。

英：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不是罪恶感，好像是把这个情感好好整理，做一个了断，好像慢慢觉得我不需要依靠这个情感。以前我好像是靠这份感情活下去，可是现在我觉得没有这份情感，我还是可以支撑我自己，现在才发现我也可以

活得很好。我自己还在挣扎啦！还不知道啦！

燕：我想也许情人节或者今年十二月就分手。

小房间的气氛顿时凝重了起来，英英和燕燕此刻的顿悟带来极大的伤感。组员们看得很清楚，英英非常依赖也喜欢这份婚外情，另一方面，燕燕的第二个男友虽然未婚，但是和燕燕的关系是若即若离，品质中等。这两个不太一样的情况在此刻突然走到了相同的一个转折点，其中相同的变数就是工作坊的互动。

在几个星期的对谈中，组员们听了彼此的故事，开始挖掘了自己的人生遭遇，重新厘清了自己的情欲倾向、需求和经历，在这种整理中，她们原本混乱矛盾的生活在叙述中多多少少建立了具体的形状，她们则在叙述中逐渐掌握自己的处境。困局可能是解不开的，但是求变，求新，就有新的可能，更何况组内有那么多人早已在活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她们的开阔或退缩都为组员带来对照的冲击，也促使彼此重新评估可能的选择，而这种眼界的变化正是一种新的自主力量，英英和燕燕的心意转变就是这个自主性的首度展现。

第6章

性的冲击

皮肤的社会化／性与阶层差异／超越受害者心境／
放电／我要做坏女人／女女之性／口交的运用／
女人得力／沈着掌握／性经验才是性知识／试婚之必要

只要仔细聆听任何座谈、讨论或甚至日常的聊天，一般人都会注意到思路和讨论方向经常是跳跃的，容易岔道的。这并不表示参加者思路不清或漫天乱谈，相反的，这正显示参加者各有不同的关切和欲望，承载了各种有意识、无意识的心理需求，而这些来无影去无踪的力量却深深摆荡了个人的自我定位和此刻的兴趣取向，只要有一点点沾上或没沾上边的挑逗，就会一泻而出。

组员在童年性经验的话题上，爆出了各式各样从未公开的亲身故事，也尝试透过叙述来整理这些事情对个人情感生命的直接间接影响。当然其中有像英英那样从未遭遇过类似经验的，但是也有像秀秀这样，虽然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却莫名的对某些举动具备高度戒心的。秀秀嗫嗫嚅嚅的说：

秀：大概是小学的时候，我有一个表哥，他带我去看电影，后来去玩的时候，他就摸、捏我的手，我觉得气得要死。（「为什么记得这一件小事？」有人问。）我那天吃柿子，肚子好痛，所以记得。（「为什么那么生气他摸你的手？」）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爸妈都从来 not 抱我，也不牵我手，害我连和妈妈牵手都感到怪怪的，直到现在，我只有和我先生牵手才觉得自然。我记忆中从没有被抱的记忆或温馨的感觉，所以后来我自己生了小孩我也不抱，我还叫佣人不要抱，免得惯坏了小孩。我妈妈也说不要姑息她，尤其是小小孩，很精，假使抱了就

会一直要抱，到现在我和我女儿都不太亲近……

可是我很希望先生抱我，表示亲密，这并不是性的需要。像男人好像有性的需要才来抱，我都会抱怨，可是我就希望他没有性的冲动时也抱一下……：我先生有时会，可是频率很低，不过我可能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俩价值观和生活都不太一样，有时争吵，他会忘掉，但是我都会累积在心，一直气下去，那他就不敢来碰我，因为我会很生气……

我本来有个弟弟，他一岁多就死了，后来又生了妹妹，我爸妈就很疼她，好像是补偿心理，常常抱她，所以我那个妹妹后来和她女儿都会很亲热。我们姊妹就这么截然不同，我就好像很缺少爱。

秀秀在叙述的过程中先是想起了表哥捏手时的极端厌恶，然后开始想为什么会对这个小举动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她说那么一捏使她想到「坏人」（而且因为「肚子痛」所以印象深刻）。这个联想是不是在哪个想不起来的童年经验中形成，我们无从确认，不过我们开始思考：是不是人的皮肤的触觉也有某种惯性？如果很习惯被抱、被触摸、被爱怜，那么就会时时有那个期待，比较发达，比较敏感，比较有回应。而那种少人碰触的皮肤因为从未有外界刺激进来，也没有机会加以温情来诠释皮肤上的触感，所以一旦有人碰触，便惶然不知应该如何反应或理解，再加上如果父母不以拥抱来表达疼爱，反而时时警告孩子不要和别人的

手或身体接触，那么这个孩子的皮肤就会像是装了三千伏特的电网一般，一碰就有激烈反应，外带恐惧惊慌。这么说来，皮肤上的触觉会如何发展，如何反应，并不是什么生理的事情而已，而是这些互动模式是贫乏冷漠还是热情多样，都会影响到个人成年后在情欲上的期望与表达方式。

秀秀自己承认他很多时候是爱恨强烈的，但是即使在爱的时候她也是有点冷淡的，不太会和人亲热，有时有心和人交往也不知如何建立沟通和互动的联系，好像在她的生活经验和处事的锦囊中只有很少数很有限的表达热情的方式。换句话说，幼小时接触的表达方式太僵化、太单一、太有距离，会使得这个个人在成长行缺少主动展现情感的动力及模式。相反的，像蓓蓓的母亲因为与父亲感情不佳而倾注感情在蓓蓓身上，经常摸摸抱抱，关怀备至，但是并没有加上独占式的过度保护或压力，这种长期调教就使倍倍的皮肤感觉十分充沛，在表达和回应上都很有创意，点子不断，不必在渴望中蹉跎人生。

组员们还在思考这个对比的时候，秀秀又继续挖掘她的成长经验，而在这下一段的回忆和反省中，我们深刻的体认到一件事情：性、情欲、身体的施与受，都不只是生理的活动而已，它们无时无刻不被「权力」渗透，成为表达权力，展现主控力的场域。秀秀说：

秀：我爸妈相处，我妈妈都很容忍我爸爸，爸爸对外人很好，但是回过头来对我们都很严厉，然后我妈一切唯命是从，不吵架，但我觉得我妈妈不喜欢我爸爸。我

妈妈是个好人家子女，我爸其实也不错，好像现在的台大学生一般，我妈是日据时代第三女高的，两人教育程度都很好，但是我妈是有钱人家，我爸是穷人家，因此妈妈有点屈嫁过来，我爸有点自卑感，那时候都是女人容忍男人，所以我妈很压抑。

不过你看我爸爸六、七十岁的时候，自己跑去剑湖老家住，留下我妈和我们住在天母两百坪的房子里，我爸爸说老家花园里那棵树，我要给它死就死，要它活就活，好像以前我妈有尝试干涉他的生活，可是我爸容不下任何不同意见或建议。有人说这一点上我有点像我爸，都好像很容易生气，不容别人干涉我或提意见。

其实，与其说秀秀在独断固执上有点像自尊心脆弱的爸爸，倒不如说她在另一件事上像妈妈——因为秀秀也觉得自己像妈妈一样，是屈嫁了现在的先生，而这个认定非常深刻的影响到秀秀在情欲事上与先生的沟通和表达。秀秀是个比较典型的都会生活形态女子，玩耍的门路比较多，喜欢唱歌跳舞，但是先生就比较古板，总觉得事业打拼是最重要的事，三十岁却没开过金口唱歌，为近才在秀秀不断的催逼下开始「考虑」学唱歌或去跳跳舞。先生的事业并不那么忙碌，但是缺乏主动和创意去找资讯及出路。秀秀发现了高尔夫球，先生就跟着去打，但是一打就一直打下去，不肯在尝试新的活动方式，有时在家看书或睡觉就满足了，

秀秀则是一定要到外面去玩才会快乐。

以上所说的这些生活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不是无法沟通协调的，但是当秀秀和先生的关系中渗入了阶级定位的成份之后，事情就没那么顺了。秀秀一直不满意先生，不是不满意他在事业上的表现（他们很有钱），而是不满意他的文化水平，也就是先生自我的阶级期许。像秀秀就批评先生有时讲话粗鲁（特别是做爱时）；她埋怨先生在休闲享乐上不是一个点子丰富、活力充沛的人；她痛恨先生不肯自己主动研究点性爱的新知识，还期望秀秀自己说出要什么；她不满先生太守家，出门旅行从不肯超过十五天，而且只要一听到国外治安上有风吹草动就会打退堂鼓；她纳闷别人为什么会认为她老公仪表光鲜，在外谈吐不凡，而她自己却不觉得他幽默，笑话也不好笑，即使参加什么成长团体也只知道上课而无其他人际互动。在这些日常生活层面上，秀秀时刻感受到自己的优越，而先生不但没有尝试改进，甚至还常常觉得自己不差。而作为一个优越的、在「上面」的人，秀秀是不会肯屈就的，她决不肯向「下面」的先生提出具体要求，她不能委屈自己来要求丈夫施恩或合作。在工作坊中秀秀不断说她就是没办法开口向丈夫提要求或只是指正动作，在房事上的传统道德束缚更使她觉得无法要求，她的先生不会自我觉悟，于是秀秀落得不断生气、赌气、怨气，而没办法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或改善和先生的性关系。

丈夫的阶级定位和文化水平给了秀秀「屈嫁」的感觉，而在最难启齿的性事上，这个阶层差异以夹带着强大情绪反应的方式在夫妻二人间震荡。一方面是小翼翼翼但不知如何是好的先生，另一方面是满腔怨气但死也不愿开口的太太。当性和阶层纠在一起时，性成为表现阶级差异的方式，每一方都可依自己的权力地位策略考量，以性作为惩罚或奖赏的中介。而阶级差异也同时依赖性的运作而存在，秀秀便以性事上的不顺遂作为证据，以维持自己在不平等关系中的道德优势。到目前为止，夫妻二人在漫长的婚姻关系中，已经发展出固定的互动模式，而在此模式上建立各自的安适感；如果要秀秀为情欲牺牲优势，牺牲安全感，屈身要求先生合作，秀秀对情欲的需求显然还没强烈到这个程度。毕竟，数十年来在生活细节中定桩的自我定位，显然远远胜过对情欲需求的驱力。

秀秀的自幼调教会使得她对表哥捏一下收都反应无比，情绪上的强大反应十分快速而明显，可是其他组员们对性骚扰倒有不同的看法。蓓蓓说她从未被骚扰过，但是常常由女性朋友那边听到一些「不幸遭遇」，令她十分同情。为什么称这些事实为「不幸」呢？蓓蓓说：

蓓：因为她们往往没有当场责备对的不是，在事后又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我覺得

蛮不幸的。如果换作是我，可能会破口大骂耶！

或许正是因为蓓蓓平常就流露出「我非善类」的样子，骚扰犯也不敢找她下手吧！性骚

扰与强暴经常会发生在清纯可欺的女学生身上，也是其来有自。

被人掀裙子、挤、压、碰撞，这种不是心甘情愿的身体侵犯比较容易看出来是一种「吃亏」，可是看见暴露狂的器官为什么也是吃亏呢？蓓蓓说她不确定那叫不叫吃亏，但是当时反应如果觉得很好笑，大概会笑出来：

蓓：在漫画和电影中看到有人这样暴露时，都令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覺得一个男生为什么那么无聊要做那种事情？实在很好笑，我想，说不定我会鼓掌的。

蓓蓓这种反应正是「我非善类」的一种表现。或许女人不怕，男人就不敢了。年纪最轻的华华说，以前在公车上也有被男人挤的经验，那时当然很不高兴，但是她说现在再遇到，大概会觉得很好笑。讲到好笑，华华和蓓蓓笑闹着讲了两个坊间长听到的黄色笑话，一个是售货小姐面无表情的对暴露狂说童装部在楼上，另一个是本来要讲暴露狂「莫名其妙」的人语误说成「你真奇妙」。笑话或许不是十分好笑，但是因为主题很禁忌，组员们感到一股莫名的好笑，似乎要把握机会发泄一下日常生活中这禁忌话题上所感受到的压抑。黄色笑话特别引发莫名其妙的能量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三三从前说过在家中曾经见过爸爸四角内裤边缝中露出的隐约器官，华华此刻再度提起，觉得她要是现在看到的话，「反而想多看几眼，想去看看它的构造」，她自觉的观察到自己对那个东西的好奇心逐渐增强，厌恶及恐惧则逐渐减弱。华华进一步提出说明：

华：以前如果在公车上遇到挤人时，我都十分紧张，避免任何人碰到我。当然，如果坐在身边的是我很喜欢的男生，碰来碰去的感觉可能我还会很喜欢。如果说他是不认识或看了就讨厌的男生，即使他的手不小心碰到我一点，都会使我赶紧把手缩回来，而且感到很恐怖。

不小心碰到都会觉得恐怖？反应太强了吧！不过，华华这番话倒是说出了性骚扰的主观因素：不喜欢的人做，才算性骚扰。梅梅插嘴说：

梅：如果那人长得不好看，我会有防备之心，但如果是我喜欢的，长得不错的，那么，肌肤的碰触——像坐飞机时坐得很靠近——反而是种很好的感觉。我小时候坐车看到年纪较大的或长得不太干净的男生，一定会先避开，如果是比较绅士的，男人就不用太提防。

梅梅承认她这种分类的处理方式很有阶级的假设，不过她坚持，如果男人有绅士的样子，那就表示可以讲话聊天，那么即使他原本有意骚扰，也可以在谈天中化解其侵犯之意。

早先工作坊中谈童年性经验时，已提过许多现在被视为侵犯身体的行为，叙事中的小女孩则是无力反抗、无所适从的受害者。在那种故事中，骚扰是一件纯偶然由他方从外面加强在女孩身上的活动，例如磨蹭在文文肩膀上的男生器官，而即使是高中年纪的女孩也只能无助的悲愤怨气，只有吃亏被害的感觉，对骚扰活动则是一无掌握，二无反击。

可是在这一段性骚扰讨论中，却呈现出另一种女人的力量和自我。从蓓蓓的「我非善类」到梅梅和华华的「选择式享受」，我们发现女人在骚扰中除了悲愤之外，还有其他的处理方式，这些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以女人的主体为本位。蓓蓓的「我非善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位置，她对性没有什么忌讳或恐惧，因此记不怕暴露狂的器官恐吓，也不介意黄色笑话，甚至自己来讲。梅梅和华华的「选择式享受」也是建立在女人自己主动的掌控局势之上，她们在面对身体的有意或无意碰触时，并不是以受害者的心情，认为所有的男人挤来挤去是要占她们便宜，相反的，梅梅和华华由自己的审美观或择友观出发，只问自己喜不喜欢而不问对方动机如何，因此对这种事情反而有比较自在的面对，而非惊惶失措。

这里的关键倒不见得是年龄，我们听到过无数成年女性面对性骚扰时也展现出和小女孩一般的惊惶和气愤，但是仍然无力处理。这里的关键也不见得是骚扰的轻重程度或身体部位，表哥用手捏秀秀的手，恐怕比陌生人以性器官磨文文的肩还来得恶心。个人在身上的电网设防程度有极大的个别差异。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由这些非常多样的骚扰事件，及当事人的不同反应来看，性骚扰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纠葛在我们的求偶文化及更广泛的情欲文化中的。事实上，众多组员的众多经验显示，性骚扰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普遍到它已经成为我们情欲文化的主要表现方式之一。不管是骚扰或被骚扰，亲身经历或心存焦虑，人人都有分。而这种骚扰又和我们

以求偶条件挂帅的情欲文化脱不了关系，以梅梅和华华的「选择式享受」来看，凡是在求偶市场上条件稍差的人（如长相不佳，气质不好，阶级地位低，中年老胖残障等等），都立刻被排挤在善意之外，被严防防范为拒绝往来户，反而条件好的人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当情欲流动被狭窄的求偶原则渗透时，骚扰就变成一个更为复杂的事情了。

即使如此，女人通常还是分得出善意与恶意的身体亲近。对于自己不反对的善意亲近，梅梅与华华已发展出能力来衷心享受，而不必时刻高度警觉的对一切靠近的男体产生疑惧。但是对于明显恶意身体侵犯，对于不顾女人本身意愿的身体亲近，蓓蓓的「我非善类」倒不失为一绝佳对策。先决条件是女人不怕身体，不怕情欲，有那种既开放又不软弱的强悍气魄。唯有坦然面对情欲的各种面貌，自在的应对而不心存芥蒂，才可能有最开阔的态度来处理骚扰，反击骚扰。

换句话说，正是因为我们对性、对情欲多所顾忌（女人不能知道性、不能接触，否则会吃亏），相应的也对性别角色多所限制（女人要沉静娴雅，不可强悍独立），因此在遭遇性骚扰时，女人经常不知所措，更无力反击。组员们对这番讨论开启了一些新的可能，梅梅、华华、蓓蓓的情欲能耐显示女人不必然受限于被害者的悲愤位置，她们有可能在其中开辟出一些愉悦的、自主的有力主体。

看见梅梅、华华、蓓蓓这样积极营造愉悦，而且什么也不怕，时常受退缩之苦的秀秀不

禁回想起自己的情欲贫瘠，她觉得这是因为没什么人敢追她，而这种不敢是来自某种误解，秀秀自己的推想是：

秀：不知道是不是人家看我像绝缘体，在大学时我的年龄尚轻，人人都说我长得很好看，可是只是远远的看我，却不敢来追我。我想可能是大一的舞会，我表哥当我的舞伴，他长得帅，大家以为我有男朋友，所以没人来追我，任何节日都只孤单一人度过，于是真的变成了绝缘体。

过去社会的交往不开放，只要男女站在一起都会被当成死会，这也使得很多女人不敢轻易和男人交往约会，害怕被误会而丧失其他选择，这种社交不开放的文化不知因此蹉跎了多少人的青春，也使得秀秀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没有魅力，因此无人上门，「我现在找寻用什么磁场可以来吸引人」。

讲到磁场，小组开始谈「放电」，因为她们觉得秀秀的问题就出在她平日一副高不可攀，不能随意亲近的样子。那么，怎么才叫有磁场，会放电呢？

华：我认为要看碰到什么人。人对了，电就自然流通了。

燕：某些人是与生俱来的有电吧！

华：是对某些人有电，对另一些人就自然没电。

秀：我认为不是，应该是「意念」的关系。我认为在传统压力之下，最深层的地方有力量告诉我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所以从来也没想到要怎么样，也不敢怎么样。可是我有一个长得不怎么样的朋友，现在已经结婚了，可是一到外面就想交男朋友，在任何场所她都吸引男人的注意，结果就常有男朋友，可是我一个都交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主动表现出来想交男朋友的样子，我很希望这样，可是我做不到。

蓓：电影中学到的往往是妳必须长得很漂亮，而且有勾魂摄魄的眼神……，事实上好像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她长得貌不惊人，当我和她一齐出去时，由于我不喜欢成为被别人选择的人，所以姿态上比较冷若冰霜，不太搭理人，这并不代表我酷，而是自我保护，不喜欢别人先对我有兴趣，而希望是我先对别人感兴趣。（「蓓蓓的主导倾向是一贯的。」）但我这朋友就不一样了，她对任何人都有兴趣，而且她个性开朗，但这并不代表她想和任何人谈恋爱。后来这些男生告诉我，他们喜欢跟我这位朋友在一起的真正原因是他们觉得她喜欢他们，使他们在她面前显得自己很有魅力，而且我这个朋友也很爱开玩笑，一见到人家便问：「你最近性生活如何？」后来她有好多男朋友，这些男人也很喜欢和她一起，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放电的方式不同。

秀秀和蓓蓓其实同时领悟到了一件事情：有没有吸引力，或者会不会放电，关键在于这个女人在情欲上摆出什么姿态，放出什么具体讯号。问题是秀秀在早年缺乏情欲的调养，后来又在二十几年的僵固婚姻关系中冻结身体，现在虽然内心向往和那个面貌平庸的朋友一样，主动出击，好好交几个男朋友，但是多年来所依赖的高傲自我形象及身体封闭的安全感却不是那么轻易脱去，害得她不断叹息，对大家提供的身体改造建议也只能说：「唉！我就是做不到耶！」要是早早让她活在一个开放的交友及情欲环境中，现今或许就没这么困难了。

不过，即使目前的开放文化中，还是有与多女人因为家庭教养或教育的驯训，而处于和秀秀一样的情欲困境中。她们心中十分希望能吸引人，希望能交到亲密朋友，谈上几段美好的恋爱，但是却不敢也不会主动放电，只能默默的暗恋他人。这些女人有许多因而采取了被动的方式，也就是借用瘦身或丰胸，来把自己的身体磨成一个「漂亮」的模样，以为这种「静态的呈现」就可以吸引人。其实，胖一点，瘦一点，高一点，矮一点，乳房大小，身材如何，并不是魅力的要件。秀秀和蓓蓓那两个平庸面貌的女友都是以主动的、情欲流转的方式放电，而且吸引许多男人常年驻留身边。

不过，要鼓励女人踏出禁锢的身体，自在的向周围的人放电，就要先肯定并且支持像那两个平庸面貌女子一般的女人。她们通常会被人评为「淫荡」、「行为不检」，或甚至「花痴」，但是这些评语主要的作用是在恐吓其他的女人，不要像她们那样的情欲充沛而自在。

若是要让多数退缩的女人勇敢展现她们的情欲魅力，那么这些现存纵欲女性必须先得到平反。纵欲女性的存在和示范作用，正是保守女性的情欲空间选择。

大家借着秀秀和先生之间的权力游戏，也谈了好一阵子性与阶级差异之间的互动，后来又谈磁场、放电、吸引力的时候，提出一大堆会影响感受的个人条件，组员们于是逐步形成新的共识：大概爱情或者性事都不是那么没有由来的电光石火，我们在这种亲密关系中的自我定位和互动模式，总是已经包含了很多先决条件。其中有文化传统所灌输的自持自重（也就是在情欲上的保守），有个人成长经验中养成的身体感受或品味习惯（也包括惯常的表达沟通方式），有当下两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情绪状态、旧恨新愁等等，更有来自道德文化对性事的畏惧嫌恶或误解成见。这种种搅扰阻碍愉悦的因素并不是「改进性爱技巧」，或者像「要体贴耐心」这种空泛的说法可以消除的。如果偶尔爽到，还真是难能可贵啊！

秀秀在不平等的阶层关系中，因为位高而不屑与伴侣合力追求性爱愉悦，在另一方面，燕燕却是因为位低而有同样的无力感：

燕：现代社会中，一般会觉得医生是高高在上的职业，十分令人欣羡，当我在护校出来实习时也会这么觉得，认为医生好伟大，好优秀。后来在工作关系上遇到一些所谓大牌医生时，仰慕感油然而生，我交往的男友都是医生，大概也是来

自这种先决条件，好像要仰慕的男人才值得我投入。慢慢的，由于临床经验，我的能力也渐渐不错，就不再觉得他们有特别令人景仰的地方，而是各自有专业。可是我和男朋友交往，他家人很反对，而我个人也有高攀的感觉，所以让自己无法主动，在性方面更是如此。

为什么高攀就无法主动？燕燕想了一想，说：

燕：我觉得自己比他低一截。我尽量不要要求他，因为他事实上也常拒绝我。这次我考试放榜，事后听说我落榜，但是又有人说我榜上有名，于是我请他开车带我去看榜。从医学院到医院，开车来回只要十分钟，搭交通车却十分不便，但是他居然拒绝了。

我想，这种小事他都轻易的拒绝了我，加上以前的种种架子，我在心中翻了一翻，很呕，觉得这种男人已经无继续交往的必要，而且我们之间的局势，到后来已经不是我可以掌握的，所以我决定分手。可是男人的道歉和眼泪很有挽回力，我心里想的是「分手，分手」，情势却是控制不了。

在秀秀和燕燕这两个恰恰相反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同一事实：性爱伴侣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如果不太平等，是有碍双方都达到愉悦的，因为，他们总是会把这个不平等的关系用性事上的不协调、不沟通、不合作来表达。性就变成了牺牲品或者筹码，愉悦也就更难出现。

了。

燕燕想和那不肯结婚的男朋友分手，却又一直断不了关系，似乎这个男的还想保有她（在其他众多女友之外）；华华则说她那三十五岁的已婚男友最近也比较生疏，因为见面机会少了一些，她觉得是事业打拼绊住了他，因为至少他曾经有过某种承诺：

华：在做爱方面我是生手，但他表现得蛮老练的，我就问他和多少人做过爱，但他回答以后不再跟别人做爱，他这句话一说出来，我心里就想，留待时间来印证，我暂且相信。他又说不会因为别人而放掉我，我也相信他的话。

听了华华的叙述，燕燕幽幽的说：「好像男人都常说这样的话。」满堂哄堂大笑，不知道是心有同感，还是苦中作乐。我们追问她自己听到的版本是什么样的：

燕：我只是突然间想到前几天我和朋友的一段谈话。记得两年前他主动对我说要分手的时候，他也曾这样说过：「虽然分手了，但我心中仍然只有妳，我不会去交别的女朋友。」我告诉他：「你对我的爱很不公平，我爱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却将你的爱分散给周围的女人。」他回答：「现在开始，我尝试只爱妳一个人。」很多男人是不是都常说这种话？

蓓：（插嘴）只是妳常碰到坏男人而已。

燕：为什么有那么多坏男人？

蓓：因为坏男人专门碰到坏女人。

燕：（冲口而出）那我要当坏女人。

秀：（急急接口）对，我也要。坏女人怎么做？

蓓：（半开玩笑的）不知道，因为我是好女人。

这一段速度很快的对话是被两个自命吃了不少暗亏的女人的不满推动的。燕燕和秀秀都是那种个性上和举止上很「好」很「乖」的女人，心地又善良柔弱，因此那种甜言蜜语经常令他们心动。蓓蓓一语道破的则是这种善良柔弱所蕴含的真正意义：弱勢遭人欺（骗）。而当这两个蛮「好」的女人赶着要做「坏」女人，以便不再受到摆布时，蓓蓓的回应却是颠倒了好与坏之间的高下分野，拒绝接受「坏」女人之中的谴责意味，反而肯定所谓的坏女人的那种情欲自主，拒绝守贞，才是「好女人」的真正特质。

割舍不下男人，总想还能找到更「好」的男人，或是改善现有的男人，这大概是大多数组员的企望，文文却是在女人的身上发现并满足欲望。对于伴侣是否讲真话，表真情，她倒是不太焦虑，因为她觉得自己总是可以由对方的言行举止判读对方的感觉。文文一面说着自己的看法，那边厢的华华则怯生生的问：「同性恋的性是不是需要介入一些人工器具之类的？」旁边的中年女人暗自庆幸自己虽然也不太清楚答案，但是至少没有脱口问这种起码的问

题。文没有直接回答，而选择用自己的经验来示范：

文：记得我第四任（！）的女朋友对我很满意，她告诉我她有两个死党，而她和我有性关系之后，她的死党非常惊讶她的第一个「朋友」竟然是个女的，她不急不忙，表示在我和她的关系中，她的身分是「女的」，朋友则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我，「女朋友」还是「男朋友」。死党们好奇的询问她：我和她的「那档事」是如何玩法？两个女的要怎么搞呢？她们猜：是用胡萝卜还是小黄瓜？我的女朋友听了笑得东倒西歪，实在被问烦了就回答：「不会用手阿！」后来她告诉我已经将我俩的「闺房之事」告诉了那两个死党，而且钜细靡遗，要我去见她们，认识一下。

我见她们的时候真是紧张万分，等于生平中第一次赤裸裸的公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过去细节怎么做都没人知道，不过大概她们也觉得尴尬，并没有问太多问题，这算是我首度对人公开女同性恋的肌肤之亲——用手解决的。

在性压抑的文化中，对性事的想像通常是很有限制的，因此华华才会疑惑女同性恋如何进行性的活动；而且在一般的书籍、影像、讨论中从不提出别的可能，华华自然依着「生殖」来想性事，于是也以为必然要有一根什么东西存在。直到听了文文的说法才推翻了原有的误解——虽然女同性恋之间也可以选择电动按摩棒之类的器具。既然有个教育大家的机会，文

文接着讲同性恋的「性」：

文：也因为她们的提醒，才让我想到「哦！也可以用那个！」我开玩笑的反问她们，应该用大的还是小的红萝卜，她们很不好意思，不知如何回答。但根据我和我伴侣们的经验，只要我们自己身体的接触就感到很舒服了，不需要借用什么。及至目前为止，她们都没有向我要求需要使用什么道具，但是如果有一天她们想换花样的话，我也不会反对。

听起来性的「花样」好像需要学习，需要发明的。但是由过去组员们的渐进发展性爱史来看，即使是非花样的「一般」性活动，似乎也是在学习和开发尝试中学会的。或许，男女生殖器结合也只是扩大性世界中的一种「花样」而已，没有经验的时候，什么都是新鲜的花样，有经验之后，有更多可能的花样，就看妳愿意开拓多少。文文的同性性爱也是这样的学习开拓史：

文：记得我的第一次，进行很缓慢，因为我都不懂，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刚开始我和女朋友只要亲一亲，抱一抱就觉得足够了。关键时刻是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好像是讲两个女人在一起的事，于是跑去告诉女朋友，她也很想知道里面在讲什么。

故事是说A、B、C三个女人在外租屋共居，是大学同学，也是密友，B

比较女性化，A却是骑机车、会修车，两手时常脏兮兮的人。A和B是一对，由于A的手不太干净，使B的子宫发炎了，看到这里我就问我女朋友：「为什么B的子宫会发炎？」我女朋友笑着说：「会阿！不干净就会发炎。」我赶紧问她：「妳会不会？如果我的手不干净，妳会发炎吗？」她说还不会吧！我问：「为什么？书上讲『进去』是指进哪里？」

我那时根本不知道要进去，因为我也不了解自己的构造。我当时听过阴道、阴道之类的名词，它们就像胃、肾脏一样，我知道有它们存在，却不知道它们在哪里，哪个部位。所以我才会急着问女朋友：「它是进去哪里？子宫又在哪里？子宫为何会发炎？」我女朋友一面笑一面说：「不必担心，因为妳都是在外面的。」我一听到「外面」，马上想到还有一个「里面」！后还有一次当我们做爱时，它突然推了我的手一把，我便进去了。

我当时感到很害怕，怎么会有一个洞？她告诉我那就是阴道，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之前的性游戏不知玩了多久却不知其门而入，我想之前她可能也没有这个需求，不然就是不好意思说，从那时开始我才算真正了解什么叫做性，还有不同的做法呢！

早先蓓蓓说得好，欲望是可以开发的。

讲到「花样」之后，组员们也想多谈一些，但是此刻她们最集中注意力的是坊间愈来愈多人讲的口交。大家还没开讲，秀秀又开始抱怨。

秀：我是听见人家说有新招式就会心痒痒的，很想试一试，但我家先生总喜欢「老习惯」，真是讨厌。

华：我男朋友叫我口交的时候，我原本不能接受，就像我原本不能接受做爱一样。

可是一旦接受了做爱以后，再要接受什么就比较顺水推舟了。可是，我只是可以接受，并不是真的很享受，那又不像吃冰淇淋的感觉，没有好的味觉，嘴巴里有东西，在味道上总该……至少冰淇淋或花生冰的味道。那个东西就是那样的东西，怎么可能好到那里去？不过，我既然喜欢他，就喜欢他身体的每个部份，他既然要求我，我就为他那样做。

秀：（深思）我也是这样想。

梅：以前我和我先生完全没有口交，自从我和这个老外在一起之后，心情也随之不同，有时我会想要他用口交，我也会帮他做。以前和我先生一起时觉得那样很脏，所以不喜欢，现在就不会了。而且「吃」的时候也会有欲望上升，在固定模式中这算是新的，换个方式，也算是前戏的一种。

秀：（怨气开始）从结婚开始都是他要求我帮他做，他从来不帮我做，一直到二十

几年后的最近。我就骂他，白白浪费我二十几年的青春。而且他很难得才做一次，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憧憬「这个」了，听说性器除了可以彼此碰触以外也可以和嘴碰之后，我就很想试一试，却一直不敢讲，他倒一直要我帮他做，我心态上就觉得很不平衡，拒绝帮他做。

蓓：我没有所谓的喜不喜欢，但口交几分钟就令我非常累，可是男的却很喜欢。

燕：对！对！对！

蓓：除了累之外，我并没有什么觉得不好的，而且还希望自己功力能变得很好，我做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功力精进。要是他不帮我做，我就踢他下床，这种事应该互相的。

秀：妳是可以表现出来，也可以讲出来，我是想在心里，能讲出来该有多好！我就是不敢讲。（懊恼！）

蓓：很多时候我发现，如果妳讲出来，他会很开心。我的经验中从来没有我提出要求而他們不肯做的，当男人在床上的时候，他们会尽力想如何去满足妳，反而不是妳想的那样。我遇到很多男生都会主动问我比较喜欢摸哪里之类的问题，当然，我也这样问他们。

组员的谈法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她们从不是把口交当成一件简单的事来看。相反的，她

们总是会考量到谁在替谁性交，谁有愉悦谁没有。而当大家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性活动中的权力问题又再度浮出台面。从我们组员的说法中看得出来，许多女人也蛮喜欢「被人」性交的，因为实在很爽，这和男人的倾向其实没有两样。可是说到「替人」性交，女人却显出极大的保留，原因倒不是不愿屈就，而是因为她感觉自己不受平等对待，以一般的情况来看，女人服务男人的频率要比男人服务她的频率高得多，对于秀秀这种长年遭受「剥夺」的女人而言，几乎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问题。

虽然许多女人因为种种原因而把性交视为替喜欢的人「服务」，在其中并没有自己的愉悦，好像做这件事是一种牺牲似的。但是也有女人用别的态度来看待性交，向梅梅那样，一面「吃」，一面投入提升自己的情趣，在新活动形式中营造欲望的波动。或者像蓓蓓那样，从咬到对方，练习到功夫高强的地步，使性交成为自我实力的一部份。这两种做法似乎为愿意开发性交的女性提供了可能的运用。

不管是老招或新招，性的经历和其他经历一样都会造成女人的改变。像华华就对自己在涉足性事后的诸多转变和觉醒有很多反省。首先，她注意到由于过去从未想过自己会有朝一日成为已婚男人的情欲伴侣，会在大学二年级就进入一个颇为禁忌的性生活，所以这件事情的冲击，使她对过去振振有词，自我定位的人生价值观有了重新评估：

华：曾经有一个男人也是脱光光在我面前，而且用手爱抚我，虽然没有进去，但是当时一直觉的很奇怪，怎么会和一个男人发生这样的事呢？那我也会试想大概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情况了吧！我也一直各告诉自己，以后不可以这样。可是我和现在的男友还是发生了关系。我认为不可能再和别人发生同样的事情，但却还是发生了。现在回想过去的一些事，看法都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也不会和男朋友说什么「永恒」之类的话，一切留待时间证明。

华华和前面一个男人赤裸相对之时，觉得以后不可能再有这么亲密的行为了，这一次的经验在当时想来是很有特别意义的。可是后来她却和另一个男人有了更亲密的关系，更出乎她意料的感官活动。这两次连续推翻原有生活原则的事件，使她学会了不再对未知的世界预做价值判断，因为她开始意识到，在身体的世界里，谁也说不准情欲的疆界在哪里，或者前面还有什么样的路。既然如此，有何必「永恒」、「一定不会……」等框架来自缚手脚，然后再承受一一打破的震惊和困惑呢？倒不如开阔的迎向未知。

和男人有了身体的亲密关系之后，华华不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有比较开阔的态度，连她看男人的时候也有了不同的看法：

华：现在我接触各种不同年龄的男人时，会想去了解他们的想法，不只试图了解他们心里的想法，同时也对他们产生莫大的兴趣。总之，我想了解男人。因为我

发现，当我在写作中想描述男人的时候，我的描述往往是很浮面的，我会写女人的方面，但是我写不好男人的东西，我掌握不住内在的一些东西，像川端康成那样对女性深刻描述的功力，那是我欣羡的对象。

在我和男朋友做过爱以后，爱情变得有爱又有性。以前我评价男生的时候只看脸或脑袋里有什么，现在我看男人是看全身。以前只看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生，现在则各种年龄的男人，从婴儿到老人，我充满好奇。除了想了解他们的想法外，也想了解他们各个器官的变化。

一般通俗论述在说到一个女子涉足性经验（而且是和已婚男子）的时候，总是描绘她「失去」了什么，像是性是一件很「亏」的事情，是不可能有所获的事情。华华的思考正好为这种局面提供一个平衡报导。她的反省显示，女人在性经验中不一定是「失去」。事实上，会单单关注「失去」的人，是那些把性当成交换筹码的人，这种人在性活动中也谈不上愉悦，因为她们关心的是盘算收益，避免风险而已。像华华这样不断在其中挖掘人生真谛，或像蓓蓓那样在性活动中增进自己营造愉悦的功力，都是使得女人更有力，更进步，更有宽阔人生幅度的做法。或许，我们需要平衡报导式的通俗论述，支持女人以坚韧的态度来面对身体情欲，拒斥以「失」和「亏」来看待性，而是用「得」与「力」来参与、主导、改造自己性经验。语言就是现实。改造旧有的说法就是开始创造新的现实。

当然，诚如华华在最后一句呈现的，她的兴趣并非全超然现实，也不局限于追寻像文学写作之类抽象空泛的冥想；相反的，华华在经过性事后，同时也开始了对男人身体的「兴趣」。过去不明人事之前，她即使「看见男人穿紧身裤时鼓鼓的一堆」也不会多想，对男人的身体更是一无所知，但是现在她坦承：

华：我觉得我的眼睛有时候会「瞟」，有时候明明应该看的，可是我的眼睛会不由自主的瞟到「那里」去了。以前我比较注意脸，对「那儿」可说是刻意不去看，现在却不由自主的「瞟」到「那儿」去，也不是刻意的，我警觉的时候就立刻收回来眼光，觉得很好笑。

女人眼光的注目其实是对男人身体现实的一种了然于胸。如果说过去的华华是「刻意」的回避，是经常的自我约束压抑，那么现在华华的眼光是自然自在的浏览。不再是无知的坚壁清野，而是有知的掌握情势。身体不再是令人惊悚的禁地，而是可以闲情进退的场域。

华华的眼光和心理的反应，在涉足性事后得到了某种解放，但是她的欲望并不是自此才有；相反的，在回忆中，华华很早便对男人有遐思。只是，在早年对身体和情欲的模糊无知之中，她的遐思也是模糊暧昧的：

华：大约在国中时我就会这样，见到老师在台上道貌岸然的模样，便幻想他晚上和太太一起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虽然我那时也不知道做爱「深入」的状

况，但是看电视也可略知一二、往往就是——电灯一暗，两个人倒了下去……我虽然不知道老师的真实情况如何，但当时的我则深信——必定是讲台上很不一样的，上课时我就会对老师做出许多的联想。在我知道做爱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反而不太会去做这种联想了。

对周遭特定男人的模糊暧昧遐想，在华华有了性经验以后戛然而止，替代的是对所有男性身体的具体兴趣。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华华努力的想了一阵子才给了答案：

华：不是再幻想，而是想得比较实际。平常看到老师的时候，我们不会去想老师吃饭是怎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已经了解吃饭是怎么一回事，不必多想。但是现在「做爱」与「吃饭」没有两样——还不是都是那样例行的活动，也就不会去想了。现在比较会去分析男人分几类，在他们的年龄和阶段有什么样的思想和行为。

从小看书无数、遐想不断的华华，在性经验前后有了一些戏剧式的心情转折。而自幼对身体情欲极度闭锁的燕燕，则恰巧方向相反，经历性事之后，她才开始时刻遐想：

燕：我和华华不一样，我以前没有这种幻想，反而是有了经验后才有。我在医院有时需要穿绿色的手术衣，男同事的身材如果稍壮一点，有时衣服就显得太小，下身的某处也格外明显，尤其当我们平起平坐时总令我不精心地瞄到，幻想于

焉产生——他晚上和老婆做爱时是怎样的情景呢？功能好不好？但是这类幻想都是在我 and 男人发生关系之后才开始有的。

表面上看起来华和燕燕的例子似乎正巧相反，一个不再遐想，一个开始幻想，但是事实上她们的共同点在于：有了性经验之前，若是不想设想也就罢了，即使设想也是模糊的、轮廓的、不知所云的；有了性经验之后，不管是燕燕的幻想或华华的冷静分析，都是心知肚明的、评估「功能」的，都多了一份对局势的掌握与沈着。

就算柔弱如燕燕，也在这个成长和转变过程中，发展了自我的认识：

燕：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曾看过一本不知道从哪弄来的情色小说，我一边偷看一面高兴，「下面」便开始湿湿的；可是那时根本不知道湿湿是什么意思，现在解释了才知道，原来以前就有了「那种需要」，只是没有开发而已。实在是因为当时知识不足，让你不知道自己的需要，也不知道这种生理表现代表了什么意义，因此令我印象深刻。

许多组员的经验都指出，在幼年的时刻，即使不知道情欲是怎么回事，即使没看过多么真的刺激画面，孩子们还是会有一些没有「具体内容」的想像，还是会无意识的随着一些莫名的性欲摆荡。没有经验的时候，这些摆荡是没有特殊目的或目标的冲动要求；有经验之后，它们逐渐因着经验的内容而固着于特定的活动、影像、感觉、心理悸动之上。在这个过

程中有用的性知识也必然是在具体经验中凝聚的性知识，而不是由外向内灌输的抽象观念。这么说来，性的经验才是真正「知识」的来源。梅梅下面的谈话为这句话下了一个新的注解。

梅：过去我一直在性生活上觉得很满足，从未碰到过不行或是怎样怎样的男人，所以我都姑且相信男人只要外表好，在「那方面」也会蛮行的，可是最近我碰到的对象，推翻了过去所有的谬论。

事情是这样的：今年四月我刊出了一篇文章，有一对年事已高的老夫老妻看到，他们十分感动，于是想替自己的儿子征婚而找上我。他们的儿子已有四十五岁，离过婚并育有一子。原先我并不知道他们是为自己的儿子征婚，他们推说是为亲戚，我知道实情后，便想到自己失伴已有三年，于是更珍惜这次机会。在我和他交往后，不迷信的我有觉得十分有缘，因为他属龙，我属蛇，年纪相仿应属良配；此外他又是大学毕业任职公家机关主管。我们聊过，觉得很满意，往后只要他有空，每个星期六都会上来看我。我的个性是比较防范，一开始在尚未完全认识对方前，绝对不让对方上我家来，到后来较为熟悉彼此的情形后才让他来。

从谈话中我得知他的前妻与他同样是外省人，当时他在台中上班，但是在

新店买了幢房子，他的前妻住在台北，他则有空就回台北与前妻相聚。有一次公司临时通知隔天上午八要点上台北开会，他来不及通知妻子便赶回台北，不料一进门竟看到妻子与别的男人在一起，他简直快疯了，开会会后便坚持与妻子离婚。我认识他时，他才离婚一年多，所以某些地方仍满偏激的。

他的条件与我相符合，只是有些观点不大契合，他的工作又不稳定，一个县市调到另一个县市，而他的婚姻观又是不喜欢再娶的对象出去工作，要能够待在家中陪伴公婆。这一点他曾试探性地问过我，我的态度是如果将来我变得很爱他，我一定会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也愿意为他家庭付出爱心。

但在教育子女方面，他的想法就很奇怪了，他认为和前妻生的孩子只属于他一人，再娶的妻子无权管他。但我的想法是，我愿再度进入一个家庭时，我不会去委屈家庭中原有的孩子，我愿意对孩子付出爱心。但他的想法却当我是外人，决不能参与孩子的教育工作，这点令我无法认同。他很大男人，所以我较为迟疑，不愿再走错一次婚姻。

对离婚的男人而言，总是很急，很迫切想要「那档事」，他也不例外，后来我之所以会接受他的要求是因我已走过一段沧桑，不愿自己踏上错步，所以想要先试一试他行不行，对我而言，性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的时候我是用手帮他做的，我不愿直接做，后来有用上嘴，却很纳闷——为何他这么快就泄出来了？第二次时我发现他真的很不行：前戏的部份我们都会做，可是当我们真的要做的时候，他一点也硬不起来。我很怨，我根本无法插上去，他的东西和他的身体似乎没有相连在一起似的。

我没有办法达到高潮，感到十分生气，也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的原因！我相信我表现得很好，我既愿意全心接受你，就一定设法让你满足，相同的，你也应该这样对我。但我试着帮他「硬一点」的时候，竟然无法插上去，虽然令我生气，我却没有当场表现出来。

送他回去的时候我好怨恨、焦虑，在我以前的性生活中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例子。他是外表如此完整的男人，孰料在性生活上竟然不行？我很泄气，我因为没有任何一点兴奋的感觉，更遑论高潮了，所以情绪十分焦躁，不是气愤二字所能形容，不舒服的感觉积压在心里无法发泄。

后来他又上来看我，约好是六点四十分，我故意七点半才到，心里也抱着试试最后一次的态度，当天我对他的言词十分刻薄，他也一再对我表态，从台上来舟车劳顿，又等我这么久……我按捺不住便问他，为何他四十五岁正直壮年，在这方面却如此不行，我绝不相信，是何道理？他表示因为太累，但

我不认为，我猜他是因为肝病之故。

而那夜的最后，他的表现仍然不行，我只有对他把话说清楚。我告诉他我还有几十年好活，下半生的幸福对我而言很重要，他一直抱怨我在这方面的需求太多，我则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事。后来我干脆直接问他是不是他不行，所以他的前妻才会做出对不起他的事？因为这样实在是浪费彼此的时间，浪费他的时间我更不愿意。但他回答不是，他表示以前他回来看他前妻时，一个晚上有时可以达到三次；但我不相信，因为所谓的三次可能只是以手或嘴让对方满足，他的「那个」根本硬不起来！他的情形不可能是最近才有的，一个离婚一段时间的男人，势必最想做这种事，不可能像他那样起不来。到后来我看到他手上有一点一点的斑点，又问他是不是肝病，他只好承认是肝功能失调。

完事后我送他回去，后来我花了一星期把这件事好好想了一遍，我告诉他以后不必来再来找我，但他应该写信告诉他父母真实状况，他将来还要娶老婆，这件事不能不让对方知道。

想到很多女孩子喜欢挑高壮的男孩做老公，实在是很大的赌注。外表好的人不一定有实力，我碰到的这个对象，外表条件实在太好了，又只有一个儿子，很符合我的要求，谁知道他在性方面根本不行，害我都不敢告诉别人，我

碰上了这么一个人！昨天看电视节目〈女人女人〉，里面讲到是否要婚前试婚的问题，不管别人的答案是什么，我认为十分必要！只看外表良好，却不知他的「内涵」，等到婚后变成一个怨妇！我不要这样。这个男人令我失望、气愤，而且遗憾，到后来我无法对他客气，等于一脚将他踢开。很多男人爱讲自己有多行，我认为多半是自吹自擂。

从来没有看见梅梅那么气愤过，她连前夫也没有那么恨过。梅梅一再强调她的想法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这个经验使她不再相信外表很好的男人在「那方面」也一定很行，不上床一试是不会知道的。梅梅学聪明了。

女人在性经验之后学会了很多事情，有人功夫精进，有人对人生有另一层认识，有人逐步开始开发情欲，有人愉愉悦悦的计画下次约会。无论如何，她们的各种说法戳破了惯常的警言，再再显示：女人的性不一定是有所失，无所得的。在性事上的无知与退缩也不一定会有所保，有所获。性的冲击在女人的生命中画下的刻痕是多音杂色的。

第 7 章

历练经验

动态震荡的性生活史／理想的务实变迁／三十大关／
自主的选择／情欲之「声」／性游戏／戏剧性／
被动快感／激荡改造／口味偏好／突破隔绝

工作坊在深究女性情欲的过程中，对于历史层面的冲击震荡或沉淀累积都有高度的敏锐观察，因为我们很早就注意到，女人的性生活内容和她们的感受并不是什么平面的、静态的合成物，不是由专家们孤立出来的某几个重要元素任意组合而成的。相反的，「时间」／「历史」这个面向的波涛汹涌，深深的形塑了女人的性生活及感受。因此我们在组员们个别的生命成长史中拾掇她们情欲现状的构造过程，在她们性生活中凝聚出情欲经验对个人自我意识和定位的塑造功效，更在工作坊中二十岁到四十多岁女性的性生活感受和态度中依稀捕捉到台湾社会及其性别角色和性文化的变迁。

这些历史过程是漫长复杂的，但是它们也同时是一个个戏剧性人生转折的累积，而每一个转折也必然牵涉到一些全新的重新定位和调适，甚至对过往人生的诠释修正。我们在工作坊进行的十二周内就会遇到一次这种转变。

于是，有一天下午——

蓓：我想「从良」了。

一室的沉默迎接蓓蓓疲惫但不忘玩笑的眼神。

在工作坊的组员中，蓓蓓一向是我们欣赏爱慕的焦点，因为在情欲世界中，她不但经验丰富，洒脱自在，同时也肯定自我，创意十足。这样一个令人组员恨不得化身为她的人，居然要「从良」了！怎不令大家大吃一惊呢？

蓓蓓说自己要「从良」，当然不是说她过去从事特种行业，而是说她要去做「正常人」了。有一次她曾提到：

蓓：所谓正常人就是有了年纪就想结婚，肚子饿了就要去吃饭，然后跟男朋友之间有问题就想分手。像这种模式我不喜欢，太浪费我这么聪明的人的时光了。

可是此刻，蓓蓓也想步上「正轨」了。是什么事情促成了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几个星的讨论中，她们已经慢慢学会了用对话来帮助别人挖掘并拼凑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图像，蓓蓓就和她们有这一番对话：

蓓：我突然间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想买一栋房子，在三十岁以前。

英：买了房子又怎么样？

蓓：会比较自由一点。

三：错了，会更不自由，要为房贷烦恼耶！

蓓：可是我很羡慕那种女人，一回到家就可以把答录机打开，把收音机打开，然后自己要干嘛就干嘛！

秀：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可是我也不觉得快乐呀！其实我现在是要有什么有什么，可我就是觉得缺少了什么，生活不够精彩。

组员们一连串热切的回应似乎想要提醒蓓蓓，她的生活多么「精彩」，多么引人入胜，多么令组员们向往。蓓蓓却不这么想，时过境迁的压力使得她不得不重新评估：

蓓：自从我进入广告界，我就觉得很封闭，不如我想像的精彩，我以前在杂志社的时候有些年龄层相仿的朋友，现在都没有什么朋友。其实广告就是一种很实际的训练，因为妳必须实际一点，所以很多的价值观就会变。

这个实用性的倾向从两个星期前蓓蓓进入一家房地产公司广告部门开始，仅仅两个星期的冲击就使蓓蓓全面改变了吗？她的第一个解释是：

蓓：这是家房地产公司，我当初进去的唯一目的是想买房子，而为什么想买房子是因为想当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在任何方面都独立。租房子住有很多限制，想要装潢一下也不行，房东又常常来烧香，然后又敲我的门，大念十大守则给我听，我实在受不了，好烦啦！而且我想买很多自己的东西来布置，如果有自己的房子就可以实现了。

所以，除了广告工作的实用倾向外，再加上对自己有个家的渴求。就这样吗？组员提醒蓓蓓，一个月交两万多的贷款，那就没什么余钱来买想要的东西了。还有，为什么会在此刻想要房子呢？蓓蓓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答案：

蓓：我想到了！因为我们家那疯子（男朋友），他买房子了，去年我们讲好了去组

约玩，结果他突然不去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他在年底前要缴七十万，他必须努力赚钱，努力存钱。我就很闷的自己去纽约，回来后发现他真的很拼命赚钱。他买房子是为了父母，他父母年纪很大，到现在还租别人的房子，所以他想买房子，可能他有点影响我吧！让我觉得我也要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跟我说要做大人的事情。

这边厢的蓓蓓努力的尝试了解自己为什么要来个人生大转弯，那边厢的燕燕却也在这一番娓娓道来的交心过程中思考自己的人生转变。她似乎并没有太注意蓓蓓讲的细节，反而在蓓蓓话语中弥漫的怅然里回溯自己的人生转折。燕燕的觉悟是：

燕：我觉得理想会变，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直在变。本来我觉得这个男人，我第一个男人，也不错，只要他老婆不要闹，就这样过一辈子也不错。后来我在二专进修，都是在晚上，很累，那时上班是大夜班，第二天又上课，想到都累！那时我唯一的愿望就不再是谈恋爱，只要给我一部车子就好了，可以减少很多交通的时间。后来二专毕业以后，我那买车的愿望也渐渐变小了。

（「为什么？」）

因为不那么需要了。前一阵子，大概一两两年前，我很想要一个房子，我想结婚，想要一个家，可是问题是我男朋友，第二个男朋友，不想结婚呀，尤其

最近也很明白的说不可能结婚，那我房子的愿望也没有了，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找个好男人。所以我觉得会因为周遭的事情而影响妳想做的事。

听见燕燕这番有点伤感的剖析，蓓蓓感同身受：

蓓：对呀！本来我想买房子，我就很努力去赚钱，头期款也足够了，有一百万可以去买房子。可是回头一想，我现在去买房子，一个月要付三、四万块，而我又不屑二十坪的房子，我喜欢四十坪的，每个月要交好多钱。房子还要付车位的，因为我以后要买车子，必须要为车子着想，然后一个月就要四、五万贷款，如果每个月这样交，我根本不会有余款去买漂亮衣服穿，所以我觉得我的愿望也一直在变。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蓓蓓那么严肃，那么精细的规划她的生活，那么长远的思考未来。我们开始想念那个活力十足，什么都不甩的蓓蓓。

在过去的对谈中，我们都注意到蓓蓓很喜欢把她的情爱关系想成竞技场，而这种竞技事实上建构出一个充满创意、时刻玩耍、日新又新的性爱关系。她和男友会比赛看看谁先忍受不了欲火而动手，比赛看看谁能不脱衣服而达到快感的高峰，比赛看看谁在性爱活动中点子最多，花样最新。在这些活泼新鲜的互动中，蓓蓓从不因为爱情而抹煞自我，也不屑接受通俗意见中的温顺女性形象；相反的，她采取主导的地位，拒绝做让人追或者等人求的那个角

色，她主动的、热力四射的不断翻新她的性爱生活，而这些全都是其他组员欣羨不已、梦寐以求的精神和力量。

然而，此刻的蓓蓓却想作别这一切，转向一个平淡务实日日打拼的生活，而且，不但蓓蓓如此，她的朋友圈中也看到类似的游移：

蓓：我觉得渐渐的我的朋友都去过另一个生活。以前有一堆女孩子，都不好好工作，时常换工作，男朋友也常换。今年我就感触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了，想生一个孩子，甚至她可以为这个小孩放下自己的工作。另外一个女孩在男朋友和别人结婚后，心如止水，不想再交别的男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常常勾引别人的男朋友，虽然她还是一样的去勾引，但是她现在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在跟某些岁月说再见吧！然后突然间我好像觉得我会这么强烈的想要房子，好像也是这么来的。

女人的玩耍和潇洒有年龄的关卡？蓓蓓此刻的看法是，有的。

蓓：我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关卡，像我会觉得玩的本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你做到某些职位，如果冲不上去，别人很快就赶上你了。另外，自己也会觉得更要潇洒，更要自由，所以你更不能去依赖别人。比如以前去哪里玩，一定是别人开车，别人买车，我们也无所谓啊！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依赖别人去享受那些特殊的场

合，什么牛排呀！大餐呀！都有。可是现在呢？比如说，我们这几个女孩就会去买俱乐部的金卡，我们就可以自己去玩，不用去依赖他人，而且，像以前要去大餐就会打电话给男人，说晚上一起去吃饭，然后就可以吃到大餐，可是现在你就会希望自己有能力去那种地方，妳希望自己能够不再去依赖那些人。

在这一段叙述中，蓓蓓半玩笑式说的「从良」，有了更具体的脉络意义。「从良」并不是由什么堕落的生活方式中「幡然悔悟」，而是换一个生活方式，追求更高的自主性与独立。更重要的是，这是她自己在诸多人生选择中所作的抉择。不管是在此之前的豪放人生，还是在此之后的规律打拼，蓓蓓并不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选择。她想要自己的房子不是为了当作婚姻的部份条件，而是要更完全的实现自我塑造的空间；她想要更努力工作赚钱，不是为了存钱结婚，而是为了可以更自在的、自主的享受人生，而这个自在自主的想望则是她的生活史所培养出来的人格。至于这些事情中是否包含某一个男人或是这个男人长远的承诺，蓓蓓倒是没考虑这一点。对于她来说，有能力做选择就是最高原则，而做为最高原则，它是不能有什么其他的先决要件的。

组员们对蓓蓓选择「从良」表现出高度的惋惜和关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它们大部分是中规中矩的良家妇女，即使偶尔犯规，有一些婚前性行为或婚外性活动，甚至曾有一个以上的男人，但是在这些时候她们（如燕燕和华华）的心中承载了许多羞惭、自责、和罪恶

感，而这种心理的负担，更形成了她们在性爱关系中不利的位置，有不满或不悦都不能完全的表达或要求改变。她们盼望能像蓓蓓一样不用道德规范，主动掌握局势，自在的照她自己的方式来玩。

另外一些中年的组员（像秀秀和三三）惋惜蓓蓓「从良」，则因为她们从未像蓓蓓一样丰富的享受多样的性爱经验，她们也从未像蓓蓓一样来去自如的进出人际关系，她们自己在现有稳定的关系中有极度的渴望，渴望尝试蓓蓓曾经享有的，渴望在人生尚未真正沉寂之前开出一些灿烂，寻得一些愉悦。对这些中年组员而言，蓓蓓代表了那美好的世界，蓓蓓开阔的气度是她们想望的自我。于是，当蓓蓓宣布要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时，她们困惑了：难道愉悦多样的性爱生活终究要被放弃吗？

组员没有想到的是：蓓蓓从前选择豪放，现在选择规律，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中，她都是做了自主的选择，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中充分展现自己。其他组员们则是过去从未真正有过人生选择的机会，她们在有限的文化环境中找到一条稳定但不一定璀璨的性爱生活之后，便再也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即使想要突破，也因为长久冻结而丧失了勇气与魄力，仍是没有选择。这么说来，她们真正应该惋惜的不是蓓蓓选择「放弃」什么，而是她们自己从未「拥有」过什么。

组员也一定多多少少理解这一点，她们很快的把「从良」的念头放到一边，继续研究性爱活动的细节。秀秀急切的想要知道蓓蓓如何评断她前几星期就给蓓蓓的那几本性技巧书，毕竟，大概只有蓓蓓的经验与专业知识才能为秀秀提供一个参照点。

蓓蓓说那两本《舌技入门》、《指技入门》初看时不觉得怎样，只是觉得日本作者的语言和插图都很有趣，但是第二次看，「就好想找个人赶快过来试试」。秀秀听了兴奋的说她自己看得时候也觉得作者是为了教男人如何取悦女人而写的，因此很入木三分，她自己也会兴奋，可惜放在床头给老公看了似乎没有太大的效用，他还是不太会，还是要秀秀自己拉下身段去指导，秀秀因此很气愤。

大家讲性技巧，说着说着就开始谈叫床。蓓蓓说她是用英文叫床，因为她看电影里面的人都讲英文，她觉得用中文叫不出来，显然这是影像塑造出来的习惯。梅梅则强调她是用中文，而且是自发的、自然的反应，像是「好舒服啊」、「再用力一点」之类的，不过她也承认这是后期经验多了才说的话，早年先生叫她说，她也说不上来。她认为做爱的时候讲话是很低俗的，而且先生要求她说「我爱死你了」，她实在讲不出来。后来因为就业，独立自主心比较强，再加上经验熟悉了，才是由心而发，自然讲出来。

梅梅说完这番发展的历程之后，蓓蓓补充说，她一开始的性也不太舒服，没什么好感觉，所以即使发出一些呻吟，也是为了「敬业」，为了给对方面子，鼓励一下，这大约就是

平常人所说得「假高潮」的一部份表现。可是蓓蓓也有点气愤，因为对方要求她说点性话，却不肯回报，她希望对方说她很性感，很棒，那会使她开心而感觉更好，可是对方就是保留，因此她也不肯说什么具体的话了。

大概听了蓓蓓那么有经验的人一开始也有床上沟通的困难，燕燕胆子变大了点，说：

燕：我通常只有呻吟，没有说话，但我们有问有答就是了。（组员大笑）有时候他会问做爱的感觉如何啦！当时我就会给他一些称赞的话，不过，听见蓓蓓的例子，以后我也要叫他讲点称赞我的话。

组员们又大笑了一阵。燕燕一向是工作坊中最怯弱的人，但是显然她正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和男人之间太明显不平等的关系了，而且她也是从其他组员的例子不断吸取资源来改善自己的情欲处境。

在情欲活动中扮演各种不同角色，也是测量两人关系品质如何的指标。秀秀早就抱怨先生什么都不玩，当然她承认自己也不玩，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不平等关系充分渗透他们夫妻的情欲关系，自然玩不起那种抛弃或改变阶层权力的玩耍游戏。

这种日日见面却不能营造玩乐气氛的关系是蓓蓓不能忍受的，她一再强调，要是一天到晚面对同一个无法共同玩耍的人，她宁可不要有伴侣。要在一起当然就要尽兴。蓓蓓眉飞色舞的说：

蓓：我和男朋友都太忙，一个月才见一次面，可是我们都会安排比较多的时间，见面就玩很久，像礼拜天一直玩到礼拜一这样子。我们会玩很多游戏，像我们玩植物人的游戏，一个人扮植物人，假装死掉，没有知觉，然后另一个人就想尽办法让他活过来。有时候玩捉迷藏，还有有时候反过来，他扮女的，我扮男的。

蓓蓓这番话事实上粉碎了一般人对纵欲男女的错误认知。出于道德上的偏见，许多人想像纵欲男女是纯动物性的饥不择食，什么人都可以上床，而且在床上的情欲本事一定很原始，不够成熟气质。可是，蓓蓓自发的描述却显示，纵欲男女因为经验丰富多样，身体自在开发，所以反而更能用心营造性爱品质。像蓓蓓和男友会仔细安排时间相会，他们会创意十足的设计各种游戏来提升情欲强度，他们用各种角色的扮演来探测新的欲望关系，这些用心用力的筹划使得他们的性爱生活不但不饥不择食，反而是精心规划，不但是原始的动物性，反而是挪用文化中累积的各种可能情欲材料。事实上，和那些经验单薄、想像缺乏，而且顾忌重重的一般人相比，纵欲男女的性爱关系才是脱离了「献身、义务、生殖、发泄」等粗浅模式的优质情欲。

最渴望改进情欲品质的秀秀听见蓓蓓的描述，一半是恍然大悟，好像又找到了一些新点

子可以用在自己的情欲生活中，另一半则是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蓓蓓能创造出这种性爱点子而她自己却不能。所以秀秀比其他组员更急切的问：

秀：你们是一开始就有这些点子，还是这个男生有点子，然后你们相配合的？或者

妳其他的男友也有这种戏剧性的过程发展？

秀秀很准确的捕捉到了蓓蓓的基本精神——戏剧性，也就是一种玩耍的态度。蓓蓓不但在性爱上戏剧性十足，连平常讲话也是活灵活现的语出惊人，总想把生活弄得更有趣，更好玩。一般人要是一个月才和男朋友见上一面，多半会急切上床，草草了事，在刹那间抹去一个月的等待。可是蓓蓓拒绝这样，她以最高的创意把长久的等待用戏剧化的方式玩耍在两人相聚的时光中。她和男友不但不急着上床，反而玩耍扮演着各种游戏角色，让一个月的等待在一个又接一个的故事中充分展延，提高情趣和欲望。这种只问情欲品质而不执着权位、形象、，也正是秀秀最缺乏的。

当然，蓓蓓的这种动力和本事不是一朝一日养成的，她必须在和不同的男人互动中不断累积反省改进才有今日，所以她说：

蓓：我觉得情欲创意要看是怎么样的的人。先前我交的一些男朋友，看起来好像点子很多，但是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就觉得他们很无趣，而我现在的男朋友第一眼给人的印象是无趣，很忧郁，好像人生快灭亡似的，可是「在一起」之后

才知道他是很有「才华」的。像我和他认识之前，有个男孩子，各方面都很好，长得也很称头，功课也很好，各方面都不错，而且看来是个很有趣的人，可是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总让我很失望，我这个人比较相对论，我会想不断的改变，可是他实在很无趣。

蓓蓓并不是生来就有知人之能，她是在和许多不同男人的亲密关系中慢慢发展出自己的需要和口味，而且一旦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人，她也绝不对方优秀的社会条件而委屈自己，绝不为不忍心分手而继续这段关系。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气度才是真正的执着，真正的有原则。也只有在这种不患得患失的交往互动中，蓓蓓才能自在的全心投入想各种点子，玩各种角色扮演。难怪秀秀听这些故事时总是又兴奋又羡慕的说：「嗯！这个倒是一个好点子，我回去要想想编剧来增加情趣。」或者「不错耶！我觉得这种玩耍应该大家互相交换经验。」

交换经验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个人已经尝试而且成功的故事公开汇集起来，刺激大家的想像力，或者至少提供一些具体的戏码让那刚刚要起步的人模仿学习。像蓓蓓说的「植物人」游戏、男女倒错游戏、捉迷藏等等都是好例子。在秀秀渴求更多故事的的催逼之下，蓓蓓又提了一个「美女与野兽」的点子，怎么玩呢？蓓蓓说：

蓓：他做美女，妳做野兽，而且是个丧心病狂的野兽，妳要怎么搞他就怎么搞他，

那他就是很可怜，是个楚楚动人的美女，妳把他绑起来，然后他都不能挣扎。

组员们一个个脸上流露出兴奋的神色，一面大笑，一面爽。蓓蓓还说，她的男友好好玩，他们在一起时情绪高昂，因此她要和他出去一定会带一些道具，像蜡烛之类的。他们非常注重调情，都会先讲好要穿什么相搭配的衣服，到远方去玩时，路上有什么小旅店就住进去，开始睡觉玩耍，反正较劲，看谁先忍受不了欲火。在这种互动模式中，做爱是个剧情转折，高潮迭起，不停玩耍的持续过程，是个身心同时操练的创作游戏。

有些组员更进一步问「玩完了」以后呢？蓓蓓的男人会一翻身背转过去睡吗？不，蓓蓓说她从没遇过这么自私的男人，要是，也不和他上床。可是完事之后谁会起身清理呢？秀说他先生去洗，然后拿纸给她，「累都累死了，还要去冲洗？」这时候的秀秀是蛮有定见的。华华和梅梅说她们和他们的男人都会去冲洗，燕燕则面带揶揄的说自己的男友是「有清没有洗」。只有蓓蓓一脸纯真的说：「我们一向戴保险套，当然是男人们去洗，我洗什么？」一个简单的反问使得一室默然，大家似乎突然受到了什么震荡，在最豪放的女人身上看见了对身体和性的最大尊重。

蓓蓓在描述性爱玩耍时，很清楚明白的显示这种玩耍是不计身分地位，不管阶层差距的；换句话说，她和男友在权力上是平等的，因此游戏中的高下倒错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反而更能自在的颠倒掉换。可是，对其他组员而言，性爱游戏中的关系权力却总是固定的。

华华就是一个被动的，男友要她手放哪里，嘴亲哪里，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因为我什么都不懂啊！」在情欲活动里，无知就等于弱势。但是燕燕说她自己偏好「被征服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她才会高潮。这大概是因为她自幼的教养和性侵犯的经验，她又一直认为性不是好事，再加上男友不是已婚就是无意结婚，在这种充满罪恶感的性关系中，燕燕若要想从性里面得到最大的快感，就必须说服自己：「我怎么可能自愿投入这种禁忌活动？我是被迫的，是对方征服我强迫我的。」唯有这种全然放弃自我，充分感受对方全面掌控时，燕燕才能安抚自己长久以来筑起的「道德良心」，才能在性爱活动中享受「被动」的快感。

这一段主动、被动的讨论引发了以下的对话：

蓓：其实我比较喜欢阴柔的男人耶！那种很可爱、让人怜爱的男人。你们有没有看

「鹿鼎记」？周星驰在里面演一个被女孩子强奸的男人，躺在女人怀里哭，那

女孩子还叫他不要哭。

秀：我觉得那种男人很差劲。

蓓：我觉得好可爱哟！

秀：那种男人真是差劲透了。

蓓：他就是那种样子、好可爱哟！

秀：我本来就比较欣赏文雅幽默，有男子气概的那种，偏偏我先生斯文有余，潇洒不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嫁给他，结婚以后才知道各方面都不太适应。所以我现在觉得要婚前试婚，要住在一起才知道这个人，交往多久恐怕都不会知道他的真相。

前两个星期，我们才听过梅梅抱怨她最近的男友上了床之后显出其真正的无能，险些误了她的下半生，因此她再三肯定婚前一定要试婚，而现在连最执着保守的秀秀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认为如果不和伴侣同住同眠就不可能真正知道对方是否适合自己的情欲口味。两个中年女人同时觉悟试婚的必要，这其中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她们成长的年代比较封闭，情欲资讯很少，情欲经验更是禁忌，因此她们也从未想过情欲是亲密关系中很重要的一环，就这么随缘随命的滑入了婚姻，在各自孤立的婚姻内，性关系虽有不足，但是也并不清楚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现在在工作坊的女人交谈中，她们听到别的女人有很多自己从未敢想望过的经验，相对比之下才认识到自己长年以来所感受到的不满并不是虚幻的感受，而是其来有自，是真实真实的局限和缺失。如今回首，才觉得要是女人有机会更「深入」的认识伴侣，大概就会作出比较好的决定了。

由此看来，我们社会中的男人希望女人不要聚在一块交换情报倒是有他们的考量的。女人若是那个别孤立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每天以小花小草小猫小狗调剂身心，或是专心持家育

儿，那么她们即便有不满足也只会怨自己的命不好，或者自责个人要求太高，太不知「惜福」。可是工作坊中的女人在集体的讨论中，对照出自己在目前的情欲处境，并且在其他组员的生活方式中看见其他的情欲出路及选择，这种激荡使得她们滋生一丝丝的希望和憧憬，但愿自己能更好的情欲生活，同时也使得她们开始就社会文化的局限进行反省和修正。秀秀和梅梅两个中年保守女人的「试婚」说法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不但是她们的生活体验，同时也为组内其他已经开始性生活的未婚女子提供了正当化的效果。社会改造或许就是在这种种相互激荡，彼此借力的互动中进行的。

工作坊的对谈不但对中年女人有冲击，其实对年轻女人而言也有很特殊的意义。最年幼的华华说：

华：来工作坊之后，我觉得有一件事要讲。以前我蛮逃避世上有性爱这件事，就连和男朋友一起时我也否定这件事。像刚开始和他做爱，他都喜欢灯光亮着，我都不太敢面对，就要关灯，可是他说这样才能欣赏到我的身材，可是我不要呀！他问我有没有在浴室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身材，是觉得好看还是觉得像怪物？我就回答说像怪物。可是我来工作坊之后就觉得性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应该追求安全健康的性爱，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这是第三个明白表示被工作坊影响的女人。如果说很多女人可能在各式各样的际遇中进

入性活动，那么，像华华现在这样正面的、自在的态度，大概会比较有利她们在其中肯定自我，享受活动吧！更何况组员们在工作坊中借着蓓蓓的激励所发展出来的「安全性」观念，是不带恐惧的自我爱护，是不含焦虑的体贴他人，这和坊间性教育所谈的那种怕生病、怕报应的性爱观念相距可远着了。

说实在的，在我们这个歧视情欲的文化里，女人进入性活动的那一刻，除了避孕、避病、承担责任这些常见的焦虑之外，她们还默默的守着另外一些心事。像燕燕和第二个男友首度做爱时就怕对方会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处女了。不过，因为有了两个男人，她也会自然的把他们比一比。比什么呢？燕燕笑着说：「长短啦！时间啦！技巧啦！」一旁的华华露出一脸困惑：「可是，妳专心做那个事情的时候怎么还会比？」组员们一面笑一面原谅年轻女人的经验太少。燕燕又进一步说其实身体器官的大小并不是关键，反而是她个人的心情最重要，第一个男友在器官上来说比较长比较大，但是她从来没有爽过，到第二个男人时才觉得很好。秀秀听了连忙补上：「对！我觉得自己觉得性感不性感很重要，要是自己想要，觉得自己很性感，那就会很好。」看来男人对本身器官的大小长短似乎不必要抱着那么大的焦虑；如何创造文化环境，让女人自在的放纵她们的情欲，愉快的投入性活动，才是保证她们满意的关键。

燕燕停了半晌，像是鼓足了勇气的笑着说：「前几星期我听大家讲自慰，就一直想试，

现在，我终于做了。」组员们一个个张大了眼，欣喜若狂的问：「如何？」

燕燕平静的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弄自己比做爱爽。」

一半组员点头同意，另一半沉默不语。这个二十几岁才发现自慰的女人令大家又是高兴，又是怜爱。燕燕的「新生活」大概可以算是工作坊的重要效应之一，也首度展开她自主愉悦，更使她在日后与男人女人的亲密关系中有个理解和评断的身体依据（这当然是后话了）。

除了自慰之外，女人在面对伴侣的身体时有一些口味上的偏好。燕燕说她最喜欢对方的嘴，因为接吻的感觉很好。年轻但细腻的华华说：

华：他的全身我都很喜欢，像我会注意到他下巴有个缝过的伤痕，我就问他怎么啦，他说是跟人家打架留下的。然后我又看到他脚上有长厚厚的茧，他说不要看，丑丑的，我说不会啦！我就有那种蛮珍惜的感觉。他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很苦，到工地做工才会那样的。我看他脚上长茧，让我觉得他很脚踏实地，看到他的伤口我也会心疼。

大二的华华对三十五岁的男友有不少浪漫的感觉，她也欣赏男友的嘴，因为她也喜欢接吻，而且她也喜欢中年男子的小腹，大大的，有肚子，有事没事她还会去吸那个肚子，享受亲密的感觉。

讲到男人的身体，梅梅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回到了性器官的话题，看来她在婚姻生活中养成的情欲偏好——插入——真的是个主要的关切。她说：

梅：以前我先生跟我讲，男人个子高的，「那个」都很小，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先生个子最小，但他的长度还好。我发现不管是高的矮的，他的长度都不会差很多，只是比较粗，比较细，有所不同而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老外，他一八〇公分，但他的就很长，以前我看外国录影带就一直蛮幻想有机会和老外这样，后来真的试过，觉得是不太一样。在和我做过的男人之中，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和一个同时有两个老婆的男人做，他以一个全然男性的方式把我压下去，这种心态我比较无法接受。而且他每次做完以后都不管我的感受，好像他发泄完了就完了。相比起来，我先生还不错，以前我不会，她都会带我，一直到我知道怎么反应。以前我会担心胸部太小，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我身上还有很多刺激的部位，我就不在乎胸部小了。

女人的性经验、人生历练，和自我定位实在深刻的影响到她们对性爱活动品质的评价。像华华和燕燕两个比较年轻，而且经验比较单纯的女人，她们对于男友的要求及互动模式比较不太知道如何反应，也比较被动，甚至还发展出明确的性爱口味，因此在性爱活动过程中只是承受者而已。可是像蓓蓓和梅梅这种历练多、经验丰富的女人而言，她们对性爱过

程中两人的互动品质就十分讲究，对个人是否得到满足，得到空间展现自己的情欲要求，也不轻言放弃。即使像秀秀这种性经验单薄的女人，也因为生活历练而学会了对性爱关系表达不满。这么说来，我们文化对女人过度保护，过度纯净，竭力不让她们接触性资讯或发展性经验，这恐怕只会使她们停留在分不出高下，识不得好歹的无知无力状态中，到头来在婚姻多年之后才落得像秀秀一般，「现在就是要把心理障碍屏除掉，现在要制造出做爱的情绪来，要慢慢、慢慢的来，好像修道一样，要慢慢修。」于是女人终其一生就是在筑墙隔离自己的情欲，然后在多年后才努力在婚姻中一块一块拆去那坚固的墙，至于修筑和拆除到底耗去女人多少生命——可以用来发展自我，累积实力的生命——就很少有人去想了。工作坊中的女人已经意识到这种耗损，秀秀和三三幽幽的感叹自己做不到任何具体的改变，心灵愿意，生活中却多有顾忌，这种无力感正是她们改善处境的最大障碍。

第 8 章

越轨出柜

第四者／丑陋的男人／中年女人的困境／多元外遇／
新新女性／女女第三者／双重标准／
新女人的强悍定位／我们都在轨道之外

我们的社会对于情欲有着很严肃的规范。性必须在婚姻关系之内进行，性必须是忠于伴侣一人的，性必须是针对异性的。否则就会遭致非议或压迫。可是工作坊中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完全在这规范中生活的，她们有的很早就有婚前性，有的已经外遇，有的拥有许多不同的性伴侣。但是无论由成长经验、情绪感受、自我评价但定位来看，她们同时也是我们社会中最典型，也就是最「正常」的女人——或许，越轨才是我们文化的常态，因为，越轨的愉悦和活力是推动这些女人继续在呆滞僵化的例行生活中行走的重要力量。她们因此也对自己和他人的越轨出柜有着复杂矛盾的看法与感受。

梅梅因不孕而被迫离婚之后，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找寻新的伴侣，其中当然困难重重。合意的男人很难碰上，前次那个条件不错的公家机关主管本来已论及婚嫁，但是梅梅的床上测试证明那个男人无法和她有良好的性关系，因而心痛了好一阵子，气愤的分手。讲到气愤，梅梅又想起那个有两个太太的男人，她这个男人交往了好一阵子之后，才发现自己居然是第四者；换句话说，这个男人已经有了两个女人，而且都有孩子。梅梅这下怒火中烧，她觉得做第三者有时还会像从前英英的男友家中做爱时说的那样，有胜利的感觉，但是做第四者？她觉得想吐。

这个差异令人费解。为什么做第三者和第四者之间有这么大的距离？

从未做过第三者的秀秀推想：梅梅要是第三者的话，那显示她有魅力，而且可以和原配争，但是做第四者，那就表示这个男人心中并不见得会为梅梅保留什么特别位置，她只是众多女人中的一个而已，因此梅梅会挫折生气。不过，梅梅坚持她不是要争什么宠，因此不会有那种失宠的感觉，她说她最介意的是那种「被骗」的感觉，因为那个男人从未说过他有两个太太，而她觉得她在这个男人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他实在不应该隐瞒，因此气愤万分。「男人有很丑陋的一面」，梅梅宣告。

这是什么意思呢？梅梅接着道出了一些她在商场上看见的事情：

梅：我的意思是，男人们可以到处玩弄，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教面相的人，后来他带我去看一个女人，那个小姐有提醒他，说他从前如何如何，现在年纪大了，应该不要再做缺德事，她的意思是说不要去惹良家妇女。他以前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很花，而且他以前是公家机关的，所以时常要去「那种」场合，听说他蛮会玩的，这些男人除了老婆之外一定还有第二个女人。他们那几个同学每个人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都有一个「午妻」或「晚妻」，而且还互相比较，互相竞争。通常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带第二个老婆，都不会带第一个老婆。

梅梅的说法引起秀秀极大的义愤。

秀：我觉得他们男人都物以类聚。

梅：我跟你讲，这和他们正常生活的品格无关，因为他们工作事业也做得很好。

秀：（还是很气愤）对啊！他们有共同的兴趣，就是交女朋友、玩女人，也有喜欢喝酒的，喜欢打球的。

蓓：其实我以前认识一个男人，他年纪比较大，工作做得很好，他是这样的分类他的朋友：专门去运动的是一些，另外一些是专门带女人出来的。那些四十五岁左右的人几乎都会有一个情人，每次他们都带着情人来。

秀：（立刻联想到自己，但是也立刻自卫）像我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是至少目前他打高尔夫球都会带我去，反正不管他去哪里都要带我去，所以他是不会啦！

蓓：你先生真是出污泥而不染。

秀：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很节烈吧！

燕：（有点希望的）我想还是有一些男人比较诚恳忠实专一吧！

梅：不见得，这种东西根本看不出来。我告诉你，尤其是那些最不会讲话，最不会活动的更有可能，简直是百分之百。

燕：（修正自己）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前几天我跟我们科主任去吃饭，他老婆又在

美国，他那种人给人的感觉是高高帅帅的，讲话满诚恳的，不会有外遇呀！我就在想，他这么帅的男人看不出来在台湾是怎么生活的。结果没多久，他的老婆就曝光了。

梅：男人都很有手腕，都做得很好。即使他在外面怎么样，他都不会让你看出来，要不然为什么老婆都是最后一个知道？

梅梅斩钉截铁的说男人丑陋的时候当然并没有想到，包括她自己在内许多女人都很欣赏这些丑陋的男人展现他们丑陋面目，以至于这些女人情愿做第三者。但是几个女人一面倒的指责男人出轨，这倒有点暗示女人比较道德清高，或者比较无力无欲，而这种女人形象好像也不太符合现实，而且太自我设限了。于是最不怕女人「坏」的蓓蓓首先提出另一套说法来平衡：

蓓：我觉得女人也蛮可怕的呀！

梅：怎么会？女人比较笨啊呀！

秀：哪里？女人更精细而已。

蓓：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男人，他的条件都很好，目前没有女朋友。因为他是一家公司的经理，所以就有许多女人会主动去勾引他，甚至讲得很明白，只要跟他上床。我那个朋友就告诉我，现在的女人很可怕，他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心目中的

女人，他希望和一个人结婚，可以天长地久。因为他是搞业务的，有时会去俱乐部或酒家，可是他觉得现在的女人愈来愈难信任，他觉得很难找到一个好的女人。不过，我也听到过，大约四十五岁的男人他们抱的态度是好聚好散的，「外」婆不是走长远路的，只是寂寞嘛！其实男人女人都一样，如果我有钱、有闲、有身分地位的话，我也会家里面一个老公，更希望外面有一个情人。

蓓蓓提出来的案例并不足以推翻梅梅的「男人有罪论」，但是蓓蓓的重点并不是说男人无罪，而是说女人若有机会有能力，也会和男人一样有罪。换句话说，眼下的社会分工使得男人有机会也有能力去发展另一些关系，女人若没有就业，连想认识个新朋友也不容易。而且男人只需要顾工作，他们的闲暇当然比家庭、事业两忙的工作女性多，再加上男人薪水及升迁管道都比较有利，当然也使得他们比女人更玩得起。

可是除了这些物质条件之外，还有一些文化的、心理的、习惯上的因素，也会使得女人比较难发展另一段情，这方面的困境或许不是蓓蓓这种年轻开放的女子可以体会的，我们还是得靠中年困境中的秀秀才得以窥见中年女人的困局。秀秀以自己为例：

秀：像我啦！我很喜欢跳舞，像国际标准舞那种，所以都要找男的跳，可是我先生就是不爱这个，我跟他讲了好多次，他都不要，而且他觉得如果他要练够水准，可以带我跳得很高兴，那大概至少要等五年，所以我都是找教舞的老师一

起跳。舞厅里面有带伴区和自由区，带伴区的有自己的伴，自由区就可以自由邀请，刚好那天是所有跳舞老师聚集，结果就没人带我跳，我坐到自由区里也没人请我跳，气死我了！人家都可以在舞厅交到朋友，我就没有，也不容易。

秀秀很明白的说，她好想交个男朋友，但是连想精神外遇一下也找不到合适的男人。面对秀秀的懊恼，最年轻的华华倒是比谁都快抓到了问题的症结，她说，人家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问题是：秀秀根本不主动去追，那又怎么会容易呢？此话一出，组员们都同意，秀秀平常拒人千里之外的自卫态势是阻止她交到男朋友的最大原因。其实以中年女人而言，秀秀的外表条件十分抢眼，平时又留意打扮自己，实在没有找不到男朋友的道理。这一点秀秀也完全同意，可是她就是拉不下脸来友善对待男人，反而一附高不可攀，生怕男人对她表示好感的样子，难怪会吓退许多原本有兴趣和她交朋友的男人。

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使得秀秀这类的中年女人找不到情欲出路。在这里，「中年」是一个重要关键。在我们的社会里，一般人认为情欲和年轻相关，情欲是那种既适婚又适育的人才需要想的事情，因此女人只要过了某种年纪，我们就觉得她好像不必也不会有情欲需求了。再加上我们这个文化认为情欲是和婚姻密合的事，并且女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一定要有婚姻归宿，因此男人看见中年女人的时候往往直觉的认定她一定是使君有妇，是不能再碰的人，因此不管这个中年女人是什么婚姻状况，除非她有非常明确的欢迎讯号

，否则男人们都会因为怕惹上其他的麻烦而退避三舍。此外，中年女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形象几乎都是以贤妻良母为原型，换句话说，中年女人认为「性感」、「魅力」是和她们无缘的，因此，不但她们不习惯于投射这种向人放电的力量，就连一般男人的眼中也不期待中年女人有魅力，因此也就不会去欣赏中年女人的性感韵味。

这些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得中年女人的情欲出路极端有限。再说，她们成长过程又尽是封闭保守的年代，使得现在的中年女人特别缺少情爱互动的人际技巧，只有焦灼的看着机会逝去，或是哀怨地叹息机会总是轮不到自己。

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年女人还面临了另一种困境，而这个局面在工作坊中有颇为清楚的呈现。以秀秀为例，她的家境富有，算是都会的中上阶级，她想要有情欲出路，却因为社会位置、生活范围、文化包袱，以及各种顾忌和焦虑而无法有力改变自己的处境。可是，社会文化的改变脚步并未因此而缓慢下来。秀秀的身边出现了愈来愈多比她年轻的女人（因为她的年龄不断向上升），她身边的年轻女人愈来愈会打扮呈现自己（因为商品社会创造愈来愈强的欲望，鼓励愈来愈多样的消费）。她眼看年轻女人，像蓓蓓、燕燕、华华，都很早就开始了性经验（现代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经常不在依赖长久的交往和一生的承诺），而且这些年轻女人在身体关系中展现出来更大的弹性和幅度，也更不会有深刻的自责或冻结（传统的道德规范在西方文化及现代生活的脚步中逐渐退潮）。

如果再加上每日在声光影像中接触到的情欲描绘，或挑逗刺激的暗示或画面，我们可以想见，像秀秀这个年纪的中年女人会有何等的不平。她们不平的正是自己身上来自历史时代和传统文化的各种束缚和压力，她们哀怨的是自己为什么就是无力洒脱的挣开。我们可以说，在工作坊中，她们具体的看见，愈是性压抑的社会文化，情欲权力和情欲资源在不同年龄女人身上就有愈不平等的分配。或者换句话说，她们同时也看见了生命中还有多少可能的欢愉和经验——只要她们能够踏出一小步。做一点原本不敢想像的改变，就有可能改造那个压抑性的社会文化。

在这些对讨论中，不同组员的生活态度是一个重要的触媒，因为，在情欲的事上，大家只有到了工作坊中，才首度在彼此的述说中窥见了情欲生命的多样性，首度跨出了女人的个人情欲禁闭室。

梅梅的第四者理论余音袅袅，倒引起了曾经做过第三者的燕燕一番回响。燕燕有点哀怨的说：

燕：如果是我的话，他只有一个老婆，然后和我外遇，我会把他想成可能是跟他老婆感情不好呀！或者怎么样呀！因此他才会在外面找女人。要是有两个以上的女人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在玩。

或许，即使做第三者，女人也仍然活在某种一夫一妻的分配观念下。燕燕一厢情愿的认为对方一定是与原有妻室交恶（也就是不再爱妻子了）才会搞外遇，这种推想也许是一种安慰：「我是他此刻的最爱」。因此当这个男人还有别的女人的时候，她就会觉得不能接受了。

那么，如果这个男人和妻子感情不错，但是也想和燕燕维持某种交情呢？燕燕的理智不容许她接纳这种可能，看透了男人在外面任意留情的梅梅也觉得这不太可能。不过，最看得开的蓓蓓又有不同的看法，她觉得关键在于自己喜不喜欢这个男人。他和妻子的感情如何，其实不必然和自己与他之间的感觉有直接关连。蓓蓓很自在的说：

蓓：基本上我觉得跟有妇之夫交往就不能想未来要和他怎么样。说不定我只是因为他的某些物质条件比较好，可以弥补其他男人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和他走一段，我不管他和太太感情好不好，也不管他有没有小孩，这是无关的，因为妳不图他什么长远计画嘛！如果妳想和他去吃一顿几千元的大餐，他要请客，那他本身家庭状况根本于此无关——除非妳想去占有他太太的位置。

蓓蓓的说法听来惊世骇俗，但是仔细想来，这从前许多组员梦想经验的「度假情」似乎没什么两样。当女人只追求一小段邂逅的浪漫之恋时，那个男性对象的婚姻状况、地位处

境、甚至年龄国籍好像不太重要，「反正只是和他走一段嘛！」既然要的不是地久天长的承诺，女人就专注于感情关系的具体品质，而不斤斤计较名分和归属了。或许，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有愈来愈多女人转向异国恋情、已婚男人或花心男人吧！

蓓蓓个人并不介意一个男人和她有关系但同时也和妻子关系不错，她说基本上她相信一个人有可能同时爱上两个人，而且没什么好责难的。对这种说法，梅梅说不可能，秀秀说不应该，但是蓓蓓还是觉得没什么不好，她举出一个例子：

蓓：我有一个也是主管级的朋友，以前结过婚，后来离了婚，单身了五、六年之后，最近才又结了婚，而在这第二次的婚姻中，她和太太有个协议，因为他本来不想再跳入婚姻枷锁，但这个女的坚持要，女的条件很好，也很独立，可是就是希望有婚姻的关系，结果我那个朋友就和她协议，可以结婚，但是他并不属于她一个人。我觉得这种坦诚的心态还蛮成熟的，没有欺骗人。

协议各自可以外遇？对于组内一些相信一对一专属关系的组员而言，有点不可思议，这个女的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安排呢？蓓蓓很平静的说出自己的看法：

蓓：基本上，妳觉得面对一个对妳说实话的老公比较好？还是一个会隐瞒妳做其他事的老公？我认为人都有七情六欲啦！所以如果我是那个朋友的太太，我宁可 he 诚实的告诉我。要是他跟我说：「我跟你结婚之后不会再去怎么样」，这种

信誓旦旦我才觉得恶心。我觉得坦白诚恳的对待，和那种偷偷摸摸的拈花惹草，层次是不一样的。

谈到拈花惹草，组里的气氛似乎又回到了前面梅梅说「第四者情结」时的怨气，大家有点异口同声的认为，男人在婚姻之外的交情关系都是一样的可耻。不过，蓓蓓仍然坚持有的「外遇」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们的意义截然不同于「背着老婆乱搞」、「欺骗」、「抢名分」的外遇：

蓓：人不能一概而论，男人会拈花惹草，女人拈花惹草的也不少。但是我知道两个例子就和这种拈花惹草完全不同层次。

像前面我提到的那两个经理级的人物，他在婚姻协议之外有很多很多女人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们之间也都讲得很明白，事实上只是 *one night* 的一夜之欢，不想发生什么，也好聚好散，大家都不期望什么，反而没有得失成败之心。这种外遇和一般那种偷偷乱搞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朋友，她也是和一个已婚男人外遇了八年之久，这个女的根本不想结婚的事情，因为她觉得已经有人比她先占住了那个男人，所以她也沒辦法，但是她还是喜欢那个男人，所以一直和她在一起，八年了。也没有要放弃，也没有不要放弃，她只是觉得她这一生就这样就好了。

我觉得有的人外遇只是玩一玩，真的拈花惹草一番，但是也有的人真的是很真心的，所以外遇也不是同样要受到责备的。

蓓蓓的说法在工作坊中很少遭到非议，组员们颇为尊重她千奇百怪的经验，因为她们在蓓蓓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十分想要的洒脱和动力。这次的「多元外遇」理论对那些其实很想有点情欲火花的组员而言，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只不过，正如中年的秀秀所言，「大概十几岁的女孩子比较开放，可能能够这样做吧！」

年龄和时代的差异确实十分明确，这种差异不但存在于中年与年轻组员之间，也存在于组员们所接触的各种年龄层女人之间。蓓蓓显然深深明白这个道理，她对秀秀所说得二十几岁女孩子有不少第一手的认识。蓓蓓说：

蓓：我认识那些二十几岁快三十岁的男人，他们会遇到六十几年次，就是二十出头的
女孩，而这些男人都有倍受引诱的经验，而且这些女孩子都很直接。男人们
问她：妳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吗？女孩子们则说：这跟我要跟你在一起有什么
关系？

年轻一代的女孩愈来愈不在乎多试几个男朋友，拒绝被很快的定下来，这似乎是个趋势，也显示女人的自主性有增高的倾向。听到这个现象，一向保守的秀秀不禁开始替她两个年近二十的女儿着想：「我回去要跟女儿说可以主动了。」组员们体谅的笑了。秀秀就是因

为太不主动，甚至连人家上前来表示友善都不肯回应，因此才孤寂至此，难怪她特别心有所感，希望女儿会比自己少一点包袱。

工作坊中有一个非常一九七〇年次的华华，她这时也加入蓓蓓的观察，开始描述二十出头的现代新新女性：

华：其实我在国中时候跟一些同学去MTV、舞厅……

秀：（羡慕的）国中就去舞厅啊！真行耶！

梅：（哀怨的）我都还没去过舞厅咧！

华：我那时念女中，可以认识比较帅的男生，我们比较爱玩嘛，就跟男生一起去跳舞。有一次是礼拜天，因为第二天是星期一，我要念书，所以就早离开回家了。第二天有两个同学来学校，很兴高采烈的在那边讲，我就过去问她们讲什么，有一个长得小小可爱的就说，那天我走了以后，有一个高帅的男孩出现，她就对他笑，那个男孩就请她跳舞，然后一跳就开始亲她，两人才刚见面认识，就从头脸开始亲，然后就亲到那里了。

秀：就在跳舞的时候啊？

华：是啊！就在台北的Kiss Disco呀！我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是她呢？她小小，好可爱，那时才几公分呀！

秀：（又惊讶又羡慕）然后她还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哇！这个女孩也真开放！

华华说得这个例子着实让组员们咋舌，看来小小乖乖可爱的国中女生已经这么自在开放，世界确实变化快。不过，有趣的是秀秀这个最放不开的中年女人的反应，她最关心的问题是吞吞吐吐的问：「妳们去认识男孩子，是不是要对人家笑，还是……怎么去认识男孩子，因为我都不假颜色给人家，不跟人家笑。」看来秀秀一方面是毫无经验，另一方面则是心痒难耐。华华大概是看穿了这一点，她的回答算是为中年孤寂的秀秀提供一帖安定剂。华华说：

华：像妳这样也蛮好的，因为我相信色字头上一把刀。外面的男孩子对我好，我觉得也蛮危险的，如果难的感情下得太深，她想占有我一个人或是怎么样的，就会鸡犬不宁，甚至泼硫酸的都听说过。像我表姊就是个爱情骗子，后来那男的拿刀杀到她家。我们交往男孩子如果不弄清楚就容易造成骚扰，所以我都尽量找学校的同学，不跟不单纯的男人在一起。

话才说完，华华就想起来她自己现在这个已婚的男朋友就不是学校同学，而且背景也不清楚，挺不单纯的。在组员逼问之下，她同意推翻上面的立论，只是提醒大家小心而已。

工作坊中除了秀秀之外，所有的成员都和已婚男人搞过或正在搞，因此也都有第三者的

经验，热爱女人的文文则在同性恋的状况中做过第三者，她的经验是这样的：

文：我以前有一个美国女朋友，一开始我问她有没有女朋友，她说有，我说太可惜了，妳那么漂亮当然会有。我想那就算了，后来她却打电话约我，我想好啊！她很漂亮，做个朋友有什么关系，那天我们一齐吃饭，然后她就请我去她家睡，我们事先说好不好做爱，就只是睡觉而已。可是没想到，我们躺在一块，她就一直引诱我，她不睡觉，一直看着我，我怎么办？后来就不管了，我们就做了爱。

从我认识她到我们分手，有三、四个月，也只做了三、四次爱，很少，但是重点不是这个，而是我投入了感情。她认为我应该去跟她女朋友说，我说不要，要说她去说，而且反正她很快会回美国去，又何必讲明呢？她女朋友是哈佛的博士。可是她说她很为难，因为她两个都爱，连她自己都惊讶会这样。

后来不知怎么的，她女朋友逼她讲，结果我这个女朋友却说是我引起这段关系的，然后转来怪我。我那时很难过，这么好的开始，可以好好结束，即使三个月很短暂，我要的也只是这样而已。没想到她会这样的推卸责任，还怪我。

后来她告诉我，她小时候被同父异母的哥哥强暴过，而她居然说我和我的

交往与她哥哥给她的感觉很像。我那时非常难过，我对她说，她哥哥对她的破坏，她最好处理一下比较好，对她的人际关系会有帮助。

我以为我们俩一直都投入，没想到会这样，不过，我从来后悔去介入人家的什么，因为我没有什么呀！

文文再三强调，即使在同性恋的伴侣之间，像做第三者这种事情，也最好不要摊开。除非要争什么长久，才讲；要是只是短暂的，又不争什么名分的话，根本没必要说出来，何必自找麻烦呢？

由于组员对第三者的话题都有第一手的经验，而且倾向于不过度责备这个位置的女人，因此她们对贞操和忠诚这种传统观念也有比较高的敏感度，非常明确的了解男人和女人在身体情欲上所遭遇的双重标准。

文：今天一个男人可以偷偷摸摸去搞女人，甚至在被质问时说，「那又怎么样？是她诱拐我的。」他照样可以对太太大叫呀。可是如果他太太说同样的话，说「我没办法呀！」甚至说是被强暴的，丈夫就可能要和他离婚，他也可能觉得她很脏，居然和别人搞过。男人就是觉得太太绝不可以出轨，只有他自己可以，而且无所谓。

梅：我觉得文文讲得有道理，贞操这种东西在目前这个社会，不是我们觉得重要不

重要，而是基本上两性之间就比较不公平，其实对男女都重要，只是男人可以怎么样，但是我们女人就不能。到目前为止，两性之间这一点最不公平，女的为了小孩，为了先生，什么都得容忍下来，男的就绝对不能容忍太太怎么样，女人太吃亏了。

华：不过如果女人的想法够独立的话，就不至于像传统的女人把男人当作生活中心了，然后就不够独立，才会吃亏的啦！

男女在情欲上有双重标准，这种差别待遇是女人深刻感受的。大部分组员们除了抱怨之外也只能自我克制，或小心从事，并且彼此警惕，以免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牺牲。不过，女人在性道德双重标准之下为了自保而发展出来的这种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也有可能带出另一种恶果，蓓蓓的丰富人生经验又提供了一个例子：

蓓：这几天有一对法国朋友住在我家，我在法国时住他们家，现在他们来台湾玩就住我家，先生是法国人，太太是中国人，当初这个女孩在台湾的时候是个思想非常保守的女孩子，我根本无法跟她谈性的问题，但是这次她主动和我谈。

她说她先生本来以为中国女人很专情，对性的问题很保守，但是后来她觉得不是。这个法国男人说，中国女人很阴险，都把性当成武器。像他在法国如果遇到一个法国女孩，要约她吃饭或者到他家，他都认为这没什么，因为女孩

要是不愿意就可以直接拒绝。可是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中国女孩，约她吃饭，她答应了，饭后有同意去他家，他觉得这是两情相悦的事，没想到这个女孩子利用这个跟他纠缠很久，所以他认为性对于中国女人而言已经变成一种手段，而不是真正在享受。

我自己也觉得中国女人很自私，有时七搞八搞的把自己弄到绝境，其实也没那么可怜啦！但是就是想说自己描绘成可怜的「受害者」，没有那个魄力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后果。

前面组员曾谈过西方男人的情欲优势，不过，蓓蓓对这个中国女人的描绘似乎也有它的真实性。许多女人在文化调教中学会躲避情欲，否认自己的感受和需求，但是一旦地火被天雷勾动，发生了身体关系之后却又立刻自我撇清，坚持是对方欺骗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而已，在情欲的事上绝对没有主动。蓓蓓指出这是一种精打细算，以身体来操作人生，而她也要求女人为自己的情欲负责，不要用受害者的可怜形象来玩讨价还价的游戏。

可是，即使蓓蓓有这种反省，女人们总还是有想不透的时候。连燕燕这种因为婚前性行为而饱受罪恶感压力的女人，也还是抛不开社会文化根深蒂固地培养在她心底的直觉反应：

燕：我觉得贞操是社会道德给我的包袱啦！男人希望娶到的老婆是第一次的呀！男人会这样想，那么女人会相信贞操很重要也是应该的呀！如果我今天结婚但是已经是二手货，那我老公会怎么想呢？所以女人看重贞操也是应该的。

燕燕这番话充分的透露着无力感。她明看得见社会道德强加在女人身上的双重标准，却仍然接受这种对待，而且以「二手货」来称呼自己，认为老公如果介意或不满，那是老婆自己做得不对所造成的。面对着燕燕这么软弱的认命态度，蓓蓓不禁气愤上心头，她的口气也显得急迫起来：

蓓：你说的都不错，但是，如果那个男人因为你的前段情而心生不满，妳又为什么要跟这么一个会瞧不起妳的男人交往，而且还要嫁给他呢？他本身也可能是二手货，妳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瞧不起他，他又凭什么瞧不起妳？我觉得女人最要珍惜的是独立的思想，如果妳本身瞧不起自己，本身觉得很羞愧，妳又如何要求别人看得起妳呢？追求性享受没什么可耻的，蛮快乐的呀！就像吃到好吃的食物一样，是一种享受。

工作坊中一向平和，这是少见的激情场面，而且是女人为了女人的软弱而焦灼的心情，不禁使得组员为之动容。大家好像突然看到了另一扇门、另一种女人的形象：她是强悍的、独立的、自主的，她也绝不会为男人而屈辱自己，责备自己。

不过，同时也有一些深层的抗拒浮现。下面是工作坊中最针锋相对的一段女人对话：

梅：我觉得不像妳想的那么乐观。我们社会有很多男的，他离过婚，如果再婚，他可以很容易找到未婚的女人，但是如果现在我要再婚的话，我可能很难找到还没结婚的男人。今天倒不是我自卑或是怎么，男人就是比我有优越的位置。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独立感或瞧不起自己，我们在社会中就是比较难有出路。

蓓：龙君儿离了三次婚，还是找到了男人。

梅：她本来就是比较特殊的人，她现在找的是比他小十几岁的人嘛！

蓓：这又如何？如果妳今天碰到一个小妳十几岁的男人，长得又漂亮，妳敢不敢主动去追他呢？

梅：我不会去追他。我的观念是我不会找一个比我先生年轻的，因为我思想上就无法接受一个比我年轻的人。

蓓：我不是在讲年龄的问题，而是在自我定位的问题。一个男人离了婚，他就可以「大胆去追」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女人而觉得不好意思或丢脸。所以妳不能说在这社会上，男人离婚后要找女人很容易，而女人离婚后要找男人不容易。我觉得关键是在自我设限的问题，自己先设定了某种特殊条件的男人我才会要，别的男人我看都不看，当然会找不到。

梅：我本来就没兴趣交那种年轻漂亮的嘛！我没有心接受他们。

蓓：所以女人找不到男人，要怪自己。

梅：（赌气似的）对，找不到男人我宁缺勿滥。

蓓：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能说男人比较好找女人或者女人比较难找男人，男女都一样，就看妳要不要找而已。

这场唇舌之战其实颇为真实的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抗争态度。梅梅意识到社会对男女两性所施展的情欲双重标准：离了婚的男人确实比离了婚的女人容易找到填补的对象。在这种评估下，梅梅除了怨叹不平，除了年复一年的宁缺勿滥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对策，而那个两性的情欲双重标准似乎也没有动摇的可能。

蓓蓓对这个局面的认知就大不相同。她觉得男人之所以看来比较容易找到填补空位的女人，其中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因为女人拒绝「那么容易」找到的男人；换句话说，当女人设定这个填位的男人一定要有各种优势的条件，一定要是一个可以「依靠的良人」的时候，她已经切断了各种的道路，只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中与众多女人争夺少数「可取」的男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蓓蓓一直强调女人不但要有独立的能力，更要有独立的思想，因为唯有女人自主自立，她才不用把生活寄托在一个可依靠的男人身上，她当然也就可以找一个年轻的、弱勢的男人了，反正又不要靠这个男人。

梅梅并不是不明白这番独立的道理，而她自己也并非没有独立的能力，但是长久在社会文化中的制约早已剥夺了她对年轻男人的兴趣。她一开始找伴侣的眼光就不会看他们，情欲也不会为他们波动，她甚至认为找年轻男人是「滥情」，而她「宁缺勿滥」。可是就蓓蓓而言，「宁缺勿滥」然后怨叹自己怎么一直在「缺」，这是女人自找罪受。

我们当然没有忘记蓓蓓一向喜欢年轻的男人。就生态而言，这正好是非常明智的举动。因为，当她年纪愈来愈大的时候，她可欲求的男人不但不减少，反而会更多——比她小的男人愈来愈多了嘛！相反的，如果像梅梅只要求年纪比她大的，那么她考量的对象人口群只有一年年减少。

女人考量找比自己小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女人做女人的爱人，女人坚决要求试婚，女人出墙而拥有不只一个对象，女人做女人男人的第三者，女人在青春期之前就开始身体情欲的探索，女人拥有好几个性伴侣——这些都是我们社会的情欲现实。

如果没有工作坊，女人可能永远孤独的背着这些极其敏感的越轨秘密继续走下去，但是，说出来了之后，当女人发现别的女人早就在轨道之外行走的时候，突然有种豁然开朗，重担解除的感觉。原来，我们生活的现实才是社会文化的现实。改造社会、改造文化，就从肯定而且支持这些已经存在但是受到隔离和压抑的个人现实开始。

第9章

情欲偏好

性的滋润？／「波」动心动／女人看女体／
专注自我享受／从经血到精液／床外性／主动入戏／
谁该结扎？／孕政治／赋别与重聚

经过了两三个月的倾吐和讨论后，组员们很明显的有了一些重大的改变。

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首次谈话时，绝大部份的组员都是迟疑的，吞吞吐吐的，她们挣扎着找寻合适的说法来捕捉自己身体上的回忆与感受。

回忆需要捕捉，是因为它们往往埋藏在羞耻与不悦中，早已被压到心底深处，要是没有别的故事提醒，要是没有自在的谈话环境，它们是不会浮上心头的，只会以各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来恶化人生。

感受需要捕捉，是因为女人很少积极的去面对自己的情欲，她总是在发生之前焦虑惶恐，在发生之后懊悔怨恨，却没有花什么时间精力去操练准备、反省回味、讨论改进，因此身体所带来的只有浑沌模糊的情绪反应，而没办法有细致的掌握。

更重要的是，女人缺少一个情欲语言来进行回忆与感受的捕捉，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认为女人根本不应该碰情欲的事，更别提和别人说情欲的事。没有说情欲的语言，也就没有对情欲的认知，因此组员们张开了嘴却必须先摸索着找寻从哪里开始说起，说些什么，怎么说这些事情，而整个工作坊的进行过程也就是组员们创造这个语言，掌握对自己身体情欲认知的过程。

工作坊接近尾声，组员们也逐渐对情欲和自己的关系有了初步的想法。从个人成长经验及情欲感受的叙述，我们总算有了足够能力来稍微有距离一点的分析自己偏好和需求。

年纪最轻的华华虽然才刚刚开始一个颇为稳定的性生活，但是她却已经开始对男女和情欲的纠葛进行观察，而她的稚嫩往往也会引发其他组员和她对话，以下这一段谈的是「性到底有多重要」：

华：我男朋友要的时候，我会要，但是我自己不会觉得有需要。我觉得男生好像没有性会活不下去，感觉上他们比较会吃女生的豆腐啊！女生好像没有性也可以活。

蓓：（半严肃半开玩笑）这不是感觉，是错觉。

梅：我跟妳讲，男人比较猴急，比较无法忍耐。以前我先生出国的时候，我都没有找人发泄。

秀：我觉得女人比较会压抑自己。

梅：我老公出国，我看到他有带保险套出国，可是我没有问过他，因为反正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如何解决，我自己也会有需要呀！而且男人超过一个月没有就会猴急，当妳看他面有菜色的时候，那他就是很久没那个了，很枯萎的样子。

燕：（极有兴趣但有一点担心）没结婚的也看得出菜色来吗？

梅：你看那老处女就老得比较快。

华：我们楼下住了一位五十余岁的老小姐，看起来像我妈妈的妈妈。

梅：（非常肯定的）老不老和有没性绝对有关联。

秀：（怀疑）可是最近我们有个三十周年的同学会，那些没有结婚的看起来都很年轻。

梅：（辩驳）因为她有保养啊！我们公司有一位小姐，没结婚，三十五岁开始就一直凋谢了。

华：会不会是别的不如意？

梅：（坚持）不可能，她家境很好。

秀：是不是失恋了？

梅：没有哇！她条件很高，根本没有男朋友。

蓓：（冷静修正）我觉得大概不是和有没性相关吧！大概心情的成分最大。就算有性，如果性伴侣不是个很令你愉快的人，妳也会面有菜色的。

华：（突然想通了）对呀！我妈妈就是刚结婚时很不愉快，就老得比较快，后来思想、事业都独立了，现在就年轻了起来。

梅：（还想挽救性的重要性）当然心情有关系，但是基本上，没有性，整个人都比較枯干。

华：（摆荡）嗯，我觉得如果前一天晚上我有和男友怎么样的话，第二天白天我都

会笑得特别快乐。（自己又想通了）噢！对哟！可能我是因为感觉到那个亲密的性活动代表了某种关爱，所以才特别快乐。

所以，讲了半天，所谓「性的滋润」倒不一定是有没有性的问题，而是有没有「令人愉快的性」。连力主「性的滋润」理论的梅梅也在最后承认，和自己觉得「有感觉」的男人做爱才是真的滋润。不过，这个「有感觉」倒不一定是什么天长地久的爱人，即使是一夜之欢的男人，只要自己对他「有感觉」，对方又善待两人的身体需求，一样会有好的滋润。

在渴求性的滋润时，女人是焦虑的，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不够魅力。年轻的华华急躁的说，她就觉得自己胸部太大是个困扰，因为在路上会有莫名其妙男人（尤其是外国人）上来说，胸部很大很好啊之类的，害得华华经常落荒而逃。不过，认识那个三十五岁的男友之后，又觉得也不错，因为他喜欢，而且别的男朋友、男同学也会很注意她的身材，倒使得逐渐开窍的华华也开始欣赏自己的身体了。

听见华华这么说，大家都笑开了怀。以前常常感受到胸前的听筒跳跃的护士燕燕也说她的胸部太大，有一度身体比较胖，胸部更大，上体育课时都很困扰，因为一动就抖得很厉害，而且太重了。现在她瘦了十多公斤，连胸部也缩了，回想起来，还觉得大也不错。

接连听到两个因胸部而自豪的女人，年近中年的秀秀也看了看自己：

秀：我觉得大应该很好，我的胸部是不太小，可是我想更好一点，我就跟先生说想去隆胸乳，我先生说，做这个干嘛！我又没有嫌妳，这个很好呀！反正又不是营业用。自家用，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想见的，屋内又倒了一地笑翻天的女人，除了面有忧容的梅梅。她说：

梅：我刚刚在想，我好笨哟！我初一刚发育的时候，其实发育得蛮好的，那时我们班上一个女生，她的胸部蛮大的，我们班的男生都会笑她，所以那时候我就蛮怕的。我就叫我妈帮我做个小件的衣服，让我的胸部看起来比较小。从那时开始，我的胸部就没有再长大，我好后悔哟，出来社会做事时也很自卑。可是后来我就不会在意它了，因为男人不见得会喜欢胸部大的呀！当然他们可能喜欢看大的，丰满的，可是在做爱的时候就不见得会去在意大不大的问题，重要的是妳自己的表现、感觉和反应呀！

梅梅幼年因同年纪男生的嘲笑捉弄而以身体为耻，其实是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在每一个歧视性事的文化中，任何可能勾动情欲的东西总是要遭受各种猜疑、抹黑、嘲笑，即使大奶、中奶、小奶，任何一种形状尺寸的奶，只因为它们和情欲连得上关系，就都必须先被当成攻击的对象。这正是性压抑的常见手腕，而女人特别深受其害，还好梅梅总算超越了这一关。

胸部的诱惑其实不见得和大小有关而已，暴露的挑逗也很有关联。如果女人穿着低胸暴露，不只男人要看，女人也会忍不住看。爱女人的文文说她会欣赏，事实上他的女友们常穿颇为透明的衣物来引诱她。蓓蓓也说了她工作的办公室里常常会有女性不穿胸罩，有的大，有的小，她就一直想看个究竟，但是通常只看得见乳沟。前两天和朋友们去洗三温暖，大家都脱光，蓓蓓的眼睛很不自觉的就跟着看别人的胸部，根本就不看脸，不但如此，还觉得有点兴奋起来。蓓蓓说：

蓓：我们洗三温暖，到温水的地方时候，有女生在我旁边，我都可以碰到她的身体，我就会觉得兴奋，觉得蛮好的，软软大大的。尤其是看到漂亮的，就是那种粉粉嫩嫩的，好像闻得到香味的那种。我就在想，女人都这样反应，何况男人！

暴露的女体对情欲充沛的蓓蓓而言是极大的刺激，可是就一向坚持某种保守的梅梅来说，暴露的身体都是丑的，要穿点衣服才有吸引力。听见有人不欣赏裸露的女体，蓓蓓的兴趣更大，她立刻继续说下去，一心要让大家想像一下那种感觉：

蓓：我从小就很瘦，所以我很喜欢有肉的女人，就是那种粉粉香香的。我有时会想，不晓得舌头放在她的胸部上是什么感觉，或者摸起来是什么感觉。我跟我男朋友谈起这种事，就说我不喜欢我的胸部，我要去健胸，倒不是为了他，而是

我觉得一个女人有很好的胸部，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后来我问男友，喂！你对波霸有何感觉？他说他很想把他的「那个」放在波霸乳房的中间。后来我看别的女人的胸部时会一直盯着，想像那会是什么样子。

蓓蓓的描述是很肉体的，很感觉的，组员们的眼睛似乎在述说的过程中逐渐的亮了起来，恐怕不只蓓蓓在幻想夹着阴茎的粉粉乳房会是什么样子。后来蓓蓓又提了另一个例子，她说她有一个女主管，人长得普通，戴着眼镜，胖胖的。有一次有堆女人到蓓蓓家去买她从别处批发来的衣服，那位主管也来试穿，就把衣服脱掉，里面只有黑色的胸罩，蓓蓓说她那时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酥胸」，很白、很挺，很漂亮，连蓓蓓看了都惊艳，以后再看见这位主管的时候就觉得她整个人都很漂亮。

这种女人和女人之间的肉体刺激是一件很正面的好事。蓓蓓并没有用羞耻或嫉妒的心来看女人的身体；相反的，她是欣赏的，情欲开放的。她让每一次的女性肉体刺激成为一个欣赏、享受、爱怜，甚至充实自己的情欲资料库的机会，而且她不怕看女人的身体，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因此她对自己的身体也多一份自在和欣赏。

这一番胸部的描绘很显然的触动了一向自觉有点男性化的三三，她很直截了当的说：「蓓蓓讲的这个胸部，我都想去咬一口。」为什么丰腴的胸部会使三三这么刺激呢？

三：我高中的时候，三个姊妹都同住一个房间，换衣服时也不会避开，就这样直接

换。我妹妹们发育得很好，有一个妹妹有点胖，另外一个妹妹不太胖，可是胸部就很漂亮，每次换衣服我就很想去摸好几把。我想，摸起来一定很舒服。

讲到真的摸一摸，蓓蓓也有兴趣了：

蓓：去年夏天去浮潜，我跟一个女朋友一齐晒太阳，我怕晒黑，所以不脱衣服，她就脱了，而且是个波霸，我很想摸，我就跟她说可不可以让我摸，一定会很舒服，结果她骂我变态。

看来女人的身体对女人很有诱惑力。

那么男人的身体是刺激吗？

组员们有不同层次的答案。三三认为和经验及情欲开窍的程度相关：

三：我觉得是随着年龄的成熟度来看的。我记得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有人拿《Play Girl》给我看，里面有一些测验，说是看到男人的某些身体部位时，女人会有什么反应之类的。当时我觉得男人没什么好看的，也没感觉什么刺激。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只要看到男人裸露上身，我就会有强烈感觉。

这大概和另一个中年女人梅梅过去说的有点类似，女人有了足够性经验，才会充分体验肉体的吸引力，因为，她已经知道面前的身体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激情活动。她的预期

心理正是形成刺激的重要动力。

在性事上比较退缩被动的燕燕则认定，真人的肉体不构成刺激，但是隔了一层距离的黄色书刊、A片、甚至文字描写都会造成刺激：「我觉得一个男人脱光光摆在那里，一点感觉也没有。」燕燕说的「感觉」大概有点近似一般人所说的气氛与情调；换句话说，对情欲比较不发达的女人而言，她只能接受以一些想像的距离和剧情来带动情欲。不同年龄层但是相同被动的秀秀也同意这个说法。

这个有距离的想像对情欲活络的蓓蓓而言并非必要，只要有性的暗示就足够了：

蓓：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内衣秀，一堆男模特儿身材都很棒，最前面的男模特儿是个黑人，长得实在太好看了，结果全场女人都尖叫起来。我就觉得男人如果身材很好，穿得很少，或者最好是不穿，那真是太棒了。我觉得东方男人很少肯花心思把自己的身体弄好看一点，像那个黑人的臀部真的好圆好紧绷，好好看哟！而且肌肉都是倒三角形的，我那时的感觉就是：身材好的男人多有魅力啊！

蓓蓓一面描述一面兴奋得想像，大家都有点感染了那种刺激。梅梅觉得能引起她幻想的男性也是要壮壮的，瘦瘦的不好看，而且要有点毛，穿着小小的裤子。不知道这个描绘是不是建立在她念念不忘的外国客户男友的体型上。

性经验比较少的华华听见有人喜欢男人身上有毛，不禁提出异议，她说不喜欢有毛的，因为看起来很恐怖。这种联想甚至使她觉得女人的身体比男人的身体更能勾动她的性幻想，因为「男人的下半身好奇怪哟！」问她是什么样的奇怪，华华也说不上来，只说大概是看惯了自己的身体，所以比较习惯看女人的身体吧！

身体或许是一个太笼统的说法，到底女人会觉得男人身体的哪一部分性感呢？不用说，蓓蓓最注意的是紧绷的屁股，而且这还是有原因的。蓓蓓说：

蓓：我二十五岁之前比较重视男人的脸，但是经验成熟之后，脸就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在做爱的时候触摸的感觉比眼睛看到什么重要多了，反正做爱时谁会张着眼睛看对方的脸？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那做爱时最容易触摸的就是他的臀部

啊！如果他有个完美的臀部，那就是「手感」最好的地方，对不对？

做爱的时候最容易摸到的地方是臀部，这当然假设了某种体位姿势，而且牵涉到的也只是做爱过程中的某一段。有些组员强调前戏时多半是张眼的，不过，蓓蓓口中这种以触觉为主的爱说法，倒是一种极为专注自我享受的方法。当女人在做爱过程中闭着眼睛，不是因为害羞或不敢面对激情的现实，而是因为要全神投入感觉身体的接触和摩擦，全心投入性幻想的场景情节时，这就是蓓蓓所说的「成熟的」性爱了。在这种性爱过程中，女人不再担心自己有没有取悦男人，不再担心男人是否在观察自己的反应，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太投

入。当女人也全身全心投入性爱，主动营造快感时，这种性爱才真的是成熟了。因为，她在这种性爱关系中才是一个全然自主独立的参与者。

当然，在这种专注投入的性爱过程中，女人也并不是一定要闭着眼睛的，连蓓蓓也说有的时候非张开眼睛不可。因为，要是她在上面——这是她最喜欢的方式，也就是说是她主动的，是她操纵大局——那么她就得非常专心，非常努力，必须注意男方的表情来决定自己做得对不对，然后才好调整配合。这么说来，做爱的时候睁眼看对方，其实是一个有多重可能原因的行为。有时是欣赏对方，有时是猜想对方在想什么，有时是不想任人窥视而想自己也有防范，有时是以此来判断自己取悦对方的程度。因着每一次做爱情况的不同，就可能有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表现反应。

至于做爱时最理想的物质环境，一直渴求更好的情欲生活的三三开门见山的就说：「被对方疼惜的感觉很重要。」说得也是，性爱本来就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嘛。不过，三三也忘加上一句：「再加上周边的点缀会更好。」什么周边点缀？三三的答案是最典型的烛光啦！玫瑰花啦！或者在室外风景很漂亮的地方啦！令人有点怀疑这是不是只是些习惯了的标准答案，或许我们的社会文化早已制约了女人有此幻想，连三三也承认她自己从没试过这些方式，只能惋惜没有机会。

点子一向不少的蓓蓓也开了她的想像力，她说她觉得最完美的做爱应该是在最不可能

的地方，像是公车上、很多人的海边、Disco的洗手间、朋友的家等等。为什么这些地方比较好呢？蓓蓓说：「越是与众不同的，越危险；越容易被发现的，越紧张。而危险和紧张是高度刺激的要素。但是，一定要戴保险套。」早就尝试过各种一般做爱方式的蓓蓓自然会向高段进阶，因为以她的个性，她会希望试探还有没有更好的、更爽的活动，还有没有别种可玩的游戏。换了别个组员，像经验还不足的华华，现有的做爱方式她都还在咀嚼之中，很难有余力去想别的花样。

其实，每个人心目中的理想性爱场面和个人此刻的欲望很有关联。「想要有个家」的燕燕一直在与有妇之夫或不想结婚的男人交往，因此她的渴求也反映出这种心态：

燕：以前我觉得最理想的是和喜欢的人到比较浪漫的地方，像出国去玩啊，可是现在我就比较不在意别的，而只想要这个人完全属于我，我不要再和别人分享他。

我希望是去结婚，去度蜜月的性爱。

每个人此刻的最大关切自然主宰了此刻的幻想和欲望，也因而使得性爱变成一个颇富个别差异、颇有多样面目的活动。更妙的是，没有人是空泛的幻想性爱的，大家总是以具体的场景和气氛来描述性爱，从蓓蓓的「不可能场所」，到燕燕的蜜月情趣，到中年女人英英要的「两人在无人的海边月下裸泳」。重要的是个人偏好什么情欲模式。

那么会不会有些时候，像是女人经期的时候，她的情欲状况会受影响？一向怕脏的三三立刻说会影响，因为她觉得很脏，连她自己看了都讨厌，而且她还闻得到血的味道，也很讨厌。这番强烈反应引发一段对话：

秀：我觉得是很神圣的东西，怎么会是脏呢？有这个就表示能生小孩，是神圣的天
耶吧！

三：我所谓的脏不是女人脏，而是会有那个味道，而且血液看了就叫人不舒服，床上也弄得一蹋糊涂，我就很讨厌，大段时间我都不要做。

蓓：（笑）我也是不要，因为我的床单很漂亮，如果要洗呀什么的，很麻烦。所以如果是在外面，我就比较无所谓，但是要在家里，我就不要。

燕：我的男人不觉得脏，他们大概是想要的时候就要吧！我自己嘛！不喜欢但也不排斥，尽量不要就是了。

英：为什么我和妳们不一样呢？愈是经期我就愈要。

三：妳不会觉得那个脏啊！很麻烦吧！

英：不会呀！你可以想办法让它不脏呀！你可以垫纸嘛！纸可以丢掉，不用洗呀！

秀：我先生也比较会嫌，他会不要，但是我要啊！我就会告诉他，这是很神圣的东西，你怎么可以嫌弃？我要改变他的观念。

讲到经血，大家又跳跃到男人的精液会不会影响性生活。又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英：我不喜欢精液，闻到都很讨厌，像硫磺的味道。

三：像一种奇怪的霉。

英：所以我只要人家帮我口交，我不要帮他做。

三：口交我不排斥，但是不可能泄在我口里。不过，我觉得我先生比我还排斥精液，他自己都觉得恶心。

英：有的男人说精液可以美容，有些女人还吞下去。

三：好恶心，像鼻涕一样。

英：我只是怕那种味道，黏黏的，好恶心。

三：模糊的。

蓓：我觉得挺好玩的呀！因为我们都用保险套呀！有一次很好玩，射完以后他就把它绑起来，他说那叫卧薪尝胆。我自己就是用手，我会看精液快要出来的时候，就往他身上抹一抹，不要掉下来，我觉得蛮好玩的，本来是白白的，后来变透明，像隐形手套似的。

英：（很焦急的）然后就把它洗掉，是不是？

蓓：有时候太累了就睡着了，大部分时候很好玩，像喷泉似的。

梅：我大部分时候都让它泄在里面，可是有一次我把它吃进去，但是我是憋着气，一口气吞下去的，然后就赶快喝茶。怎么吞下去，什么滋味，我也不晓得，我只吃过一次。有几次用保险套，第二天看像咖啡色，不是白色，但也不是透明的。

英：对呀！流到床上就洗不掉，很讨厌，所以一定要垫。

梅：没泄在里面才会流出来，我从来不会滴到床单上。

三：要是马上站起来就会。

秀：我也不喜欢精液，但是我先生还把它当宝似的。

英：像血一样宝贝，难怪叫精血。

不管是经血还是精血，只要它们和性发生关联，就变成了可能引起高度关切甚至焦虑的东西。对这两样分泌物的评价也呈现两极化的趋势，要不是「宝贝」、「神圣」，就是「肮脏」、「恶心」，引来多少情绪上的强烈反应，也分散了原本可以投注在情欲活动上的能量。

每个人的情欲偏好既然不同，她们对不同的性爱也有不同的评价。秀秀想要有两个男人同时和她做爱，但是她也很清楚自己恐怕做不到。燕燕不反对在户外或公开场所的禁忌游戏，她只担心地上平不平，舒不舒服，因为她有一次在医院的而所里面和男友做爱，觉得非

常不舒服。事实上，对燕燕来说，只要不是躺着做爱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然后又怕被人看到，感觉非常不好。可是蓓蓓倒不以为然，她说她有好几次很棒的记忆都不在床上，反而在床上的都没什么特别的记忆。经济能力还不错的梅梅最喜欢的做爱地点是五星级大饭店的房间，因为隔音效果好，她可以不受声音搅扰的专心做，从前她也去过郊外的森林小屋，别人觉得情调好，梅梅却嫌它没有隐私，常常会有人走过，会吵到屋中的两个人。

大家七嘴八舌的谈夹杂着幻想与现实经验的理想做爱，自觉情欲生活颇为贫瘠的秀秀插嘴问有没有人睡过水床，她觉得在水床上做爱，承载的压力不那么重，又好玩，非常适合。蓓蓓立刻表示赞同，而且说水床可以调温度，蛮适合冷天做爱的。不过讲到摇摇晃晃的水床，蓓蓓语锋一转，说起另一种做爱经验，也是摇摇晃晃的：

蓓：有一次我和男朋友在海岸的长途公车上，乘客陆续下了车，我们坐在公车的最后面，结果就真的在车上做起爱来。一方面怕有人上车会使我们中断，另一方面又牵挂司机在车子前面会看见。反正就会觉得特别好玩，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因为阻碍太多了，但是我们却仍然做成了。

组员们说过有人在公众地方做爱，想不到在小小的工作坊中就面对面的遇到在厕所做爱的燕燕和在公车上做爱的蓓蓓，不禁万分钦佩，也暗暗思考自己会不会做同样的事。

不管是在禁忌场所或私密的室内，两个人是如何沟通做爱的行动呢？有什么预告呢？年轻的英英说，没有什么好说的，夫妻嘛！躺下来，没睡觉就做了，想睡那就算了。这种无预告的做爱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默契，可是有些老夫老妻仍会选择预告，像秀秀的老公就会说暗语：「喂！要唱哥哥爸爸真伟大了。」老公或许觉得这是幽默，但是秀秀对此深恶痛绝，她最不喜欢这种公式化的做法，说是会破坏气氛。最好是不要明说，但是要营造气氛。

女人不要明说做爱的事倒不一定是羞耻之心做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女人对「浪漫自发的性」有太高的憧憬，总以为性是不必「计画」，不必「沟通」的自发活动，是爱情的「自然」表现，这种浪漫迷思于是使得许多女人放弃在性事上掌握自主，毫无准备的任由伴侣主导及操作。

不过，要是对方说白了，女人充其量也只是害羞而已嘛！可是好几个组员都说，要是先生或男友明明白白的问「要不要」，她们就会生气。为什么会生气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情绪反应呢？

我们同时注意到，这种沟通不良以至动怒的场面都发生在关系比较稳定的伴侣之间，那些还在不定期约会，见面很不容易的组员就没有这种问题。这是因为对后者而言，她们心中很明白约会是要干什么的，因此赴约的时候早已心理准备周全，心情是又兴奋又紧张，身体则在预期愉悦的状态中，两人见面根本不用说什么或给什么讯号，很有默契的就开始了动

作。

反观夫妻或稳定的男女朋友。见面是例行公事，已无兴奋可言，即使要做爱，也很少有人会大张旗鼓的准备进入情况，情欲的强度则总是常态的低能量而已。在这种无力的情境中，男人问女人「要不要」，事实上正揭开了关系的平淡真相。它很讽刺的说破：要是两人热情如火，那么还需要这句话做什么？

这么看来，一般人所谓的爱情降温应该更明确的正名为「性爱降温」，这种降温不一定代表爱情的降温，但是欲望的减退却有可能促成双方认为彼此已经不再相爱而促成真正的爱情降温。

丈夫长年驻守外岛的三三有很切身的感受：

三：有一段时间我跟先生的关系不太好。因为他是军人嘛！很少回来，我就认为他应该做那件事情。有一次，他回来了，但是要逃避做那件事情，晚上我就躺在床上等他来了，可是他回来了就故意在客厅看电视，看很久都不进来，后来我就睡着了，想起来我就生气。

几个很有经验的组员都承认她们对配偶很少「主动」有需要，有需要也不愿意而且不知如何表达给对方知道。但是约会或私会中的组员在每一次赴约之时都是准备妥当的（也就是欲望发动的），因此很快就一拍即合，感觉很好。这么说来，女人们在责备男人不解风情，

不够主动，没有营造情绪，太直接露骨之余，或许也应该先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自发的进入情况？为什么丧失了「主动需要」的能力？是什么样的文化调教一开始就阉割了女人的情欲表达？男人问女人「要不要」时所激发的怒气，难道不是来自女人心中心中潜藏但无力处理的情欲挫折与沮丧？若不是这样，我们又将如何理解这莫名的怒气？

有人说，女人在情欲事上有许多焦虑，这可能会影响到她们的情欲状态，而焦虑中除了名分问题外最主要的还是避孕问题。即使在这件事上，组员也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和感受。

大家最关切的是最年轻的华华知不知道要怎么样避孕及避病，因此一开始这个话题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她身上。华华很坦白的说，她从来不上护理课，也从来没想避孕的事情，因为她从未想过这种事会那么快发生在她身上，在她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性生活。好在这个三十五岁的男人有点经验，也懂得得一点点医术，因此除了那意外发生的第一次之外，男的都会替华华算周期。不过，算生理周期并不妥当，快到危险期时男的还是会戴保险套，只是通常是做到一半，男的觉得要射精了才戴。对这些手续，华华觉得很烦：「明明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却要害怕怀孕，又怕被人发现或看到，真是好讨厌哟！有时真想算了，不要做了。」当然，她还是在做。

华华抱怨避孕很麻烦，不过她的例子比起三三来，可差得远了。三三几乎是满脸怨愤的

说出下面这个过程来：

三：讲到避孕，我就很生气。当初我装了铜T，本来很高兴，后来过一阵子就会痛，月经会变长，白带会变多，下腹部有时会酸痛。就这样过了四、五年，有一次去定期检查，医生告诉我，铜T有点偏了，反正我一直不喜欢装那个，所以就叫医生把它取出来。

取掉之后，我要求先生戴保险套，但是他不喜欢戴，我也觉得不是很舒服，又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后来我们就量基础体温，算周期。那时他比较少回来，问题也不大，直到四年前，我先生回到本地，变成上下班，问题就来了。连续三年，我一年怀一个，第一年因为我在吃抗过敏的药，胎儿自己掉了，第二、三年就只好去拿掉。我很生气，因为每次危险期我叫他戴保险套，他都不戴，我自己也觉得勉强他戴，做这种事也不会愉快，反正我也觉得戴了不舒服，那我就想试试看会不会怀孕，结果居然怀了，然后又要去拿掉，我就很不痛快。

后来我就跟先生谈，叫他去结扎，他不太愿意也不肯认真去打听，就这样拖了一年，后来我就决定自己去结扎。灌肠、剃毛都做了，但是要麻醉时我怕了，就走了。那是去年的事，我也很庆幸那次没扎成，要不然在那种心不甘情

不愿的状况之下，我一定会很恨。

三三的不平之恨其实原因很简单，做爱是两人的事，但是一切麻烦都是由三三一人来承担，再加上三三觉得情欲权操在丈夫手中，他爽到了，留下三三一人不爽，往往还是要自己手淫解决，因此三三觉得十分不平。不过，故事还没完，三三终究还是结扎了：

三：结扎对女人来说，伤害比较大，对男人来讲就比较简单，可是要是硬逼他去，他也一定不甘情愿，搞不好还会从此「不举」，倒霉的还是我们两个人，所以我心中虽是不平，最后还是决定由我去结扎。

可是，我做完以后，他也没有什么表示，我自己认为我对这件事牺牲蛮多的，他应该多疼惜我一点，可是也没有。

事实上，我跟他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月才做一次，为了这一次，我不但没有享受到很好的性爱关系，还要忍受一切去做结扎，我觉得十分不值得。以前我不想吃避孕药，因为医生说会胖，我就很担心，因为我先生喜欢瘦瘦的、骨感的女人。那我现在胖了，可能是因为不再忧虑怀孕吧！我想会不会是这样，先生才不喜欢我了，我觉得蛮自卑的，结扎后胖起来，他不喜欢我，我就更生气，更划不来。

三三的叙述使组员们陷入了沉思。我们已经知道三三对婚后的性生活极度不满，对身旁

的男人充满肉欲的幻想，她个人最喜欢的性幻想则总是包涵了暴力的激情。像这样一个有欲难伸的女人却仍然在避孕的事上委曲求全，一心一意维持丈夫对她的好感，三三也说过，有好几次男性身体的诱惑邀请已到了身边，三三都还硬心拒绝，甚至用「恶心」来防止自己有情欲出轨。到底是怎样的道德教养和社会压力，使得女人身体中产生这样强烈冲突却没有出路的困局呢？

三三结扎了，但是并没有结束她的情欲难题。

另外一个有难题的是燕燕。虽然本身是护士，但是遇上了身体情欲的问题时，也是矛盾重重。燕燕本来吃避孕丸，但是因为造成虚胖，因此，她改用算安全期或者体外射精来避孕，几年下来都一直没有差错，这倒令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另外，因为她前后两个男人都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燕燕有时也会很气，想要故意怀孕，绊住男人一点，可惜没成功过。而且她问过这个男人，如果有小孩，怎么办？男人一口回答：把它拿掉。燕燕为之气结。但是，她还是和那男人在一起，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一连听了几个女人的忧虑和矛盾，一向坚决使用保险套的蓓蓓再也按捺不住，她急切的说：

蓓：怎么可以怀孕？开玩笑！我本来就不喜欢小孩，我觉得小孩是一种麻烦和折磨，佛家不也说小孩都是讨债的？而且我太没有责任感了，我可以把工作都放

掉而跑去玩，这样会害了那小孩。

听来蓓蓓倒是个责任心真的很强的人。

避孕的忧虑一直不是梅梅的问题，因为她一直想怀孕。刚结婚的时候要避孕就避过危险期，后来一直没怀孕就开始有压力了，先生喜欢小孩，还买个洋娃娃放在床上，梅梅的压力更大，后来实在受不了才把娃娃给丢掉。后来梅梅虽然在外遇中怀孕，证明不孕的不是她，但是仍然走了离婚之途，不过，现在的梅梅一切顺其自然，不做任何避孕，她觉得反正做爱的机率不多，怀孕的机率就更少了。

比起装置铜T失败的三三来，秀秀可幸运多了，她在体内装母体乐已经十几年，一切安好，最近正在考虑要不要取出来。她觉得很好，只是做爱时先生在某个角度时会觉得碰到而太刺激，会有要泄的行动，因此有点不方便。从前她试过子宫环，结果掉了而怀老三，后来又试量体温，但是不太准，因此还是用母体乐。听起来现在秀秀是为了要有更自在的情欲活动而考虑取出来的。

中年的英英也有类似的经验，她生了老大之后装了铜T，以为很好，但是报导说会生铜锈，所以就拿掉了，后来生了老二，白带多了起来，她也不敢再装铜T，后来就用算安全期的方法，要不就叫先生用保险套，还好先生蛮合作的。和三三一样，英英也劝先生结扎，但「他是大男人主义，而且怕有什么性无能，他就不肯，那我也不想再挨一刀，反正更年期也

快到了，就不管他了。」说得是，更年期倒成了女人情欲困境的解脱。

文文一向不和男人搞，所以没有怀孕的隐忧。不过她也不想自己生，而想和伴侣去孤儿院领养小孩。她说：

文：我不是不喜欢生，而是不想像我母亲一样。我和她关系不是很好，可是她每次都讲我欠她什么，使我觉得我好像要一辈子都一直还，永远还不了似的。我比较博爱，人和人的感情是培养的，不是血缘命定的，我和父母感情不好，我觉得欠他们，一直想要回报，但是他们对我的爱也很有限。我的观念是，我领养这个孩子，他不一定耍孝顺我，我养他爱他就好了，我只是想帮帮这些孩子而已。如果要老来作伴，那我的伴侣就够了，我不需要倚靠孩子。

随着这个宽广远景的展开，工作坊也近尾声了。在三个月的密室密谈中，组员们交换着最贴心的感受，在互动中调整自己的脚步和视野，从文文到华华，从秀秀到燕燕，组员们越来越有把握谈身体，谈情欲，她们甚至在工作坊之外与朋友讨论时也展现出一种少见的自信。她们逐渐放宽了过去对情欲的盲目预设，因为组员之间的多样差异已经使得任何一概而论的断言失效，同时她们也因为见到了差异而生出了体谅之心，并开始挑战在一般生活中充满歧视和打压的常识说法。

当然，因着个人位置和个性的差异，她们改变的幅度也不同。愈是年轻的、束缚少的、经验嫩的，就显出愈大的成长；相对来说，愈是成年的、人际关系网络紧密的、情欲模式已经固着的，就愈发显得欲变无力。

这种差异在日后的聚首中益加明确。一九九四年三月，工作坊结束半年后，燕燕吆喝了大家到台大旁边的一家茶坊相会，组员们见面的欣喜尖叫引来店主关注的眼神，我们霸占了店中唯一的小房间，好在长桌的周围游走，欣赏彼此的变化成长。桌上除了饮料之外还有首度出现的大堆零食，当然——没有录音机。工作坊的「工作」已经结束，现在是我们玩耍的时刻。

组员们的人际网络似乎没有太多变动，但是她们的心境已然不同，对分手或持续都比较淡然看待，她们更关切的是，有什么具体的技巧可以更精进眼前的情欲活动与关系。在又笑又闹的各种示范和嘲弄中，组员们着着实实的玩了一阵，心得交换之后，结论是：既然情欲活动还牵涉到另外的人，女人至少要为自己这一半负责。换句话说，要先锻炼敏锐触觉，开发身体的快感和愉悦，培养充沛而多样的幻想，时刻可以自行发动，全面投入。只有这样主动的、预备完善的情欲主体才谈得上提升活动品质，要是等人撩拨，任人使用，那可没多大爽头。

工作坊进行的三个月中，一直维持着开放的讨论，我从不给任何诊断或正确答案，只鼓

励她们彼此探索可能原因，在彼此的对话中找寻蛛丝马足迹，做彼此的情欲大侦探福尔摩斯，或情欲心理分析大师佛洛伊德。但是这一次的会面倒使我们再一次认清，对女人而言，情欲资讯管道是何等的不畅通，女人们求援无门，只有在为男人写的性技巧书中摸索着，捡拾一些可用的片断，只有在极其难得的自在空间中饥渴的询问彼此。

一九九四年底我们又见了面，在文文窄小的房间中，又是一桌饮料和零食。年轻的几个组员已有新的情欲发展，华华开始和另外两个年轻的男人亲近，但三十五岁的初恋男友仍在名单之上，反正他有空的日子不多，档期一点也不冲突。华华看起来又成熟了很多，没有像我们初见时的幼稚未脱，说话的时候也多了一些对自己感受的掌握。几个已婚女人没有太大的变动，事业有成，社会地位稳固，变动不易，但是她们对听听其它组员的故事，分享她们的情欲探险，十分感兴趣。蓓蓓仍在弄房子，一身黑衣，看来有点清瘦。出人意外的，燕燕告诉我们，她有了很大的情欲经验累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已经踏出医院的小圈子，燕燕不慌不忙的说：「没什么呀！只要我友善微笑，他们就自然上来了。」对这几次新的发展，她都很自豪，虽然不见得到达什么完美的境界，但是能够跳出原来困坐愁城的医院就是她最大的突破。

以前在工作坊中许多组员提到对女人的身体的欲望，此时燕燕面带神秘的说，她也有同性情欲经验了。组员们似乎没有很大的讶异，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似的，她们想问的倒是「好不好玩」，燕燕带着微笑的说，比医生好玩。

这是在工作坊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开放气氛，我们的默契似乎是，无论哪个人有什么情欲活动，我们都愿意暂时悬置道德审判，听听别人的描述再说。事实上，越是女人越轨，组员们就显示出越大的包容和支持，而工作坊愈支持女人的人生选择，女人们就愈能自在的面对自己的生活，在叙说中理出人生的头绪。

一九九五年九月初，一向自主的蓓蓓已出国进修。原本无力突破困境，只等候找到一个好男人拯救的燕燕，在诸多情欲经验的刺激和鼓励之下，也决定出国更上层楼，跳出基层护士的圈子，发展更多的可能与更大的自主性。文文还在和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友苦恋。华华已大学毕业，三十五岁的男友还在来往，但是她已经经历了堕胎和另外几个男人，也早已摆脱了过去的懵懂天真，浑身散发着自己的成熟韵味，对感情和归属的事看得更淡，是成长最明显的组员。三三和梅梅还在旧有的轨道上走着。我们在秀秀山上的小套房中见面，面山临水，风景好得不得了，小阳台上一排坐着我们几个女人，笑声叫声在山谷中回响。秀秀说她出国了一趟，而且又有一些艳遇的机会，可惜身旁跟着一位同行的老小姐，一直没有独行的时刻，还常常因而丧失和男人交往的机会。大家笑着骂她看不开，好不容易出国游玩，是度

假情的大好时光，干嘛有事没事拉了个保守女人做伴，真是自找没趣。秀秀的懊恼脸色似乎也同意大家的说法。

以突破来论，大概英英的经验在这次聚会中算是最引人注目的。她劈头便函说：「你们知道吗？其实和一个陌生人的一夜之欢也有可能很爽的。」她在义大利洽商时遇见当地一个商人，长相不怎样，老老的，但是人还算和善，两人晚餐时喝了一点小酒，她回房时男的便跟了进来，结果英英很惊讶的发现，过去由于她和多年的男友维系固定的婚外情，她以为两个人一定要有什么长久的恋情或熟悉的程度才可能有愉悦的性活动，但是这一次虽然是和一个不怎样的男人，又十分陌生，却居然令她大开眼界，回味无穷。英英的讶异倒不见得是相关那个男人的情欲本事，而是在于自己如果容许这个可能，愿意投入试试，那么就有可能超越本身原来的情欲疆界。

几个女人听了又羡慕又妒，恨不得也立刻去义大利走走，试试那个男子，我们笑着要英英先把地址给常有机会出国洽商的梅梅，让她去鉴定一下，因为梅梅自从上次被那不紧不举的中年男人气了一回以后，一直没有机会突破心结。大家又笑着鼓励秀秀去意大利观光旅游一番，顺便发展一下这段度假情。几个年轻女子则在探勘小套房的状况，好在下次约会时向秀秀借钥匙来此度小周末。

工作坊结束后我们聚会了三次，每次都发现最年轻的华华和燕燕有长足的发展。她们的

外观愈来愈活泼魅力，说起话来十分有条理有自信，穿着打扮更是一反过去好女孩的素色小洋装，而开始尝试紧身T恤和短热裤。换句话说，她们的身体和思想都不再局限在一般保守女孩的窠臼中，她们愈来愈自在的掌握自己的身体情欲，而相对的，她们也展现出极大的人格魅力。在这一点上，集体改造情欲处境的努力显然已为各年龄层的女人创造了比较有利的环境与支持。

如今工作坊的女人们的心情，将在本书中留下时代和文化的女性见证，她们细述衷曲的声音将会在女人群中带动更多的回响，直到女人的愉悦探索不再禁忌，直到女人的身体情欲得以自主。

谨以此书献给八个亲爱的朋友——

华华、燕燕、文文、三三、秀秀、梅梅、英英、蓓蓓。

〈结语〉

大家都来写自己的性学报告

妳为什么不写？

写吧！写作是为了妳而存在，妳是为了妳自己而存在。

妳的身体是妳自己的，掌握它吧！

我知道妳为什么还没写过，（而我也是到了二十七岁才开始写），因为写作看起来太崇高太伟大。

妳也写过一点点，偷偷的，但是写得不太好，因为那是偷偷写的。

妳才写了一点就开始责备自己，妳不敢全力写下去。

可是妳按捺不住。

就像大家按捺不住偷偷自慰一样。

妳不敢全面投入，妳只敢放松一点点，让紧张的感觉得到一点舒缓。

而一旦高潮，我们立刻感到万分罪恶——

我们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宽恕，才会忘记，才会把它埋葬掉，

〈结语〉大家都来写自己的性学报告

直到下一次的冲动。

所以，写吧！

拒绝被压抑，拒绝被阻止！……

现在女人由远方回来了……

从男人极力要她们忘记的童年中回来了……

我们像暴风雨一般，那属于我们的，毫不畏惧的挣脱了。

我们的眼神热切，我们的笑容展现。

狂笑夺唇而出，血脉狂奔不止，我们无尽的延展扩张。

我们再也不压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叹息，自己的书写。

而我们一点也不怕匮乏……

我们激励自己，燃烧却不耗尽。

我们无处不在。

从今以后，谁能向我们说不？我们已经从永恒中归来。

——海伦·西苏〈蛇发女妖的狂笑〉

〈跋〉

治疗与解放的新性学报告

在席卷台湾的《新金赛性学报告》、《海蒂性学报告》、《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等舶来性学报告风潮，以及本地研究者所做的《台湾情色报告》问世之后，大家似乎对什么叫做性学报告逐渐形成一种模糊但十分确定的理解。比方说，它一定是「专家」撰写，一定牵涉到很大的取样人口和案例，一定涵盖到性的「全部」层面等等。

以这些通俗信念来看，为什么这本新性学报告看起来和别的性学报告很不一样？以其取以其取样和探讨的层面而言，可以算是性学报告吗？

书名中的「治疗」与「解放」也可能引发另一种质疑：这种说法岂不是很有启蒙式的精英心态，自命是医生，是拯救世主者？你又凭什么断言这本书可以治疗或解放什么人呢？

这两组问题都是很值得讨论的，可是要给它们提供答案，就必须牵涉到一些理论的、运动策略的说法，因此我选择在本书的结尾来做这个比较宏观的说明。

先说性学报告。大家所熟知的性学报告形式，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有其基本精神的

假设。

第一波性学研究

目前性学研究者比较熟悉的第一波性学先驱者，如Richard von Krafft-Ebin、Karl Heinrich Ulrichs、Magnus Hirschfeld、佛洛伊德及Havelock Ellis等人，都对科学抱持着无上的信念，这种信念不但表达在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上，更呈现为他们对性的自然法则的追寻。因此性学研究的前驱们竭力以客观的语言来描述性的各种面貌及形态（由性变态到同性恋到童年性欲到变性欲等等），他们钜细靡遗的记载个案、分析特色、列举性质，终究则是希望在这些看似差异多样的现象及性表现之下，发现其共有的性欲之源头及自然法则，并追溯此源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着哪些个人的、意外的、环境的因素而形成此刻众多差异的面貌。

第一波的性学研究者，于是以性百科全书的模式来记载、描述并进行他们对性的分析。取样的完备多样及描述的准确详尽是他们的目标，理性的了解和冷静的研判是他们希望投射的形象。在这两方面，性学研究都展现了典型的现代化趋势及色彩，研究者自我期许客观中立，以科学为指标来理解并掌握的各种变型，在知识的领域中努力发现有关性的「真理」，以奠定性学发展的基础。

这个把「性」科学化、现代化的努力，近年来遭到许多批判（我也在其它地方提过），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进步性。例如，在充斥性成见和性歧视的十九世纪社会脉络中，有些性学研究首度系统地提出论证，为同性恋者的权益而战，要求当时的法律重新评估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性学研究对性领域的启蒙努力也促成了一九二〇年代左右欧洲各国的性改革运动，在许多有关性的议题上（如堕胎、节育、婚姻等等）都开创出一些有限的讨论空间。

在进步的同时，第一波性学研究所强调的科学方法和性的「现代化」，也为十九世纪的历史社会脉络提供了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操作。随着工业化所带来的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社会舆论开始强烈地关切社会秩序的变动，「性」则在此时成为社会秩序变化的象征指标，因此性领域中进行着各种争辩讨论，从节育、卖淫、离婚到公共卫生、性道德及人口政策。十九世纪的性学思考虽然玄奥迂回，读者群极小，说教性甚强，但是仍然在这些争议中，竭力要理出一条系统的、理性的全盘了解之路。当时的性学研究因此也是一个新的身体政治学，它以专家的、学术的、医学的论述，来重新定义并经营身体的规范、道德的重整、甚至优生的考量。

第二波性学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波性学研究兴起，以金赛、马斯特与琼生为代表人物。这些

性自由派的大师虽然不免受限于他们所处时代的价值观，但是他们在当时全都是改造社会文化的进步分子，对松动当时的性压抑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比方说，金赛的研究彻底扭转了西方社会对婚前性行为以及手淫的负面评断，他也继承了第一波性学研究对同性恋宽容的精神，在同性恋的议题上展现了当时少见的开明态度，将同性恋行为当作情欲选择的一种，而非病态，这些进步的主张甚至导致他在麦卡锡时代的白色恐怖中屡受迫害。马斯特和琼生的研究则是出了名的准女性主义立场，他们二人在研究中发现女人有无穷的性愉悦能力，远比男人更为广阔多样，根本不是主流文化中描绘的薄弱冷感，因而主张性的愉悦和满足绝非男人的专利；相反的，女人有绝对的「高潮权」。他们并首度认定女人的阴蒂高潮才是女人性高潮的实相，这个观点透过《海蒂报告》的宣传，对当时女性观点的性论述影响颇大。

总之，第二波性学研究，承袭了第一波先驱者的科学信念，推动研究的力量则是一股启蒙的热切。研究者希望在充斥无知迷信和道德教条的性文化中，开出一条理性科学的康庄大道。性蒙昧需要建基于科学的性知识来加以启蒙，性欲才得以发挥其本质与能量，为人类提供正面积极的建议，这个信念也构成了第二波性学研究者对于性教育的高度关切。

现在台湾读者所看到的《新金赛性学报告》（一九九〇年美国版）和《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一九九四年美国版）其实都是晚近的著作。由于时代脉络的变化，这两本性学报告在西方已经没有早期第二波性学研究者那股移风易俗的冲击锐气。

《马斯特与琼生性学报告》其实原名《异性恋情欲》，原书名展现了作者们对九〇年代性偏好的敏感认知，也同时点出，我们一般习以为常的性学报告往往预设了异性恋的性模式，这种自知之明是合乎时代精神的自我定位。中译书名应当正名为《马斯特与琼生的异性性学报告》方不致误导读者把「异性恋」当成「性」的全部而非只是「性」的一种而已。

为什么一般人总要追求「正确」的性知识

不论是早期或近期的第二波性学研究报告，也不论其写作风格上有多少差异，它们以专家挂帅，以科学为骨干的趋势仍是十分明确。和第一波性学研究不同的是，随着现代资讯流动管道的变迁及人际关系的松动，第二波性学研究者有机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探究及调查，统计数据因此相应而成为呈现「科学性」的重要修辞策略，也是说服力的来源，第二波性学研究者的权威则随着他们取样人口群的扩大而益增其公信力。

与此同时成长的是大量读者对一般性学报告的强烈兴趣及购买热潮。读者带着潜藏的焦虑、不安与好奇，来发掘与自己身体直接相关的性活动及其定位。我在《豪爽女人》书中曾经分析过这种急于寻找「答案」的心理，也分析了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某种「科学的」、「医学的」、「正确的」性知识，才符合我们心目中寻找的「答案」，才能平息我们心中的焦虑不安。我在书中指出了三层原因。（详参该书128-132页）

第一，我们在情欲经验中有太多挫折，太多不爽，太多惶惑，可是我们又常听说，性是多么美好多么神圣的一桩事情。这种矛盾使我们觉得，自己不爽一定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装备」有毛病，既然有「病」就应该找医生看病。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对性愉悦的准备和操练不足，可是压抑的性文化同时却过度神化性活动，两者间的巨大差距使我们怀疑自己「有问题」，因此在不安焦虑中寻求解答。

第二，由于性经验的禁忌带来了性知识的隐晦，使我们以为只有医学专家得窥堂奥之秘，也就是只有医学专家有权威可以就性事发言，而医学专家们也努力在自己的言论中传达这种专业权威的形象，用解剖学的术语来眩惑一般人的眼睛。出于对专家和术语的膜拜，我们以为，专家既然能告诉我们身体的「正常」功能，那么，一定也能告诉我们如何「正确地」（事实上应该是「愉快地」）使用器官吧！可惜，我们想错了。

第三，在一个性不开放、性知识有待创造和流通的社会里，人们由于不知道自己表现如何，也不知道别人如何做，因此他们最关切的问题多半只是出于焦虑的「我正常吗」。在没比较、没有信心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觉得自己最需要的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以便安抚心中的疑虑。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建基于大量取样的统计，加上专家们权威的分析 and 解惑，是最合乎读者的心理需求的。

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性生理配备都差不多，但是在个人生活历程中的因缘际会却使每个人

都形成各自独特的情欲模式或性癖好。这就好像人人皆有相似生理的口舌味觉，但是有人爱麻辣，有人要酸甜，有人喜欢彼萨配牛奶，有人偏好猪血汤不放猪血。这些差异从未令我们感到焦虑而担心自己是否正常，因为，吃的文化早已是大家公开谈论多年的话题，个人的口味习惯偏好早已在言谈中被接纳，被正常化了。可是，正是在我们这个尚未公开交换性经验，尚未公开谈论个人性癖好的压抑社会中，性和情欲才会引发正常与否的焦虑。我们以为要是不知道标准答案就有不正常的嫌疑，因此我们追着医学专家要「答案」。

很明显的，一般性学报告的形式与内容都是顺着读者这种追寻「正常」、「正确」、「科学」性知识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这类性学报告是性文化贫瘠与封闭的时代之产物。早期的性学报告以「穷尽」变态性的所有形貌，以及后来的性学报告以「全面」提供有关正常性或变态性的系统知识为目标，一方面似乎丰富了我们对这个文化的认知，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性的另一种权力「管理」技术。毕竟，只有意图全面掌握性（或者对性过度焦虑）的人才认为「穷尽」与「全面」是性学报告最重要的条件与形式。

新性学研究报告的萌芽

在性学报告的形式上，《海蒂报告：女人性事》显然是一个异数。这份报告虽然保留了统计数据的权威形象，但是众多女人在其中的坦诚直言却又同时呈现了差异与多音，使得《海

蒂报告》得以多多少少摆脱（男性）医学专家的独白指示，开启女人说性的可能。而在众多女人时而激越，时而哀怨的诉说中，逐步展开女人所面对的文化社会现实。

《海蒂报告：女人性事》的问世，暴露出许多性学论述在性别上的盲点，显示过去性学所谈论的「性」，其实是以生理观点掩盖并抹煞女性情欲的特殊社会文化属性。另一方面，《海蒂报告：女人性事》一书也以众声喧哗冲淡了大家对「常态」和「平均值」的执着。但是《海蒂报告》只剪辑了一个个不同的、无名的、无身份特质的女人在个别空间中的只言片语，这些声音的齐头并列因此常常显得琐碎零散重复的，它们在时空的切片冻结，在某一方面也像征了个别女人的孤立与隔绝。（我对《海蒂报告》的完整评论，请参看我《海蒂报告：性爱欢愉》一书所写的导读《高潮的情欲文化》）。

过去这些性学报告在「科学」的前提之下进行实证研究，但是，当实证研究的目的只是对情欲现况「忠实呈现」时，它们最大的功用不过是在保守的情欲天空之下展现一个个奋力经营的生命，希冀这种呈现可以帮助大家消除焦虑，认识到自己并不那么奇怪。

但是就女性情欲解放运动而言，新性学报告不是静态的反映呈现而已，新性学报告的书写必须具体冲破女人的孤立隔绝，它必须摆脱单音的自我叙述，它不能接受既存现实为唯一可能。因此工作坊一开始就是在女性集体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创造中成形，在彼此倾诉的互动、成长、分享中诠释情欲，在互相交换激荡的回忆和叙述中想像那未知的可能。

作为「纪实」的书写者，我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以线性的书写来创造诠释学（hermeneutics）式的交互主体和本土志（ethnography）式的参与式观察。

我自己在工作坊中的发言不在少数，事实上，如果没有我提出上千的善诱或挑逗式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提供一些安抚的、鼓励的、支持的、玩笑的、假装责备的旁白，要不是组员们彼此模仿这种对话的方式，我们就无法创造那么一个对女性友善安全坦言环境，提供女人自我发现、自我得力的过程。

我们对谈的记录已经由耐力十足的滕写者抄写下来，可是我要如何处理自己在工作坊中的存在与介入呢？

我不相信「客观呈现」。没有「事实」、「回忆」、「状况」、「经验」、甚至于「感受」是不经过诠释／叙述而存在的。组员在工作坊中的一再重述建构自己的性与性心情，已为此下了最好的注解，那么，我又何必为我的「记述者」身份的存在（materiality）而烦恼？于是我作了决定：把我的发言及我在书写时的反思写成另一条叙述线，揉合我在这两个时空中的想法，再与组员们的叙述和争辩溶为一个多元杂音的协商对话，而在对话的叙事流程中展现我们彼此的冲撞和转变。

我的困难其实不只在于书写多音对话，更大的挑战在于捕捉八个生命的厚实。那些号称包含了成千上万选择对象的性学报告或许安抚了焦虑者对常态和掌握「性的全貌」的渴求，

但是女性情欲的解放的新性学报告不想为了取得平均值而辗平个别生命故事，更不想为了百科全书式的列举而抹煞组员的个别性。不管有没有统计数据的支撑，刻板印象一向是女人的大敌，我们对抗它的方式则是挖掘更多的差异，更独特的自我，更细致的人生故事。

《性心情》的性学报告对语言、对叙事、对女人如何理解情欲经验保持高度的尊重与敏感。重点倒不在于她们说得是否正确，是否完整，是否诚恳——对「真相」的苦苦追求不是新性学报告的关切。工作坊的重点是在于展现一个由女人来创造的自在述说情欲的空间，也就是一套自在情欲的语言，这样的空间和语言才可能支持女人面对并得力于身体情欲的种种波动。工作坊更希望鼓励女人在集体的诉说和对话中重新书写自我的生命，创造自我的形体。因此，性心情工作坊的新性学报告是女人的性学，女人的性知识，女人的性科学。它拒绝让没有性别意识的科学性学来主导女人「应有」的感受与表现，也拒绝让专家权威来垄断知识的生产和经验的诠释。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新性学报告是「治疗」的和「解放」的。因为组员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集体式自我建构，是对主流情欲语言的具体抗拒，同时也是对女性情欲的重新创造。在这些交谈之中，被文化视为病态与罪恶的那些女性情欲表现得到了肯定与颂扬（所以是一种「治疗」），被社会视为不可想像的情欲模式在女人之间自由地扩散（所以是一种「解放」），而且更多的女人男人将以《性心情》的女声喧哗为触媒，开始营造她／他们自己

的性心情工作坊，累积她／他们的性经验与性知识，书写她／他自己的新性学报告。

作为首次的尝试，《性心情》最迫切的需求是找寻更多属于女人经验的语言来诉说愉悦。我们会说记忆，我们会说常识，我们会控诉，我们会抱怨，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语言来说出我们或真实或想像的愉悦。我们需要想像并创造愉悦的能力。

或许，愉悦语言的匮乏是来自愉悦经验的匮乏？我倒不做此想。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对性事抱持强烈歧视的社会文化中，控诉与悲情是比较被包容的，愉悦及欢欣则遭受排挤和打压。愉悦语言的匮乏其实是性歧视的运作后果，因为许多愉悦根本不能在现有的文化语言中现身或颂扬。

创造愉悦，述说愉悦，因此是下一阶段新性学报告努力的方向。

新性学报告不再需要医学权威，而是我们对自我生命和感受的摸索创造。新性学报告不需要对生理病理的专注焦虑，而要进行我们对社会文化的重新认识与热切改造。新性学报告更不必共识或定论，性学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势在必行。

让我们大家都来写属于我们的新性学报告。

〈附录〉

《性心情》自学手册

自组「性心情」的准备

阅读《性心情》的过程中，妳或许思潮汹涌，往事绵绵浮现，看完了《性心情》，你或许也想就自己澎湃的身体情欲经验作一个整理和理解。不管是「在回忆中重建自我」或者是「温故而知新」，这个反省的过程都会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我们如何在现存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经验我们的身体，这些经验又如何重复的记忆中沉淀而变成今日的我们，使我们带着各种犹豫和阴影进入那个可以是很愉悦、很满足的人生活动。

或许最好的反省方式就是开始和周遭的朋友们组成某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坊来讨论这本书中的个人故事，透过叙述他人来说出自己，也说出我们共同面对的劣质情欲文化，并且在互动中交换我们或真实或想像的个人抵抗策略。而当我们开始诚实并包容的面对彼此时，当我们创意十足、趣味盎然的支援彼此的情欲选择，鼓励彼此的情欲述说时，我们就正在改

造那个漠视个别差异并且压抑愉悦情欲的社会文化，我们的情欲喧哗将使得这个社会文化更加开阔多元。

庄慧秋在《台湾情色报告》中说得好：「在这个阶段，性和情色的论述，已经不再是学者、专家的特权，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凝视自己的生命历程，诚实地面对自己最深层的情感和欲望，建立自己最适合的情色准则，并且开口诉说，以便与他人及社会沟通。只有当各种不同的故事都可以坦然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可以有空间诉说，这个社会才算是真正开放，而每一个个人的主体性也才可能受到真正的尊重。」的确，没有什么情欲模式是最「标准」或最「理想」的，每一种情欲模式或偏好都有同等的价值；尊重个人的民主开放社会必须接受多元的情欲价值、情欲生命。

除了《海蒂报告》与《台湾情色报告》问卷中所问的那些个人问题之外，在这里有一些一般性讨论方向，或许可以为妳们的小组讨论提供方向，当然，妳们也不必自我设限在这些现成的题目上，只要仔细而同情的听别人说的话，将心比心的思考个中的线索，妳们总能找到蛛丝马迹来问下一个题目，或者想起妳们自己生命中的另一些经验事物。

请记得：无论妳们讨论任何题目，最重要的是创造一个支援的、包容的、「见怪不怪」的、欢娱的、同情的讨论空间，不对别人的情欲偏好与经验做任何「道德好坏」或「正常变态」的价值判断，以关怀的语调询问具体的、细致的内容，目的则是在帮助说话的人记起细

节，让说话的人塑造自己的感受，也让听故事的人多思考自己的情欲历程。

可供讨论的参考问题

此处只能列出大致的讨论方向，细致的询问还得看大家有多少敏锐的联想和分析的智慧：

以你的记忆所及，你的父母和师长教导你应该如何看待你身体？他们是怎麼表达这些说法的？（其中可能包括说教、恐吓、惩罚、升华、延迟等等）

在他们的教导之下，你和你的身体保持什麼样的关系？你的身体哪些部份最性感？哪些部份带给你最多愉悦？

从小到大，除了你自己的手和衣服以外，还有什麼人、物、动物等等碰过你的身体？这些经验是在什麼样的情形中发生的？当时你有何种反应和感觉？

你的性冲动和性愉悦多半是在什麼样的情境中发生？和什麼物品、味道、声音、触觉、幻想、对象、话语等等连在一起？换句话说，什麼样的情境会勾动你的情欲？

遇到勾动你身体情欲的画面、想像、或人物时，你的心理或身体会有何种立即的反应？这些反应带来什麼样的情绪感受？

在这种时候，你如何处理身上和心中的冲动？除了个人解决之外，如果要牵涉到伴侣的

合作，你会采取哪些行动？还有没有别的行动可行？

在你脑中出现的性幻想通常会是一些内容？有些什么人、物、事、景等等？哪些会给你最大的刺激？它们来自你过去的何种经验？

在你成长的岁月中，你的情欲需求和口味是否有过什麼变化或发展？受到过什麼情欲经验或性刺激的影响？

你能不能列举一些对你影响最深刻的有关情欲的常识和说法？这些观念对你而言，有什麼意义？它们对你的情欲偏好有何影响？你认为这些常识的说法或道德观念出自什麼样的社会文化？对哪些人比较有利？

你的人际关系网对你的情欲生活有何种帮助或影响？有没有什麼突破的可能？

（还有更多更多的问法，妳可以把它记在后面的笔记页上。）

性心情的讨论小组和其他的坦言小组一样，都有可能有一些没办法按照游戏规则行事的人，在这种时候，相信妳一定会运用智慧丢掉这种朋友吧！

可以参考的情欲材料

另外，我也想提供一些参考书目，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好书出版，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愉悦的社会文化：

情欲需要不带焦虑的心情来从事，而焦虑又常和「自我中心」分不开，所以看看情欲世界的多样面貌是有益的。《台湾情色报告》与《海蒂报告》（张老师出版）这两本（套）着作可以帮助你看见自己的情欲处境不足为奇，但是同时也可以帮助你看见还有多少出路等着你去开创试用。这些书籍中都有各种越轨的故事，显示情欲之事本来便超越了狭窄的今世道德规范限制；另外，坊间逐渐开始有《秘密恋情——女人的外遇》（展承文化出版）之类的个人经历叙述，它们也可以帮助你更自在的面对性事。

至于简单的性教育书籍，可以参看香港性教育促进会创办人吴敏伦先生的《禁果与人生》（香港三联书店），吴敏伦在此书中的视野见识，真不是台湾的性教育人士可望其项背的。

情欲更需要素材的补充和刺激，建议你一定要尽量吸收别人的多元多样情欲想像，百无禁忌的探索各种性幻想，妳可以读读美国情欲幻想系列《女人的秘密花园》、《女人的禁忌花朵》、《女人的梦幻天空》等等，以上均由展承文化翻译出版（夏娃亚当系列）。本土的生产很有限，除了像《岛屿边缘》杂志的〈妖言〉系列之外，我建议妳在本土的各种小说、电影、图片图像中寻找并转化各种材料来使用，反正我们早就会天马行空的做白日梦，这点小事想必难不倒我们，我们的想像力是唯一的疆界。

可供运用情欲的材料并没有阶级、文化或国界的限制，也没有文类的限制，事实上，任何文字产品都可能借着丰富的想像力变成最煽情的材料。不过，如果妳喜欢阅读比较传统的

中国色情小说，那么除了名着如《金瓶梅》或《肉蒲团》之外，妳更应该找那些明清时代的色情或禁毁小说来看。想看外国色情小说的妳则可找各种有「色」的翻译浪漫小说来看。当然还有大量的黄色小书，也值得妳的青睐；但是这些书籍都是被查禁的，太主流的书店中反而会找不到，欢迎妳走访比较不入流的书店（像台北八德路的光华商场），即使是为男人所写的色情书也可以在妳手（脑）中大有可为。

当然，不要忘记到处都看得见的A片（色情录像带）、色情画刊等等，它们都是很好用的转化材料，如果妳觉得其中有些拍的太差，不必看完，换一捲、换一本或者转台就是了，有不少公司的製作是很为女性的口味著想的，相信妳一定很快的就会如何分辨高下。任何方面的知识和资料都需要研究和掌握才拿捏得好，性材料也是如此。

最后，妳还可以自己创作黄色小说或色情文学，如果写得诱惑煽情，它们不但可以满足妳的创作欲及发表欲，也会因为它们丰富了我们的情欲文化与突破禁欲假正经的文学，而对我们的社会与文艺风气有所贡献。（妳若不知何处可以发表，可以来信到「性心情信箱」，我或许能提供意见。）

别忘了看到好东西要和朋友分享，知道什么诀窍也别有所保留，大家流通一下才可能形成新的女性情欲文化。此外，妳也需要支持那些看来离经叛道的女性，她们的冲撞为我们创造了不少情欲空间呢！说真的，任何松动这个社会的集体改造运动（从言论自由到工人运动

到同性恋解放）都会对促进女人的自主和自由有利，因为它们都会摇撼这个僵化的社会文化，而只要有松动，我们就可能在其中施力，创造对女人更有利而且友善的空间。

好啦！妳还在等什么？快去找同好吧！祝妳豪爽得力。

性心情

治療與解放的新性學報告

第一本針對本土女性情慾處境所做的細微觀察與分析

一九九三年七月，何春蕤與「性心情工作坊」的八位女人展開為期十二週的促膝談性，四十餘小時的談話錄音，費時一年餘才謄寫成近二千五百頁的手稿，再由何春蕤以一年多的時間整理撰寫成這本《性心情》。

本書誠實的呈現這八個平凡女人的情慾經驗，但是也同時在她們的生命中勾畫出我們社會的情慾面貌。女人聆聽著別人的故事，卻讀著自己的生命。

但是當女人在訴說中發現無數女人早就在父權禮教的軌道之外行走時，突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女人不再孤獨的背負那些極其敏感、甜苦參半的祕密繼續走下去。

於是，女人開始嘗試理解她們共同面對的情慾處境，並且在集體互動中創造新的情慾想像與實踐。

《性心情》熱切邀請妳來一起探索女人的情慾經驗和台灣情慾現實。

ISBN 957-693-251-3



00220



9 789576 932519